

王新顶 著

在那神奇的土地上

非

洲

见

闻

实

录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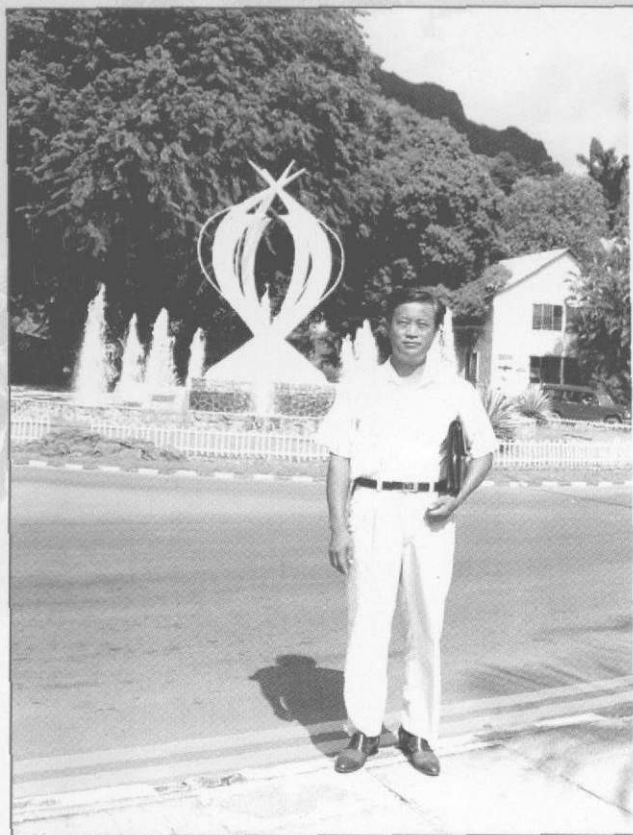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王新顶，男，1945 年生于安徽省枞阳县，1964 年入伍到海军北海舰队某部工作。1988 年转业到威海市外经贸委。1990 年起，任威海某外经公司副总经理。



■ 图 1 三只鸟

■ 图2 四条鱼



■ 图3 神奇的海底椰子



图4 作者与大旱龟逗趣



图5 作者与杨东经理在塞舌尔机场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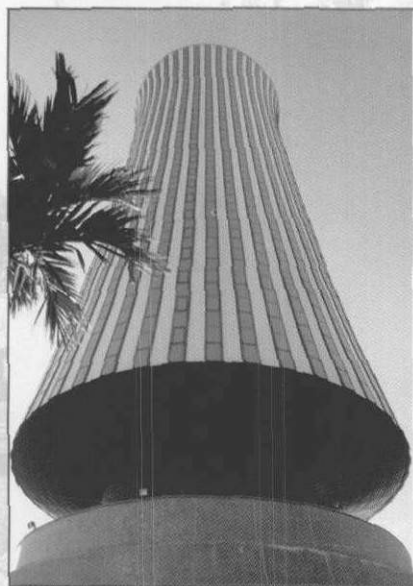
■ 图6 作者游览普拉兰岛时与
编织海滩帽的玛杰姆合影



■ 图7 作者望“牙”兴叹



■ 图8 布拉柴维尔街头卖“马马克”的小摊



■ 图9 令人称奇的布拉柴维尔「纳本巴」大楼，俗称「钢鼓楼」、「玉米楼」



■ 图 10 惨遭战乱、弹洞累累的“纳本巴”大楼

■ 图 11 开花的巴西木





■ 图 12 1997 年 4 月 5 日,当时的总统利苏巴(中)在中国大使(右 5)、经济参赞(右 3)的陪同下视察体育场工地。左 4 为专家组组长,左 3 为刚方代表马克丹,右 2 为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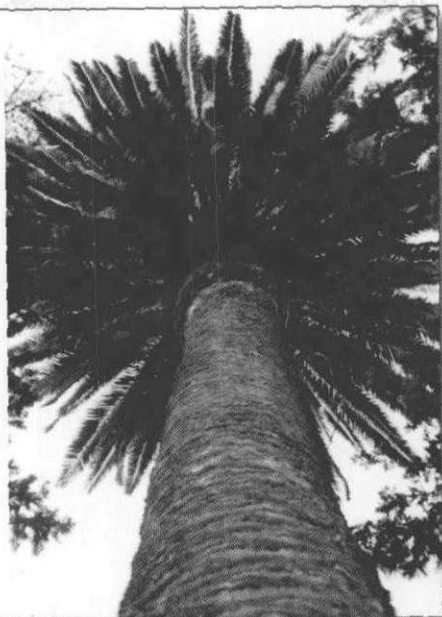


■ 图 14 1997 年 5 月 17 日,卡比拉的士兵头顶一束反坦克火箭弹进军金沙萨城区



■ 图13 在刚果法国文化中心演出的粗犷、奔放、怪异的非洲舞

■ 图16 风格独特的阿尔及利亚椰树





■ 图 15 刚果人的中国情

■ 图17 作者与保镖在阿尔及尔



■ 图19 埃及尼罗河法老船上的「肚皮舞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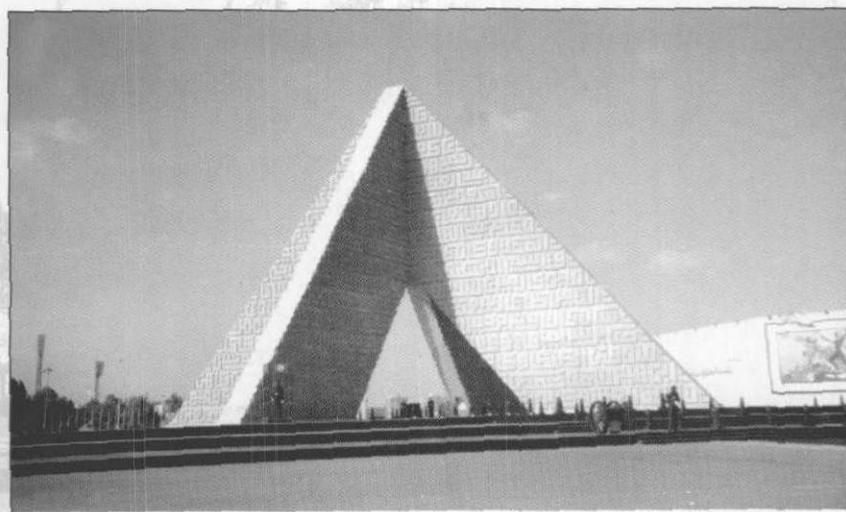




■ 图 18 作者参观考察阿尔及利亚巴卜扎渔船修造厂



■ 图 20 吉萨金字塔



■ 图 21 萨达特的陵墓—新金字塔



■ 图 22 萨达特当年遇刺的检阅台



■ 图 23 喀土穆富人的象征—浮上墙头的“一抹红”



■ 图 24 作者同苏丹红海州的穷人合影



■ 图 25 老者将长围巾围在作者的脖子上合影



■ 图 26 地中海(铜雕)
1902-1903 年 [法国] 马约尔

在那神奇的土地上

——非洲见闻实录

王新顶 著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那神奇的土地上:非洲见闻实录/王新顶著. —北京: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1998. 9

ISBN 7-80004-666-4

I. 在… I. 王… 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N.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20122 号

在那神奇的土地上

——非洲见闻实录

王新顶 著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出版
(北京安定门外大街东后巷 28 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博诚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118 千字 插页 0.5 印张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4000 册

ISBN 7-80004-666-4

F·419

定价:10.00 元

序

1991年冬天,当我接到去非洲执行援外任务之后,一些战友和同事关切地问:怎么去那种地方?天热、人黑、国家穷,饿殍遍野,疾病丛生,听说可不是个人呆的地方。我淡然一笑说:“人家能呆咱就能呆,工作需要,又有什么办法?况且,这次去的并不是非洲大陆,而是印度洋中的一个小岛国,据说那儿还是个很美的地方呢!”就这样,我怀着既兴奋而又未免有点担心的心情,离开祖国,踏上了非洲之路。

第一次与风景秀丽的塞舌尔邂逅,便产生了对非洲莫名的“初恋”。此后,又两次去非洲大陆,了解了那里的国民生活状况,领略了那儿的奇观异景、商旅趣事、风土人情,经受了战乱和疾病的考验,也结识了一些朋友,进而尝到了在非洲工作与生活的乐趣。逐渐地与非洲结下了不解之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爱。

我爱非洲别具一格的自然景色。这片大陆地跨赤道,天气炎热,孕育和滋润着大片热带雨林、奇花异草,栖息着许多珍禽猛兽,形成非洲独特的自然风光和美丽景色。身历其境,犹如到了《人与自然》和《动物世界》的拍摄现场,又好像历经久远的蛮荒时代。

在众多的植物中,我最爱非洲的椰树,尤其是那成片的椰林。非洲全称是阿非利加洲,而我喜欢称之为椰树之洲。椰树那俏丽的倩影在全洲几乎无处不在。由于品种不同,地域差异,虽有高矮、长短、粗细之分和结果、结枣之说,但她总是把那里的城市、乡村点缀得更加秀美,把整个非洲大陆和岛屿装扮得风情万种,俏丽动人。到那里的人们是多么愿意多看她几眼,同她合影留念啊!这是非洲的亮点,也是非洲景致的普遍特色。

面对这些如诗如画的场景，一种对大自然造化的喜爱和迷恋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要情不自禁地加以赞美和记述。

我爱非洲人真诚朴实的情感。有人曾用“四肢发达，头脑简单”来描写非洲人，好像他们是些生活在丛林中的群氓和白痴，这显然是极大的谬误。其实，非洲人，尤其是黑非洲人是最为可爱的：他们那形式多样的民族生活方式，平实热烈，不尚侈靡；那敦厚的情感，发自内心，毫不故作；那专注的眼神，诚实可靠，没有虚伪和阴险；他们曾经是奴隶，但没有奴颜和媚骨。他们有极强的民族自尊心和纯朴理智的思维。

尤为珍贵的是，我所接触到的非洲人，对黄皮肤的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好感。其实也是一种最朴素的感情：历史上，西方、特别是西欧列强曾侵占非洲大片土地，奴役那里的人民，干着贩卖黑奴的罪恶营生，这怎么能不使他们的子孙深恶痛绝？而中国人民也有过类似的遭遇和伤痛。共同的命运，成为维系中国和非洲各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纽带。新中国成立后，曾给予非洲人民以无私的援助，树立了一座座丰碑。而今，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成为非洲人民的忠实朋友和可靠兄弟。中国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也就成了他们心中的偶像和教科书。因此，广大非洲人民对西方冷淡，对中国情有独钟，情意绵绵。

可以说，中国人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有像在非洲这块土地上那样受人尊敬和拥有自尊。作为亲历者，有责任将这些情况，将非洲人民的那份真情，那份厚爱，如实地告诉自己的同胞！

我爱非洲古老文化和年轻的土地。说它古老，如埃及有着四五千年的文明史，有着丰富灿烂的古文化，令世人瞩目、惊叹；说它年轻，主要是黑非洲，那里有许多未开垦的“处女地”和大片的原始森林，有未开凿的丰富宝藏，也有世界最后的伊甸园。它是那样的令人神往，惹人怜爱。同时，非洲属第三世界，生产力低下，经济很不发达，人烟稀少，在经济上，中国与非洲有很强的互补性。同时，现

代通讯、交通工具的发展,以及共同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利益,使这种互补成为可能。中国人(包括个体经营者)在那里,从进出口贸易,到资源开发,从经济技术合作,到兴办实业,都已初显身手,今后必将大显身手、大有作为。这美好的前景、殷殷企盼,常常会使笔者激动不已地产生笔抒胸臆、一吐为快的冲动。

当然,非洲确有它落后、愚昧和不稳定的一面(实际上任何发达国家也同样存在),而且,非洲的疾病还无情地夺去了我一位骨肉兄弟的生命!对此,笔者也不讳言,总是以一种中肯而又宽容的心态,客观善意地加以记述,以期为初涉非洲的人们,提供某些粗浅的认识或借鉴。

身临非洲看天下,试遣爱心上笔端。这本书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对非洲发自内心的“爱”的“情书”。如果拙作能够引发读者对非洲的兴趣,那是作者莫大的幸事!

作 者

1998年3月24日于威海

目 录

塞 舌 尔 篇

“三只鸟”和“四条鱼”.....	(1)
阿遂多.....	(2)
一次酒会.....	(3)
简仪繁文.....	(5)
大卫·罗杰.....	(6)
解雇“大老黑”.....	(7)
“维纳斯”乐园.....	(8)
病态的福利社会.....	(9)
美在自然	(10)
他乡看国货	(11)
他乡看国人	(13)
海底椰子	(14)
全民体育	(15)
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	(16)
红豆寄我离别情	(18)
杨东经理	(19)
黑人小偷	(21)
“香格里拉”塞舌尔	(25)
附录：神奇的海椰子.....	(28)

刚 果 篇

异域乡音	(36)
国外的“赔”与“赚”	(37)
中非“三金”	(39)
刚果昔今	(40)
目击“多国部队”	(42)
金沙萨见闻	(44)
回音壁与钢鼓楼	(45)
有趣的巴西木	(47)
体育场群英荟萃	(49)
疟疾：飘荡在非洲的恶魔	(51)
“瘴气”与“薤叶芸香”	(54)
多姿多彩的非洲舞	(56)
去布旺戈家做客	(58)
在非洲公路上遇险	(60)
多妻制社会	(62)
金沙萨政权更迭见闻	(64)
秤与“戛斗”	(66)
戈道街上的中国商人	(68)
中非“三绝”	(71)
赤道鸟语	(73)
中国大夫刚果行医记	(76)
战火纷飞仍从容	(83)
刚果战乱脱险记	(85)
战后金沙萨	(88)

在金沙萨结识杜经理	(90)
约翰内斯堡之夜	(92)
到非洲去读书	(94)
刚果人的中国情结	(96)
刚果三大私人武装揭秘	(99)
不平静的大选之年	(101)
遥念美丽娜	(103)
马克丹与恩戈吉	(105)
聚散两依依	(107)
布拉柴维尔的夜生活	(109)
使节之歌	(111)
劫后布拉柴维尔一瞥	(114)
出兵·出逃·凯旋	(116)
附录:两个刚果的由来和沿革	(120)

北 非 篇

阳光与阴影	(122)
又识温州人	(124)
巴卜扎的贵宾	(127)
斋月飞行	(128)
乘法老船夜游尼罗河	(130)
金字塔前凝思	(133)
夜逛哈利利	(135)
从开罗到亚历山大	(137)
喀土穆与尼罗河	(139)
中国人在苏丹	(141)

考察红海州.....	(143)
说富道贫话苏丹.....	(144)
与阿拉伯人打交道.....	(146)
地中海女子.....	(148)
机场通关奇遇记.....	(151)
后 记.....	(155)

塞舌尔篇

“三只鸟”和“四条鱼”

在塞舌尔共和国首都维多利亚市中心两个主要岔道口的圆形花坛内，有两组图案简洁的雕塑。凡第一次到这里的人，没有不问这是什么的，而只要在这里逗留过的人们，也都能说出这是什么和代表着什么。

一处是“三只鸟”比翼齐飞（见图1），她代表着塞舌尔这个国家黑、白、黄三种肤色的人和睦相处；另一处是“四条鱼”争相游跃（见图2），她象征着这个国家四大经济支柱：旅游业、渔业、农业和小型加工业。

塞舌尔是鸟的王国，各种漂亮的鸟儿时常飞到人们的身边觅食，伸手可及；这个国家渔业资源十分丰富，渔民们只需用最简单、最原始的办法，即可捕获数量可观、质量上佳的鱼，而且慷慨大方地论串出售，不必论斤算两。用这两种动物作象征，显然是代表了这个国家的基本特色。简洁的构图，深刻的寓意，只需看一次、听一次，就终生难忘！

的确，在这个国家，无论什么场合，都能看到黑、白、黄三种肤色的人友好共处，甚至在一个家庭里也不鲜见。也许受一种精神（三只鸟精神？）的鼓舞和约束，也许是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在这里形成了“嫁接”优势？无论何时何地，我们实在难以发现这个国家

的人们有口角和打架斗殴一类的事情发生。说起来好笑，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志在房间内大声议论问题，几个当地人关切地探进头来问道：你们不是吵架吧！

塞舌尔独特秀丽迷人的海岛景色，使得她的旅游业特别发达，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而渔业、农业和小型加工业，均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粮食、肉类、蔬菜和日用品主要依赖进口。但“四条鱼”极其形象生动地显示了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与模式，比起那枯燥无味的口号来，难道不更加新鲜和有意思吗！

“三只鸟”和“四条鱼”既是这个国家的象征，也代表着这个国家的立国之本。如此意味深长的雕塑，不能不令人敬佩和赞叹。

(1992年1月20日写于马埃岛)

阿 遂 多

专家先遣组抵塞后，所购车辆没有驾驶员，经向塞教育部提出，对方决定暂借给我们一名司机，并说不用付工资，只需付加班费。

来报到的司机名叫阿遂多，50多岁，黑黑的，一副诚实可靠的样子，开起车来，非常精心，技术娴熟。塞舌尔公路非常窄，陡坡急弯很多，车速又快，常有事故发生，但坐他的车，一点也不用紧张。闲谈中得知，他在教育部已开车17年，一辈子没有出过这个岛子（马埃岛）。

相处的日子久了，互相非常熟悉，他成了我们先遣组的一名成员。尽管如此，每次车子回到住所，若不邀请他进屋，他是不进屋的，总在外面察看车辆或独自默默地抽烟，第二天的任务不弄清楚

他也不走。请他与我们一道进餐，他总是婉言谢绝（他很喜欢中国的饭菜）。只有一次例外，因我们有客，用车很晚，他便礼貌地随我们吃了点。使馆的同志告诉我们：“塞舌尔的司机就是司机，不像国内。”

半个月后，阿遂多向我们提供了一份行车记录。我们向他表示，到月底，加班费我们将照付。他解释说：“给你们看看是否有差错！”

阿遂多的负责精神是一贯的，新车接到手，他仔细检查，连备用工具也一一清点过目；行驶 1000 公里结束磨合期，他及时提醒我们安排保养；我们的司机老卢到塞接替他，他细致地教他左行注意事项，甚至每个岔道口或转弯处，他还把车子停下来讲解一番。

据我所知，阿遂多收入并不算低，当月除这笔加班费外，还有工资 2200 卢比，晚上去宾馆拉小提琴又可收入 1500 卢比。妻子是教师，女儿也工作，可他开车不含糊，算账不含糊，礼貌也不含糊。

他，是一名真正的司机。

（1992 年 1 月 28 日写于马埃岛）

一 次 酒 会

中国援塞的几个专家组几乎都在塞舌尔国际银行开了户，行长遂达(A. Sattid)先生提前一周发出请柬，邀请中国各专家组组长晚 8 点参加酒会。

主人和宾客于 7 点半之后纷纷到达一家不算豪华但也十分考究的酒店，行长先生携夫人和两个小孩（我想大概是全家），还有营业部经理夫妇。中方参加的除我们外，还有大使馆的代办和经商处

一秘、二秘夫妇。酒店年轻的女主人在门口迎接，笑容可掬，礼貌周到。

大家坐定，男女服务人员给每位都上了葡萄酒或饮料，接着上了烤面包，大家细嚼慢咽，仔细品尝，边饮边谈，无拘无束。约等候了一个多小时，方上了第一道菜：高脚杯里，大半杯沙拉拌虾仁，杯口依次插了一个虾头，一个虾尾，嵌上一小块桔瓣大小的鲜柠檬块，我们学着主人的样子，用两个指头捏住柠檬块，向杯内挤了点柠檬汁，用小勺拌了拌慢慢吃起来。间隔了半个多小时，第二道菜上来了，每人一份拼盘，盘内一块烤鱼，几根炸土豆条和几根用开水烫过的云豆、胡萝卜条，盐和胡椒面则由自己去加。席间，妇女特别受到尊重，夫人们的菜总是先上后撤。第三道菜主人告诉我们是鸡爪，而且是北京风味，席间顿时活跃起来。等了又有半个多小时，鸡爪终于端上来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鸡小腿那两根小“鼓槌”，最粗处也只有算盘珠大小。我心想，不管它，鸡腿毕竟比鸡爪实惠。又忍不住悄悄问在座的使馆二秘（因他在塞工作六年）：塞舌尔请客就这么简单、拖拉？回答说：“今天算是比较丰盛的了，一般宴请只有两道菜，这北京鸡腿是另加的；拖拉？这不是借机互相交流嘛！”

边说着，我用叉子叉住鸡腿啃起来，鸡腿外面是层辣椒酱，味道还不错。女服务员见我吃得津津有味，走到我旁边，冲着我：“delicious? delicious?”我懂英语，愣了，旁边的人小声说：“她问你好不好吃？”我慌忙回过头来，竖起大拇指：“OK! OK!”

（1992年3月8日于马埃岛）

简 仪 繁 文

塞舌尔特别重视教育,但没有大学,综合工艺学校是这个国家惟一的一所高等学府。学校的礼堂也一直是这个国家最好的会场,国家一些重要会议和文艺演出经常在这里举行,因此,对这所学校的维修,显然是这个国家引人瞩目的事情。我们的脑海中一直萦绕着这样一个问题:正式开工之际他们将举行什么样的隆重仪式?但是,当正式开工的日期确定之后,塞方仍没有什么表示,为此,经征得使馆同意,我们委婉地向塞方提出这个问题。校方请示了教育部,很快答复:正式开工不举行仪式,但将在开工一段时间后,安排国家电视台前来现场采访并予以报道,以此显示维修工程业已顺利展开。

我们松了一口气!正式开工的头一天,学校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布伦赛尔女士口头向我们表示了良好的祝愿,维修工程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展开了。我们又在私下议论,认为这个国家办事挺简单,这类事看来他们并不很重视。

但后来的事实却不得不使我们改变自己的看法。在工程进展过程中,双方交涉的每一件事,大到修正原有合同中具体条款,小到施工计划的微小调整,甚至连施工机具的放置,场地卫生以及垃圾的处理等,均须以文字形式予以通知。略为重要的有校长签字;涉及多方的,则分别抄送。有时我们一天竟收这样的文书七八份之多。我们因此又感叹:这个国家虽无缙节,却有繁文。

再后来的事实又使我们改变了看法。如果我们对某件事没有按双方商定的意见办或者办得不及时,对方会提醒我们:“此事已于×日通知贵方,请查××号文。”对于房管部门、电业局、自来水

公司通知我们何日之前交纳房租、水电费的通知，我们更是不敢怠慢，因为超过期限是要受罚的。

在世界各国中，据说英国人最讲究“文牍”。塞舌尔曾是英国殖民地，1976年才宣告独立，她确有英国人的遗风！我一直在思忖：这样的“开工仪式”，如此文牍频仍，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和价值观念的。我甚至有点担心，这种一切都“有据可查”的做法，会不会增加工程的难度？也许，当这项工程行将结束之时，这一点才会看得更清楚。

(1992年3月22日于马埃岛)

大卫·罗杰

一天，我从校园内的健身房路过，迎面台阶上坐着一位肤色黝黑的年轻人，他朝我微微一笑，然后用相当地道的北京腔冲着我：“您好！”我惊奇万分，也回答了一句“您好”！然后与他攀谈起来。我问他：“怎样称呼您？您是哪里人，汉语怎么说得这样好？”他随手捡起一块碎石，在地上边写汉字边对我说：他全名叫大卫·乔·罗杰，塞舌尔克里奥族人，在北京体育学院学习六年，到过中国的广州、沈阳、哈尔滨、武汉等许多地方。我问他学习体育中的何种专业， he 说是体操。接着向我抱怨：由于用于维修工程的一批地毯存放在健身房内，挤占了训练场地，使得他的学生不能如期开课，他很着急。我说：“对不起，这个问题将很快解决，我们已经打算挪入礼堂内。”

他领着学生开课以后，我们便经常见面了，他也便成了专家组愿意接触的黑人朋友。说真的，他的北京话确有相声大师马季的洋徒弟“大山”那个味道。后来我们得知，罗杰不但在中国留学六年，

而且还娶了一位中国护士小姐为妻，只不过听别人说，他对自己的夫人讳莫如深，不愿别人，尤其是中国人提到她、见到她。我想，大概是他笼中的“金丝鸟”吧！她是否生活得愉快，我们不得而知，只知道她没有工作。

罗杰对中国的武术很是着迷，除教授体操外，还向他的学生传授武林功夫。这些学生见到我们，经常比划着拳脚，来几声“咳！咳！”有的摸着脑袋，用生硬的中国话说“少林！少林！”罗杰这个“中国通”在学校也颇有些影响，人们以能像他那样到中国留学为荣。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广泛和深入，中国人以及中国文化可能渗透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而且像“滚雪球”式地发展。但愿大卫·罗杰娶到的那位中国姑娘在异国他乡不会感到寂寞。

(1992年3月28日于马埃岛)

解雇“大老黑”

对综合工艺学校，塞方原打算自己维修，因此，预先购买了一部分铝合金百叶窗框。去年确定接受我国政府经济援助后，根据协议，这部分窗框应如数移交我专家组。今年在移交中，却比协议少了200多副。

经管这些窗框的是校方一位30多岁的黑人管理员，身体肥硕，又黑又亮，因不知其名，我们直称“大老黑”。少交窗框一事经我们与塞方项目联络官多次交涉，学校表示将按协议补交，但丢失窗框的责任却追到“大老黑”的头上。平时神气活现，多次到专家组来要吃要喝的他，现在一下子蔫了，可怜兮兮地陆续交出几付藏匿的窗框。没过多久，此人不见了，一打听，方知被校方解雇了。此间，

该校校长已调往教育部任职，主持工作的副校长只不过是一位年近花甲的老太太。我们不禁暗自赞叹：这老太太还真有点魄力！

其实，塞舌尔国早就实行聘任制了。这所学校教职员工 330 多人，其中教师和高级管理人员均是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聘请来的。有第三世界的，也有发达国家的。该校的工程系教师（工程师）、被塞教育部任命为项目联络官的希瓦先生，就是斯里兰卡人。他受聘该校教师工作三年，今年是最后一年。他打算项目完工、聘任到期后即移居澳大利亚。可他现在还是那样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处处认真负责，看不出有什么临时观念来。

“炒鱿鱼”是聘任制的正常现象。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优胜劣汰，促进人才合理流动，恐怕是聘任制的生命力之所在。如果只给了一个好名，名不副实，那又有什么意义呢！

（1992 年 4 月 2 日于马埃岛）

“维纳斯”乐园

在塞舌尔，只要不是阴雨天气，每天从上午 9 点至下午 4 点，无论是在高级宾馆外面的露天游泳池旁，还是在海边的树荫里、沙滩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肤色的游客都在尽情地享受大自然的恩赐：戏水、小憩、日光浴或者品尝克里奥式野餐——火烤鲜鱼。

和国内海水浴场比较，这里的浴场有两大特点：一是气氛幽雅宁静，二是泳客随心所欲。特别是女士们，大部分着比基尼泳装，也有不少“一点式”。即使着那种弹力连衣泳装的，也有不少恣意将上部松卷到腰际，袒胸露背。看来，这些维纳斯们是不顾一切的，决意要与大自然媲美。

对于此,除个别自东方初来乍到者外,人们漠然置之,几乎没有故意光顾或感到好奇的。因此,她们也不会受到任何干扰和亵渎。

但是,这个国家是明令禁止黄色文化侵害的,不允许引进和出售、出租黄色、淫秽录相以及书刊杂志,电影院放映的影片也是“干净”的,甚至连略显暴露的表现人体艺术的摄影、绘画也没有出售的。

禁“黄”国家竟有维纳斯们的乐园,真是不可思议!其实,这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在塞舌尔存在并不难理解:秀丽的自然风光,炎热的赤道气候,典雅的幽静氛围,以及与东方截然不同的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是形成维纳斯乐园的必要条件。例如,在塞舌尔的其他场合,她们也是羞赧的。我想,如果有谁离开这条件而盲目引进、竞相效尤,恐怕只能是东施效颦。

黄色文化是一种丑恶现象,如此高度开放的小国尚且警惕这一点,确是难能可贵的。但她绝不排斥人们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其中也包括在一定场合展现维纳斯们的人体美!

(1992年4月5日于马埃岛)

病态的福利社会

塞舌尔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5000美元,医疗和教育都是免费的。在非洲,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福利社会。

在医疗方面,塞舌尔人无论看病、吃药、住院都是免费的。我们专家组的同志去看病,医院、诊所也一视同仁,连登记、挂号都是不需要的(他们对外国游客收费)。一旦住进了医院,伙食费也是国家包着。据说,那些病情严重的,经卫生部首秘(相当于常务副部长)

签字批准,还可以免费出国治疗哩!

在教育方面,国家对适龄儿童、青少年实行免费教育,免费发校服和各种学习用品。我们所在的综合工艺学校,是全国最高学府,学生的待遇更加丰厚,中午免费午餐,学生上学、放学有统一的车辆接送。

国家大包大揽,确实方便了国民,但是,也带来了忧患:免费医疗为一些懒汉钻了空子,住进医院有吃有喝,何乐而不为?不劳而获在这个国家是司空见惯和轻而易举的事情,有些人像惯坏了的孩子,只想吃不想干;如此优越的教学条件,理应是人才辈出的,可事实恰恰相反,学生的水平和素质相当低。工艺学校相当于中专,可他们的实际水平还不到初中,学生解不开 $9X^2$ 的开方。这所学校每年放三个假期,每周上五天课,每天在校七个小时。当下午两点半放学铃声响后,学生从教师腋下冲出教室,以百米赛跑的速度抢上等候他们的大客车,其实每人都是有座位的,可他们跑什么?抢什么?我迷惑不解!每当目睹这一幕,我的脑海里即浮现出奇怪的想法:“这些学生真该学雷锋!”

吃现成饭、大锅饭好处不多,弊病不少。竞争、追求倒可以培育奋斗精神,而艰苦奋斗往往是最佳成才之路,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1992年4月14日于马埃岛)

美 在 自 然

塞舌尔是世界有名的旅游胜地。她风光绮丽,古朴自然;银白色的沙滩一望无垠,帆板、小舟点缀海面,充满生活气息;热带丛林、郁郁葱葱,放眼望去,芒果、木瓜、香蕉、椰子、面包果错落有致,

身临其境则鸟语花香、虫啼蝉鸣，生机盎然；沿海的宾馆、饭店小巧玲珑，多饰以椰叶的草屋、椰果皮门楼、自然木招牌，风格朴实典雅，与自然景色浑为一体。

在塞舌尔，我们还目睹了许多奇观佳景：海湾、溪叉、桥涵下面的浅水里，那些一二斤重的各色鱼儿成群结队、往来畅游，无人戏弄；站在海边看那浅海里，一尺长左右的黑色、白色、灰色的海参比比皆是，也无人抓捞；走进维多利亚市中心的自由市场，在鱼、肉柜台上，有许多类似仙鹤的鸟儿在那里悠然自得地散步，并不时抢下一份食物。这情景对我们来说，简直就是童话世界的再现。

这个国家每年接纳游客十多万人，超过本国人数，但很难发现人为污染的痕迹，在人们去得最多的各处沙滩浴场，因写有“请把垃圾带走”的小牌子，就保证了这里的环境清洁干净。在这个国家，海边挖沙是犯罪行为。尽管她拥有如此多的广阔沙滩，可她的建筑沙料却依赖进口。

塞舌尔首府所在地马埃岛的人口密度与山东省差不多，加上游客密度更高。我问在塞环保部担任检疫医生的中国同志，塞舌尔的环保工作靠什么？回答说：这个国家的人们崇尚自然美，因此，人人都是大自然的保护神。哦，这不禁使我记起了一位先哲说过的话：“美在自然！”

（1992年4月5日于马埃岛）

他 乡 看 国 货

塞舌尔国的商品，主要来自英国、日本、中国、印度和距离较近的新加坡、南非。日用百货、五金工具以及食品，中国货占有相当的

数量，也颇受欢迎。可我们却时常为中国货的质量、价格脸红；再看看包装，有的简直像捡来的“野孩子”，一副不知梳妆打扮的脏样儿！

中国产的一把斧头，比英国产的一把羊角锤便宜 $2/3$ 。中国产的一把钢拐尺与印度产的一把小固定扳手价格差不多。人家的小扳手一头是叉扳、一头是梅花扳，加上精巧的包装，看起来小巧玲珑，用起来煞是方便。而中国产的钢拐尺，外表是一层油渍渍的纸，揭开纸是一层粘糊糊的油，不是急需，谁愿碰它！同样的一把油泥刀，印度产的卖 45 卢比，中国产的才值 10.5 卢比，我忿忿不平，可拿到手里一比较，却傻了眼，怎么这国产的油泥刀还没用就走了形！

塞舌尔天气炎热，文化衫、T 恤衫用量大多来自中国。运来是白色的（或单一颜色），价格相当低廉，可经过当地印上鲜亮的图案，便“身价”倍增。

在塞舌尔市场，中国货也有佼佼者，像“老抽王”酱油、茶叶、各色纯棉花布、听装青岛啤酒……

我们的祖先曾总结出一些颇有见地的生意经：“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货卖一张皮”……但这几年，偶尔听说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是“一流产品，二流价格，三流包装”，在国内本来还有点将信将疑，而现在我们从塞舌尔市场观察，这一流产品不好一概而论，可这二流的价格、三流的包装却是事实。

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信誉是好的，可像塞舌尔这样的小国家，小批量进口中国商品的渠道多数通过华人，而且往往是挖了国内“内销转出口”的门子。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出口与内销特别是在质量上应当朝着“并轨”的方向努力。以质取胜，小市场也不能忽视。

（1992 年 5 月 12 日于马埃岛）

他 乡 看 国 人

目前,在塞舌尔工作的中国专家和各类技术人员有 200 多人,华侨、华裔有 2000 多人,这在不到七万人的国家里,已不是少数。因此,有许多地方冠以“中国”。

“中国店”是对华人商店的称呼,约占塞国私营商店的 1/3。由于价格低廉,薄利多销,生意相当红火。有一华人家族集团公司,对塞国经济影响举足轻重。

“中国庙”是一幢精巧的二层小楼,包括一个较大的院落,座落在首都维多利亚市中心。因为楼上一间有香火供着“关公”和先祖,被当地人误称“中国庙”。其实这是华人联合会的会址,我曾先后两次应邀参加华联会在这里举行的活动。

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在塞舌尔很受尊敬。不管在什么场合,无论是熟悉还是陌生的面孔,塞舌尔人总是主动热情地同我们打招呼,许多人都能用简单的中国话问候、致意!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很自豪地感觉到:“我们也是‘洋人’!”中国的医生及乒乓球、羽毛球教练在这里闻名遐尔,中国的建筑队伍在这里也有相当的影响。1992 年 6 月 1 日,我国政府援建的塞国第一座国际比赛游泳池落成,勒内总统亲自剪彩并讲话。塞国人说:“中国人干得不错!”“中国人在非洲形象很好”!

说起来还有这样一段故事:我国驻塞舌尔大使馆原设在坟场附近,有诸多不便。经我国政府批准,今年在维多利亚市内另建新馆。施工队伍是青岛建安公司的,因组织有方,纪律严明,这就在当地传开了,中国派军队来建使馆,看他们多听指挥啊!过了一阵,看到施工人员日夜奋战,又传开了,这帮人是中国劳改队的犯人,要

不然他们怎么只知道干活，不知道休息？当然，当一座漂亮的使馆仅半年即将落成，他们终于理解了这里的中国人。于是，请他们承包工程的主动找上门去，有的连投标程序都给免了。

中国人并不笨。炎黄子孙是勤劳、勇敢、聪明的，而且也最能够吃苦。这在国内体会不深，在海外却倍感如此。

(1992年6月2日于塞舌尔)

海底椰子

塞舌尔是椰树之国，除成片椰林外，大多傲然挺立在热带植物丛中，婀娜多姿，窈窕婆娑。

塞舌尔境内的椰树有三种。一种是绿果椰，树干参天挺拔，绿色的果实呈三棱形，椰汁不多，可椰肉厚实香甜，可制成椰干，用它炖鸡配菜，不亚于蘑菇；一种是黄果椰，果实橙黄圆润，椰汁充盈，甘美清纯；第三种叫海底椰，树干粗壮，椰叶短厚墨绿，据说它50年一开花，50年一结果，可连续结实800年以上，果实叫“海底椰子”，极有观赏价值，要想吃上海底椰子肉，得等100年。海底椰树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故很难在其他地方生存，仅为塞舌尔共和国所独有。“海底椰子”也便成了塞舌尔的“国宝”。

海底椰子，并非生长在海底，这名字的由来，还有一段故事哩！

相传大约在18世纪，一位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马尔代夫海面首次发现了这种椰子，他当时误认为这东西是在海底生长；成熟后浮出水面的，“海底椰子”因而得名。后来，人们终于在塞舌尔的第二大岛——普拉兰岛，发现了大片海底椰林，解开了“海底椰子”之谜。

普拉兰岛是世界上惟一保存 300 多亩海椰树的地方,4000 多株海椰树相傍而生,挺拔秀逸。如今,马埃岛植物园也有移植,人们可以随时到那里大开眼界。

海椰树有雌雄之分,必须相依生长方能结果。而使人们感到十分奇怪的是,这雌海椰树的果实和雄海椰树的花蕊,其外形居然酷似人类的性器官(见图 3),其相象程度实难诉诸笔端。塞舌尔人多将母椰子制成工艺品,以昂贵的价格出售。国家禁止外国人私自偷带出境,尤如非洲大陆的象牙、犀牛角一样珍贵。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是中国人的格言。可在塞舌尔,这草木似乎也有情愫,真是无奇不有!

(1992 年 6 月 1 日写于马埃岛)

全 民 体 育

综合工艺学校的体育设施比较齐全,而且利用率高。有足球、篮球、网球、排球和田径场,还有可供体操、羽毛球、乒乓球训练的健身房。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中午总是老师领着学生们在进行着各种体育训练,训练方式别出心裁、寓教于乐,校园里到处欢声笑语,好不热闹。到了每天的傍晚和星期六、星期日,这里便成了公民们的天地,一般练习和各种比赛交叉进行,有时还要搬来音响助威,吸引着好多体育爱好者。

综合工艺学校是这样,马埃岛每所学校也都如此。这个岛共有各种学校 40 余所,加上国家的各种体育训练场地以及旅游场所配置的体育设施,形成了这个国家的全民体育网。

我国在塞的乒乓球、羽毛球和举重教练们也谈到,他们在塞舌

尔当教练,不但要训练国家队,而且合同规定,在指定的时间内要为前来从事体育活动的公民们辅导。

塞舌尔人饮食水准并不高,早餐一瓶饮料,中午、晚上正餐就是黄油面包或克里奥米饭。可他们一个个都长得挺帅,体格健壮、魁伟,体力劳动的耐力极强。我想,除了遗传因素,大概与从小参加体育锻炼也是不无关系的。

据我所知,塞舌尔的运动员是难以进入国际比赛圈的,更谈不上拿什么名次。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忽视体育,反而更加普及。诚然,国家小夺标不易,但是,夺标的目的难道不在于丰富人们的体育生活和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吗?!

(1992年8月3日于塞舌尔综合工艺学校)

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业

到了塞舌尔不去普拉兰岛,如同到了威海没去刘公岛一样。

工程临近结束的一天,通过旅行社,我们拿到了去普拉兰岛的登机牌。

飞机很小,只能乘18人,15分钟就到。

下了飞机,一位名叫朱丽的黑人小姐为我们导游,进了那曲径通幽的大谷地海底椰林,她饶有风趣地边走边介绍、指点。一路上,看海底椰子、捡红豆、闻香草、剥桂皮……不觉来到小码头,一艘现代化但却扯着白帆的船正在等候着,上船时朱丽告诉我们要去附近的拉蒂岛。上了岛,与同游的旅客分别登上了几辆牛车,一路吱吱嘎嘎,走走停停,看了原始的椰子加工厂(榨椰油),在总统克里奥式茅屋别墅前留影,与大旱龟逗趣(见图4)……午餐是克里奥

饭,餐厅别具一格地建在沙滩上,桌椅、餐具考究,但脚下却是一片柔沙。我们吃着米饭,品尝了章鱼、红鱼和凉拌木瓜等。朱丽忙于安排我们,又要自己用餐,还不时向游客推销香草……

旅游归来,大家的共同感受是:这一天,是对塞舌尔从现代到原始的回顾。此景只应这里有,他乡难得几处寻!

塞舌尔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线路有 20 多条,每年游客十多万,旅游占国民经济收入的 40%。她以绮丽的自然风光为依托,在旅游方面颇下功夫:四星、五星级宾馆有近十家,为体现风格,没有高楼大厦,二三层楼的建筑式样新颖别致,赏心悦目,各领风骚。连名字也特别,什么珊瑚、暗礁、船形、海底椰子宾馆,还有叫布瓦龙贝的,意即“海湾宾馆”。所有宾馆入口处均有一排或一圈旗杆,飘扬着各国的国旗,这不是国际会议,而是证明她正接纳着这些国家的游客;宾馆与海滩相连,但仍设有高档露天游泳池和各种舒适的躺椅,还有可供租借的帆板、小舟、潜水器具和敞篷小汽车等等;吃饭也花样翻新,各有绝招。有一家叫“芭芭龙”的宾馆,自助餐的各种食物,全都放在各式各样的小木船里,桅杆、舷边还亮着灯,非常逼真。每天都吸引着大批食客。

夜间,各大宾馆有乐队、歌星、舞蹈队、时装表演队客串演出。那节奏强烈的乐曲,粗犷激越的歌喉,热情奔放的舞姿和各式各样的装束,具有浓烈的克里奥民族风格,一望而知,绝非“舶来品”。

扬长避短,自我发展。这一塞舌尔国政府奉行的国策,在旅游业上体现得何等鲜明!

(1992 年 8 月 4 日于塞舌尔综合工艺学校)

红豆寄我离别情

综合工艺学校维修工程快结束了，大家都在利用工余忙着准备最有意义的纪念品，有找贝壳的，有寻珊瑚的。有的则将椰果核打磨光亮，刷上清漆，立看像大寿桃，放倒横看，那底部三个圆“脐”，活脱脱地像瞪着双眼、长着一只鼻子的调皮獐。可这东西毕竟太大、太笨，难以满足人们归国会亲访友馈赠的需要。

1992年7月中旬，国家外经贸部派出的工程验收小组到达塞舌尔，验收组成员、高级工程师李美华曾来过塞国，她说，我这次来还有一个任务，许多同志让一定捡回些红豆（即相思豆）。我们虽然在塞已工作了八个多月，可谁也不知塞舌尔有红豆，甚至有的不知红豆为何物！

李工精通英语。一天，她带着我们来到了塞舌尔国家植物园——她当年捡红豆的地方。嗬！这遍地红豆，猩红点点，像是张开笑脸，在迎接既熟悉又陌生的客人。抬头看，这“结满串串相思种子”的相思树，高大挺拔，枝叶茂密，充满着青春活力和迷人的风姿。大家捡起红豆来，一个个精神焕发、谈笑风生。

这几天，大家捡红豆，说红豆，几乎人人成了红豆迷；有的则琢磨如何将它串起来，制成工艺品。李工说，将它镶在戒指上，那才叫一绝哩！不知怎的，当地孩子也知道中国人喜欢红豆，接连几天，从早到晚，常有黑孩子捡了红豆送来……

那脍炙人口的唐诗在专家组驻地传诵着：

红豆生南国，
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

此物最相思。

远别祖国归心似箭的同志们怀着获得优良工程的胜利喜悦，带着红豆，带着对塞舌尔的粒粒相思和深深眷念，先后分批登上了归国的飞机！

再见吧！塞舌尔！

快把这相思豆撒到亲人们的心坎里！

（1992年7月27日于塞舌尔）

杨东经理

毛里求斯是华人最多的非洲国家，类似于新加坡。该国法律规定，外国人不准单独在毛注册贸易公司，广东轻工进出口公司在其首都路易港设了一个“中国贸易中心”，是经议会特许的，我在塞舌尔工作期间，杨东是这个中心的经理。

援塞综合工艺学校维修项目接近尾声时，要提前考虑33人的返程机票，在塞舌尔可以预订，但价格昂贵。从国内分批去塞舌尔时，票价相差数百美元，因此，争取优惠票价是一件值得努力的事情。

据使馆经商处张秘书介绍，票可以从毛里求斯购买，此事可找杨东，他告诉我杨东的电话、传真，我们取得了联系。具体事务则由杨东的夫人小赵操作，票价果然优惠，比我们赴塞最低的票价还低。我们又提出：希望行李直托北京，而人则要在新加坡、香港各逗留一两天，还要求代办新加坡入境签证和代订旅馆房间等，小赵都一一作了满意的回复和安排。

交往中，杨东想到塞舌尔来开拓业务，希望我们给予食、宿、行

的方便,我们表示工地上条件有限,若不嫌弃,我们欢迎。就这样,一周后,杨东被接到工地(见图5),与我同住陋室一周。他早出晚归,我们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我们交换了名片,但他的名片是黑底白字,真可谓黑白分明,毫无花哨的侈靡之风。

我们分三批离开塞舌尔,每次都是小赵将购妥的机票通过航空提前捎来,前两批运作相当顺利。我们最后一批5人同样拿到的是联乘机票,在塞舌尔机场很顺利地办妥了行李直托北京的手续,到了毛里求斯首都机场,杨东的合作者,旅行社的林泉先生准时来到我们的转机候机室,手持改定的航班纸条,贴在我们的机票上,我们可以轻装在新加坡、香港停留,没有行李拖累之虞。这出旅客与行李分离的戏,是杨东夫妇导演的。一路上我们如愿以偿,归国旅行,好不惬意。杨东每人只收20美元的手续费,好值啊!但后来又听说,新加坡航空公司在毛里求斯的办事处规定,每购15张集体票,免费赠送一张机票,照此算来,杨东(或旅行社)应该有两张机票的好处,但这是人家的能耐,是用他们良好服务换来的,无可厚非。更何况,是否确有此规定,我一直心存疑惑。

归国后,我和杨东一直保持联系,每年发张贺卡。后来杨东夫妇又移师南非,兴办WELLING贸易有限公司,我们仍然有联系。

1997年春节后,公司确定我去刚果,我又想起杨东,请他从南线咨询去布拉柴维尔的机票,杨东及时快捷地作了答复,后来因故我走了北线。到了刚果,我们又通了传真,他欢迎我们去南非采购建筑材料,并说南非经济是非洲的“大哥大”,华人在南非已有四万余人,其中包括台湾一万人。他来的传真总是窄窄一小条,字打印得工工整整,上面有电话、传真、手提,我想杨东一定是比先前发展了,可他的严谨、节俭、热情之风一如既往。

同年6月,刚果发生战乱,我们从南线撤退,途径南非,由于没办入境签证,我们出不了机场。在约翰内斯堡机场宾馆,我与杨东夫妇通了电话,互致问候。为咫尺天涯不能相见而遗憾。他热情邀

我适当时再到南非考察业务，并愿为我发邀请、做担保。我谢谢他们的好意，表示方便的时候，一定造访。

据我所知，杨东夫妇均出身干部家庭，杨东的父亲是南下干部，原为广州军区副参谋长，已经去世。母亲是某医院院长，亦已退休。小赵的父亲则是高干。杨东本人英文很棒，依我看，业务也是春风得意。然而，在他身上，我看不到一星半点儿纨绔子弟的气息。杨东是公派的，并非个体户，与国内那些买卖小、气派大，吃喝玩乐式潇洒的小老板相比，我觉得前者冰清玉洁，后者俗不可耐。因此，我不时感叹：有真本事的人不需要张扬，能张扬的人怕是没有多少真功！

据说“经理”二字出自英语，是指企业中负责经营管理的人，早先有“会算账”的意思，我认为杨东经理是当之无愧的。

（1997年9月20日于威海）

黑人小偷

两次在非洲工作期间，都遇到了当地小偷，亲眼目睹了他们的滑稽“表演”，时至今日，有些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回忆起来，不禁哑然失笑。

1992年5月间，援塞舌尔综合工艺学校维修项目正处在紧张施工阶段。专家组以及国内去的技术工人大多住在工地，住处是校园内一排带外走廊的房子，专家组办公室兼卧室占据一大间，20多名工人宿舍占据两大间，伙房占据一大间。办公室这一大间又用一人多高的木墙分割成一大二小三间，其中靠走廊的一大间是办公室兼电视室，后面的两小间是卧室，我和翻译住一小间，副组长

杨工和另一名工程师住另一小间。三间上部是通的，即使在各自的房间内，相互对话也不困难。

住处后面是学校的一个大足球场，下午3点半学校放学后，当地群众即来组织踢球，人群络绎不绝。一些人是常客，有时玩得很晚，还经常到专家组住处水龙头上喝水、冲凉。傍晚，碰上办公室内放中国武打录像片，他们还要凑上去看一会儿，事后我们得知，当时大彩电和录像机对他们真是太具诱惑力了。

一天晚上，大家看完录像回到宿舍，住在办公室内的几位也恰巧离开了，工人们拿着脸盆来回路过办公室门口轮流去卫生间冲澡。当一位工人冲澡回来经过办公室门口时，看到一名黑人抱着录像机往外走，这名工人愣了一下，迅速反应过来是小偷，即用手里端的塑料脸盆朝对方打了一下并大声呼喊，当人们听到喊声跑出来时，此人早已钻进密密的椰林和草丛之中，无影无踪。专家组的录像机就这样眼睁睁地丢了。这名工人说，这个小偷常来踢球，见了面肯定能认识。可后来他暗地辨认了几次，又拿不准，大家对这名工人不免奚落一番，也就不了了之。

离完工还有两三个月，电视又看不懂，于是，我们又买了一部录像机，并加强了防范措施，电视柜加了锁，并指定专人负责，人们的警惕性也提高了。

事隔半个月后的一天夜里，我因事睡得很晚，凌晨1点多钟方才就寝，睡得正香时，朦胧中，只听“卡嚓、卡嚓”的响声，心想，这是谁不好好睡觉来影响别人，再侧耳一听，“卡嚓”声不断，而且好像就在室内，于是，我蹑手蹑脚地下床，轻轻地穿上拖鞋，猛地拉开房门，只见一个黑人翻巴着一对白眼球，手捧着25英寸大彩电。黑暗中，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他把电视轻轻放在旁边的凳子上开门鼠窜，此时我也明白怎么回事了，在后面高喊：“偷电视机啦！抓小偷啊！”一呼百应，大家全都跳出门外，有的拿木棒，有的拿手电，甚至在十几秒钟即将工地上的碘钨灯开亮了，年轻的小伙子们跟着

黑影紧追不舍，眼看黑影越过足球场的一片开阔地，即将翻越墙头逃脱时，终被眼疾手快的工人们抓住了脚，拖了下来，然后，抓着他的四肢，抬到办公室，并起获赃物——偷走的录像机。工人们愤怒地要揍他，被我制止了。这天翻译不在工地，我们用英语单词对他进行了简单的审问，他承认上次的录像机也是他偷的，连声说“SORRY TWO”(对不起，两个)。

此时，人们喊来乘吉普车查夜的巡警，巡警下车简单地察看和了解一下情况，便说“TOMORROW MORNING”(意为：明天早上再作处理)，我表示不能拖到明天，必须今天晚上处理，他们见我态度非常坚决，便用警车将我们的翻译接来，进行了一番交涉，警察把小偷带走了。

早上，我们查看现场，经过分析，原来小偷是从我睡觉宿舍的后窗上割破了纱网，上了靠在窗口的桌子，再踏着平时翻译睡觉的空床，越过半截墙，到了办公室的，手印清晰可辨。电视机上了锁，小偷用起子别开电视柜后面的三合板，先将录像机偷了出去，但并不甘心，接着回来再偷电视机。因电视机体积大，三合板不全部撬开，是无论如何也取不出的，所以用较长时间“咔嚓、咔嚓”地撬三合板。但眼看电视机即已得手，被我发现丢下电视机逃跑时，仍顺手抱着已经偷出门外的录像机，这就跑不快。大家议论：这家伙，他如果仅仅偷了录像机就走，我们这次还是发现不了。如果逃跑时不抱着录像机，那肯定也抓不着，看来贪婪总是没有好下场。

头两天，警察所无动于衷。到了第三天，才有两名女警姗姗来迟地勘察现场，也并没有采取任何技术手段取证，只是要求将录像机带回警察所作为物证。录像机拿走半个月，仍毫无动静，我不时让翻译老杜去询问结果，回答是：第一部录像机他不承认是他偷的，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至于这次嘛！就和你们知道的一样……显然，警察是在袒护自己的国民，我说，把这部录像机快点要回来吧，要不，丢的找不回来，没丢的也成了赃物，我们什么也看不成了。

塞舌尔共和国的警察局长有 1/4 华人血统，参加华联会活动时我见过。据说他手下共有 250 名警察，背地里大家都戏称警察为“二百五”。

其实，平心而论，塞舌尔的社会治安是相当好的，塞舌尔当时人均年收入 5000 美元，是非洲少有的福利国家和小康社会。这个国家没有乞丐，虽然小偷存在，但他看对象，好像他们喜欢光顾外国人和他们喜爱的东西。塞舌尔所有住宅，都是玻璃百叶窗，以中国那些小偷的水平，什么偷不到？这个国家的法律规定，商店夜间必须开着灯，开着灯被偷警察要管，若是闭着灯被偷，那只好自认倒霉了。

时隔五年后，我来到非洲大陆刚果，在体育场工地，当地工人中也有一些小偷，他们或偷旧钢筋，或偷电线、灯泡，或偷开关、阀门，大多利用工作之便小偷小摸。还有担任警卫的军人监守自盗的，因此，我们不得不与军方协商，安排警卫的军人每周轮换一次，未等他们熟悉情况，就已经换防了。专家组还采取了一项行之有效的措施，即以扣发有小偷行为工人的工资，奖励给揭发者，使偷风得到了有效遏制。

以我的年龄和阅历，清楚地记得，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曾经有过一段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清平岁月，一直发展为全国大兴学雷锋、做好事之风，偷窃几乎绝迹。遗憾的是，自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打、砸、抢，世风日下。这几年，溜门撬锁，打家劫舍，屡见不鲜。以高科技犯罪，甚至杀人越货，动辄绑票，每每见诸于报端。至于在境内外连续作案的汪洋大盗，也不乏其人。这些，简直成了社会上一大公害。令人更为不安的是，一些人见到此种行为，明哲保身，不敢声张。甚至好心人指出某某被偷，而这位某某，可能慑于小偷的淫威，怕报复、暗算，会断然否认……

社会发展、进步了，难道反而会人性湮灭，道德沦丧？！每念及此，脑海里总是浮现出非洲黑人小偷的身影。他们或为爱好驱使，

或为生活计，干些偷偷摸摸的勾当，固然可恶，但比起那些心狠手毒的家伙来，就不足挂齿了！

(1997年10月23日于威海)

“香格里拉”塞舌尔

当飞机冲破晨曦向机场跑道徐徐滑落时，我看到了塞舌尔共和国的首府所在地马埃岛的诱人轮廓和绮丽景色！呀，那椰林绰约，繁花款款，山青水绿，房舍疏离。比“蓬莱”仙境还要美妙，比“桃花源”还要新奇，难道这就是香格里拉（香格里拉：“世外桃源”之意，语出云南迪庆藏语“理想的生活环境”）？这是笔者七年前初抵塞舌尔时的感觉。

在这迷人的景色中，经过近一年的熏陶，我体味到了那独特的醉人氣息和丰富的生活内涵。

人 间 “伊 甸 园”

塞舌尔地处西印度洋南纬4°赤道线附近，由115个珊瑚小岛组成，象天空撒下的一串珍珠。面积455平方公里的首府所在地马埃岛，恰似从天空跌落的一块仙土。

塞舌尔以风景优美著称于世，翡翠般的岛屿上奇峰幽谷、椰海蕉林、沙滩连绵，碧波、云霞与峰峦交相辉映，红白相间的低矮建筑隐没在婆娑的林木丛中，给海岛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塞舌尔远离大陆，是举世无双的天然生物园，共有500多种植物，其中50多种为世界罕见植物，动物3000多种，昆虫2000多种，有一半是塞岛特

有的。普拉兰岛的海椰子，被引为世界上六种最非凡的植物之冠，享寿千年，珍稀无比。在国家公园保护区内，栖息着八万多只巨型象龟，日暮晨曦，群龟出巡，从远处俯瞰，犹如坦克大战，蔚为壮观。海水、阳光、沙滩，原始的自然景色和珍稀的动植物，构成了这片人间最后的伊甸园。

生活在那里定眼细看，那阔大的芭蕉叶随处可见。那不知名的树木，浸没在海水中，枝繁叶茂。那草丛中的蜗牛，大得可怕，多得惊人。肥大的螃蟹成群结队地爬到公路上横行霸道，迎着车灯“挑畔”。那仙鹤似的鸟儿，在市场上与人漫步共舞。岛上还可以听到几乎绝迹的颤音啼唱鸟、鹊类知更鸟、黑鹦鹉的欢唱。周围水域有大批鲸鱼在悠然自得地畅游。所有这一切，颇像一幅生动有趣的远古风情画卷。

一 方 净 土

在这个星球上，别处几乎难以看到的奇观异景，为什么在塞舌尔能够保存，难道是天意？是巧合？只要在这个国家生活过的人们，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奥秘。

塞舌尔是个视自然环境如生命的国家。为了防止环境污染，国家限制引进产生污染的燃料，整个国家不用煤，看不到一处吞云吐雾的烟囱。家庭用电做饭，生活垃圾绝对禁止倾倒入海，要用黑色塑料袋包装送到道边指定地点，由环卫工人收集处理。那洁白的沙滩，虽游人如织，却找不到任何废弃物。随地大小便要受到严厉谴责。我们从施工中得知，对噪声污染也限制极严。

人类在这个岛子上的活动，有时也难免产生一些小的污染，对此，国家进行及时清理与整治。我亲眼看见青年学生身着统一的印有环保字样的T恤衫，戴着白手套，拿着大编织袋，在花坛里、公路旁和树丛中一点一点地抠捡食品塑料袋一类的杂物和污染物，

这在西方发达国家也做不到这一点。

对于生态平衡，塞舌尔人也奉若神明。法律规定，树木花草，飞鸟游鱼、沙土草坪等，都不能随意乱动，一切维持在自然状态下。只有那树木的枯枝败叶，定期有人收集起来，就地加以焚烧，此时可以看到袅袅青烟。在这里万物生灵可以在自然生态下“物竞天择”，维持着应有的生物链。

赤道“天堂”

独特、秀丽、迷人的海岛景色，炎热的赤道气候，良好的环境保护和配套服务，使这个国家的“无烟工业”即旅游业得到发展。那些在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饱受喧嚣之苦和红尘之累的白领丽人、红男绿女或商贾巨子，都争先恐后地到这里作回归自然的体验，或随心所欲地放松一下情绪。

在世界十大旅游景点的评选中，塞舌尔总是名列前三名。每年游客多达十多万人，一般是国内人口的二三倍，这为岛上居民带来了巨大财富。旅游业是这个国家的主要经济支柱，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占外汇总收入的70%以上。

塞国政府推行高福利政策，实行免费义务教育、免费医疗和全面就业计划，给低收入者提供建房贷款和发放各种救济金等，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96年已超过7140美元，被世界银行列为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居非洲第二。在这个人口不到七万人的国家里，全国现有9000辆私家车。

塞舌尔人系欧非混血后裔，他们不但有着美丽的胴体，也有着良好的审美情趣。他们爱美更爱自然，尤其懂得保护自然的道理。岛上人极少生病，更没有听说有传染病。在赤道线两边的非洲国家全都流行疟疾，塞舌尔的蚊虫也很厉害，但它具有不携带疟原虫的良性特点。

大自然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你爱护她，她给你以丰厚的回报，你戕贼她，她给你以严厉的惩罚。

(1998年3月18日于威海)

附录：神奇的海椰子

海椰子是大地女神的光辉杰作，是这块美丽热带乐土的神奇象征，在属于她的土地上永远闪耀着璀璨的光芒。

——题记

塞舌尔群岛是西印度洋中部海底高原突出海面的屋脊，她象一块块大小不同的绿色宝石，镶嵌在烟波浩渺的印度洋上。她不仅以其特有的地貌和美丽的景色闻名于世，更因是奇特的海椰子树的故乡而声名远播。

在塞舌尔第二大岛普拉兰岛“五月村”大谷地，有世界上唯一的海椰子树公园，它占地20公顷，海椰子树多达4000多株。该公园即使不能算作世界之最，也可以与赫赫有名的美国加利福尼亚的利伯拉·凯特植物园相媲美。

当夜黑风高之时拜访这个谷地，你将犹如身临千军万马奔腾嘶鸣的战场，这是海椰子树巨大的树叶与树干在风中摇曳碰撞的声响。在清晨柔和的阳光中，整个谷地又呈现一片静谧、祥和的景象。

奇特的海椰子树

海椰子又叫海底椰子或双椰子，是塞舌尔一种奇特和独有的椰子，外形呈很明显的六面体。

海椰子树属于棕榈科树头榈属，它像所有椰系物种一样，属于雌雄异株。在大多数情况下，雌雄异株的两棵椰子树并排生长在一起，数量比例相等。通常雄椰树比雌椰树高，它像卫士一样保护着较小的雌椰树。但只有雌椰树才会结果。

站在海椰子树旁边往上看去，巨大的椰叶泛着亮绿色的光芒。每年，一棵树都会长出4片6米左右长的叶子。在两片叶子中间，雌雄椰树各自长出花蕊，雄椰树的花蕊有胳膊粗细，60公分~90公分长短，上面布满星状小花，散发着芳香的气味。雌花是5个~13个不易发现的花蕾，被大而坚硬的红棕色的花冠包裹着，一般只有1/3的雌花可以受粉发育成种子。

海椰子初看像一个硕大的绿色心脏，长约40公分、宽约30公分，可重达20公斤左右。光滑的外壳里是充满水果香味的汁液和肥厚的蓉肉。也许是雄椰子树的花蕊酷似男性生殖器，而雌椰树的果实又酷似女人的胯部，这一奇特的现象令人浮想联翩，因此，塞舌尔人又把海椰子称作“母椰子”。

人们也许会想，如此高大的椰子树，庞大的树冠，累累的果实，其根系一定扎得很深。其实海椰树的根很浅，一般只伸入地下18公分~30公分，有时在地表就可以看到，它呈放射状、伞形伸展，极其强大有力。研究表明，海椰子树的根是一种类似于椰壳的纤维状物质。它寿命很长，在椰树死后60年，这个根仍有生命活动，不会腐朽。

海椰子的萌芽也很奇特，沉睡6个月的海椰子在两个半壳的交叉处，先生出一些放射状的根。这些根可伸入地下约60公分深，

如果碰到岩石之类的障碍时，则会水平生长至 3 米~4 米的范围。根系生长达到一定深度后，茎的发育才冲破外壳露出地面，被两瓣椰壳包裹着。幼苗长出地面约 30 公分~60 公分高时，发育了一年多的椰壳裂开，第一片叶子露在空气和阳光中。在以后两年的时间里，小植株继续从母体中吸取营养，直到与母体分离。

海椰子树的生长比较缓慢，从种子种下到幼苗长成需要 3 年时间。幼苗发育成熟又需要 7 年，25 年后方能达到生长高峰。一般雄树高达 30 米，雌树高 25 米。据估计，五月村有的海椰子树达 800 岁高龄。根据推算，它破壳而出的时候，正是历史上英法发生百年战争的日子（相当于中国的宋代）。

据考察，海椰子树只分布在塞舌尔附近的 5 个岛屿上。世界其他任何角落都找不到它的踪迹。近些年，世界其他地方种植的海椰子树，都是从普拉兰岛或克鲁斯岛引进的。

为什么只有塞舌尔这 5 个岛屿生长这种海椰子树？这一直是个谜。一种推测认为，在大陆漂移之前，塞舌尔诸岛与大陆连在一起。后在漂移过程中，一些物种由于塞舌尔这些小岛上的湿度和温度适合而得以存活下来。而其间，大陆气候反常，大量物种消失，生长发育期极其缓慢的海椰子树也随之消失。

美丽的传说

当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到达马尔代夫、印度和印尼诸岛的时候，海椰子依旧不被欧洲人知晓。当岛屿上居民在海滩上偶尔捡到被洋流冲过来的、已经有点腐烂了的海椰子时，才被人们发现。

这奇特的形状，神秘的起源和极为稀少，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联想，纷纷传说这神奇的椰子树长在遥远的海上，海椰子因此而得名。

这神奇的果实后来变成了珍贵的收藏品。在马尔代夫就有这么一段历史，凡捡到海椰子的，必须上交国王，否则有被断手或处以极刑的危险。

通过早期的欧洲探险者，海椰子被传到了欧洲，也被当成奇宝。国王和王储们争相收藏，以拥有此物为荣。罗马皇帝汉普斯·鲁道夫二世以 4000 金币收购当时的一只椰子。这只海椰子是 1602 年一位葡萄牙人送给德国沃夫特·海莫森公爵的。遗憾的是这只海椰子不完整。据说当时这位葡萄牙人送给沃夫特公爵时，担心海椰子奇特的外形对这位公爵不雅，便在海椰子的顶上砍去了一块。最后这只珍奇的东西被放在金银器皿里，今天已是博物馆里的一个文物。

第一次在欧洲文献中提到海椰子的，是安东尼奥在他的名著《麦哲伦的第一次环球旅行》一书中。他在这本书中这样描写海椰子和海椰子的产地：

“水手告诉我们在爪哇岛北部朝向中国海的地方，生长着一种大树，有一种巨大的海鸟，经常驼着一头牛或大象到树上来，大树结的果实叫‘可可德迈尔’，比西葫芦大多了……”

“由于海面上一直是狂风暴雨，没有任何船只能接近生长这种树的地方。第一次发现是狂风将一只船刮到生长这种树的岛上，所有的人都落水而死，只有一个小男孩活下来，后来这孩子发现他被一个大扇子挟着飞向一棵大树，后来才知道大扇子原来是那只大鸟的翅膀。就是通过这个小男孩，人们才知道了这种大树、这只神鸟和这种奇特的海椰子……”

继葡萄牙人之后，进入印度洋的欧洲人都情不自禁地写下了关于海椰子的传说，其中有荷兰人、法国人、德国人。

荷兰人让·汉根 1579 年到过东印度岛，1610 年在文章中写到马尔代夫国王经常收藏一种椰子，当外国使者来到岛上时，献上此物，作为一种最高礼遇。

法国人皮亚尔德 1601 年在东印度的航行中，由于船触礁搁浅，被迫在马尔代夫一带的岛屿上生活多年，他详细地记述了海椰子起源的故事：

“有一个岛屿上的国王经常派一些精干的水手到一个名叫布鲁斯的岛上去，这个岛任何外人都不知道。就在这个岛上出产一种可以治愈百病的神奇椰子……有人说这些椰子是在海底长成的，因而又名‘海底椰子’。”

“这种椰子有神奇的药用效果，常被国王和王室用来治疗各种疾病。当你有一天忽然发现这里的某个穷人一夜之间变得富有了，原因不是别的，是因为他捡到了这种椰子。在这个岛上，这种奇特的椰子就是珍宝。”

发 现 与 研 究

据史料记载，1609 年，由亚历山大·沙佩夫领导的英国东印度公司船队向亚丁湾进行海上扩张时，最先登上马埃岛和北岛，但此次航行并未登上普拉兰岛，因而也未发现海椰子。

1742 年和 1756 年又有两批法兰西探险者来到塞舌尔，并以法兰西财政大臣的名字，将马埃岛更名为塞舌尔，尽管他们其中有人去过普拉兰岛，但也并未发现海椰子，只知道岛上椰树甚多，因而称其为椰子之岛。

1768 年又有一批航海者乘“长笛”号帆船从毛里求斯出发来到塞舌尔，他们此行的目的不仅是探险，而且还要大量砍伐岛上的林木。一位名叫莫非的法国人及其同行者首次发现了海椰子树，并以法兰西海军大臣的名字将该岛命名为普拉兰岛。1769 年 11 月，曾任“长笛”号第二位长官的斯尤·迪斯曼乘船来到普拉兰岛，他装了满满一船海椰子，运到印度市场上廉价出售，使珍奇的海椰子一时失去了高贵的价值。

有关海椰子树的第一次科学性描述于 1773 年匿名地出现在巴黎科学院的档案中,它很可能出自克莫森先生之手,而克莫森先生却将其归功于法国驻塞舌尔的末代总督,据考证,这显然是不对的。克莫森是长期居住在毛里求斯的著名自然学家。现存于巴黎自然科学历史博物馆中关于海椰子树的 15 幅图画,均有克莫森的画师签名。

多年来,海椰子吸引了大批的科学家和旅游观光者前去观赏、研究,其中有一位值得一提:

约翰·浩恩,他是著名的毛里求斯“邦普勒姆斯”植物园的主管,曾在 1874 年去过塞舌尔诸岛。他的贡献在于他的关于挽救迅速消失的海椰子树的呼吁,被英国政府采纳,从而导致为塞舌尔提供资金来购买和保存所剩无几的海椰子树树苗。

艾尔伯特·奥格斯特·法卫尔,他是法国旅行家、自然学家及著名的汉学家。他的贡献在于他的关于海椰子的完整、系统论述,书名叫《塞舌尔岛上的海椰子》,共 140 页,是 17 年调查研究的产物,并于 1915 年刊登在马赛博物馆的学术年刊上。它是一部关于海椰子树最完整的研究著作。

而举世闻名的英国将军夏尔·高顿,对海椰子作出略带浪漫色彩的研究,其手稿名为《伊甸园和它的两棵圣树》。高顿将普兰兰岛描写为“伊甸园”,将海椰子树描写为“知识之树”。高顿将军是一位有名的探险家、思想家和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是 1881 年从毛里求斯出发到达英属塞舌尔的,随即他发现塞舌尔是个令人愉悦的地方,令他神魂颠倒,并使他作出了这里就是“伊甸园”所在地的结论。

高顿很显然被海椰子的奇特外形和其心形果实所震撼,因而他写道:我得承认,我对圣诞除夕非常着迷。但现在我得说,如果能有什么树让我如此好奇的话,那肯定是海椰子树。圣经认为心灵是欲望之源,而海椰子从外形上看,恰似人体大腿和腹部,切开后,内

部是粉红色透明浆状物质，我认为它是肉欲之源……

关于海椰子树，高顿这样写道：在离马埃岛 32 公里远的地方有个 8 公里见方的小岛——普拉兰岛，上面生长着一种奇特的椰子树，它高达 36 米，结有重达 18 公斤~22 公斤重的硕果。常常是一棵树上结有 10 个果子，几十年才成熟。其叶子长达 6 米~8 米、宽 4 米，并呈扇状，它确实是树中之奇。全世界只有这个小岛上才生长这种可以称为椰子王的椰子树，一般认为它生长在海上。确实，它是“知识之树”、“生命之树”。

塞舌尔的“国宝”

1815 年，一位有趣的人士来到塞舌尔，这就是昂杜瓦贝内泽，他是园艺师的儿子，一名手工艺者。他发现可以利用美丽的海椰子嫩叶作编织材料，并且很柔软。于是，他带领年轻的姑娘们用海椰子叶编织小巧的篮子、扇子、眼镜盒等。如今，这些都成了博物馆的展品。

如果这迷人的珍品在塞舌尔找不到的话，那么，今天，海椰子叶仍然可以继续造就一个个优秀的手工艺者。用它可以做成金黄色的隔墙、篮子和漂亮的海滩帽（见图 6）。

在年产约 3000 个海椰子中，很多在没有成熟时就被吃掉了，其鲜美的浆汁常伴以甘琼的烈酒，被当作一种甜食向游人和其他参观者提供，游人们也可趁此品尝一下“偷食禁果”的滋味。

成熟的果实外壳常被做成工艺品，有果壳碗、水壶和盘子、杯子之类的东西，备受旅游者的青睐，纷纷购买。

有些旅游者更喜欢那些未被加工破坏的天然硬壳，这些旅游者往往对它的天然姿色，像当年印度、印尼、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的居民们在海滩上捡到这种果子时一样惊喜不已。

如今，海椰子已列为塞舌尔“国宝”，国家禁止随意携带出岛。

1978 年塞舌尔总统访华时，曾赠送我国一枚，作为塞中友谊的象征。

(1998 年 4 月 18 日根据有关资料编译)

刚 果 篇

异 域 乡 音

1997年初,公司中标承接的中国政府援刚果马桑巴·代巴体育场维修项目,经过一年多的紧张施工,已进入攻坚阶段,应国内外有关方面要求,公司决定派我去协助工作。

2月末,我只身取道巴黎——内罗毕,前往布拉柴维尔。

离开北京时,因装有施工器具的行李超重,只托到内罗毕,这成为我途中的心事。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傍晚,飞机到达巴黎的戴高乐机场。我不会讲英语,机场的法国小姐热情地在我的机票背面画了一幅示意图,指示我下3号口乘巴士去A2口转机。到达候机厅,换了登机牌,想询问机场人员是否能将行李直发布拉柴维尔。环顾四周,没有发现一个熟悉的面容,我试着对几张亚洲人面孔问道:“您会讲汉语吗?”对方皆无反应,我只得指着行李票,对服务员小姐比划着要直发布拉柴维尔。显然,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可她的解释却令我发懵。此时离飞机起飞还有几个小时,我只得静候良机。过了一会儿,一位黄皮肤、黑眼睛的东方女性飘然而至,我眼睛一亮,赶快凑上前去打招呼:“您好!”,她回答:“您好!您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我说出我的难处,经她沟通后方知,行李发往布拉柴维尔的手续,要到内罗毕去办理。交谈中得知,她姓王,是机场的华语接待员,我说:“在这里能遇见一家子可真不容易啊!”。她嫣然

一笑，留下联络电话，飘然而去。

经过一夜飞行，早晨，内罗毕机场呈现在眼前。下了飞机，在候机室里，我送给现场服务的“玛达姆”（女士）几盒清凉油，她们答应帮助我解决行李转托问题。经过一番周折，她们告诉我，行李到“布拉柴维尔，OK！”，但我的登机牌呢？服务小姐拿着我的护照对我解释了一番。我心中却一片茫然，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正要打电话与四川国际公司驻肯尼亚办事处联系求助时，迎面来了一位黄皮肤小伙子。赶紧上前打招呼，原来他是中国大使馆的李秘书，而且是山东济南人。我们为能在异域相逢而挚手大笑：“怎么这么巧呢！”经他联络，机场方面认为，我仅有签证，却无刚果接待单位的邀请，得先买好返程机票才能过境。我问：“假若回程不走这条路线怎么办？”李秘书告诉我，可以在布拉柴维尔退票。于是，我掏出美元，请他帮助办理过境手续。后经李秘书周旋，航空公司又认为，我携有一定数额的美元，说明有回程能力，因此，也就不必先购买返程机票了……

这天中午，天气格外晴朗。我乘上埃航（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麦道飞机，沿赤道向西飞行。飞机上满座乘客，个个都是那样陌生，乡音难觅！舷窗外，我看到了非洲大陆、维多利亚湖和延绵不绝的热带雨林。下午4点钟飞机到达布拉柴维尔，行李同机而至。在机场上，我看到了迎接我的同事，又听到了那熟悉的乡音……

（1997年3月6日写于布拉柴维尔）

国外的“赔”与“赚”

在国内时，听说有不少公派驻外机构经营效益不好，大多赔

钱，而一些个体户在国外却赚了，那毕竟是耳听为虚。这回到刚果，可真是眼见为实了。

布拉柴维尔市中心有一座“东方酒楼”，老板姓陈，浙江温州人，今年 26 岁。几年前曾在刚果黑角市一家台湾人办的“吴家园”酒楼打工，掌握了一些法语和基本的经营之道。1995 年 10 月，他离开了那家酒楼，来到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自己当起了老板。他请来过去在国内卖纽扣的表弟掌勺、堂弟当采购，雇佣两名黑人当堂倌，“东方酒楼”中餐馆就这么红红火火地开张了。今年初，陈老板干脆将 20 岁的未婚妻吴小姐接来一块支撑这份产业，据说每月营业额均在一万美元以上。还有一户上海人家，主人姓万，几年前在这里开了间药铺，据说也发了财。万先生去年把妻子、丈母娘、小姨子和两个儿子都一块接到刚果，准备大干一场。现在他又增开了一处药店。不管赚没赚，养活这么一大家子，并且每年还要拿出 2 万美元供大儿子在法国留学，这就不容易。类似陈老板、万先生这样的个体户在刚果有五六户。据说在隔河相望的扎伊尔首都金沙萨，保守的估计也有百余户，他们以精明的浙江、上海、福建人居多。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刚果仅有的几家中国公派机构大多惨淡经营：一家曾被树为驻外机构“一面旗帜”的某代表处，累计亏损达百万美元，多年来只有一个人守着摊子。另一家大公司的经理部，正在拍卖房产，打点行装，准备后撤。

我与他们闲聊，询问个中缘由，他们开始大都摇摇头，不愿多讲，但慢慢地，还是断断续续地道出了其中的苦衷。那家代表处的经理，国内给他核定的月工资为 720 美元。看起来似乎不低，可他跟我算了算：每月扣除 20% 的风险金，支付伙食费 100 美元，本人探亲往返费用自理，平均每月得摊 200 美元，还有每月 200 美元按国家规定是为妻子探亲准备的。算来算去，每月净挣 2 美元，有啥干头？！更令人为难的是，许多特殊开销怕说不清，无法报账。比如

经销玻璃杯，破损了一百多只，杯底还得留着不能扔，以备国内来人时结账！

个体经营者适应市场规律，家庭式管理，灵活便捷，无所掣肘，这是公派机构所无法比拟的。而公派机构有实力雄厚、人才济济的优势，况且，这几年毕竟也摸索出了“放开搞活”这样一条成功经验。只是，到底怎样放开，如何搞活？是否还需要再多动一番脑筋呢！

（1997年3月13日写于布拉柴维尔）

中非“三金”

非洲是块神奇的土地，特别是中非的刚果、扎伊尔两国，素有“非洲宝库”之称。从艺术观赏的角度看，备受域外人士青睐的莫过于中非“三金”了。

一曰“白金象牙”。在刚果、扎伊尔东北部的丛林里生活着许多大象，当地人善于把象牙制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在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的象牙市场，各种象牙雕刻玲珑剔透，有千姿百态的人物、活灵活现的动物，还有精巧别致的项链、手镯、戒指等饰品。然而，对于外地观光客来说，大多只能饱饱眼福，望“牙”兴叹（见图7）。这主要是由于世界范围内对自然界动物保护的呼声日渐高涨，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取了禁止象牙和象牙制品出口、过境的严格措施，到非洲是要逛逛象牙市场的，但千万小心，可别花钱找麻烦！

二曰“黑金乌木”。中非系黑色人种（少量移民除外），而这里出产一种黑木（亦叫“乌木”），跟黑人的肤色一样乌黑油亮，令人拍案

叫绝。乌木木质密实，不翘不裂，适合制作高档家具和艺术品，寻常人家难以问津。当地人用乌木雕琢的各种艺术品，尤以线条夸张、神态各异的黑女维妙维肖，最为传神。这些艺术品通常也在象牙市场里出售，一白一黑，交相辉映，格外引人注目。值得一提的是，刚果还出产一种灰木，其价值和用途与乌木相似，而且只是刚果独有。制成工艺品，灰意朦胧，别有一番情趣！灰木是否是乌木的一个变种？目前尚无从查考。

三曰“绿金孔雀石”。孔雀石不仅非洲出产，据说别处亦有。只不过中非的孔雀石碧绿青翠，纹理清晰，沉重如金，堪称佳品，多数也用来制作工艺品种。最令人感叹的是，布拉柴维尔市中心的圣安娜教堂，偌大个屋顶，全部用孔雀石做瓦，在明媚的阳光下，教堂顶端霞光万道，瑞气千条，十分壮观。这里摄影效果极佳，游客到此若不留个影，那才叫遗憾呢。

造物主毕竟是公平的，它赋予土地并不肥沃、也不盛产黄金的中非大地这三“金”，不能说不是大自然的恩赐。刚果人每年从中获利匪浅。那些异邦来客，总要在象牙市场流连忘返。而那些男女摊主们毕竟见多识广，看到一些“老外”挡不住诱惑，便一遍一遍地刻意叫卖。见到希诺瓦（法语：中国人）们更是热情地用汉语招呼：

“买吧！买吧！不贵！不贵！”

（1997年3月20日于布拉柴维尔）

刚果昔今

刚果和扎伊尔的国名分别是“大河”和“河流”的意思。长长的刚果河流经两国之间。历史上，她们一脉相承，统称刚果王国。

早在19世纪中叶,西欧列强来到了古老的非洲心脏刚果,先是通过传教进行文化入侵,继而又干着贩卖黑奴的可耻勾当。期间,法国人在西岸、比利时人在东岸实行了殖民统治,从此,刚果沦为法、比统治者的海外领地。二战后,随着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不断高涨,刚果人民开始觉醒。1960年两岸刚果先后宣布独立,东岸刚果的首都设在金沙萨(旧称“利奥波德维尔”),1974年更名为扎伊尔;西岸刚果的首都设在布拉柴维尔,一直沿用刚果这个国名,但国土面积大约只有昔日刚果王国的1/7大小。

刚果独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倾向走社会主义道路,在友好国家的援助下,政府致力于发展工农业生产。中国政府曾援助刚果建成了水电站、纺织厂、农场等。原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刚果也有较大帮助。勇敢的刚果人民经过艰苦奋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初步改变了贫穷落后的面貌,综合国力日益增强,1966年主办首届全非运动会。据1990年度世行发展报告统计,刚果在非洲50多个国家中率先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刚果人对这段历史津津乐道,他们说,这是刚果的“辉煌时期”。

90年代初,世界风云变幻,西方国家乘虚而入,迫使刚果等非洲国家实行“多党制”、“民主化”,引起了这些国家的动荡。刚果内部派别纷争不断,过去的建设成果遭到严重破坏,工业凋敝,农田荒芜,民不聊生。贫困又悄悄地向刚果人民袭来。

刚到刚果,就听说政府拖欠国家公务员、军人工资累计达8个月,为了避免军人骚乱,先给军人补发了工资。公务员不但至今没有补,而且还普遍降了薪。学生已经3年没有领到助学金了,失业率居高不下。因此,小规模罢工、罢课和阻断铁路等请愿活动时时有发生。体育场维修工地招收临时工,应招者趋之若鹜,政府部长、处长出面介绍的也不在少数。现在工地上使用200多名工人,大多衣衫褴褛,有不少人每天只吃一顿饭,中午喝点水、歇一歇,下午继

续干活。每人每天发给的一点交通费，几乎无人舍得用于乘车，他们宁可步行一两个小时，省下这笔可以买一根“马料克”（见图8）（用木薯制成的食品），够家里两三个人一天充饥。据工长介绍，200余人经常有人请假治丧，因为他们的亲人或朋友可能死于疟疾或其他疾病，儿童夭折尤为普遍。官方统计，刚果人均寿命只有45岁。

刚果人的历史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获得解放，也都有着辽阔的国土和憨厚的人民。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硬是顶住了西方的压力，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的生活正从温饱奔向小康。刚果人对此亦有所闻，他们羡慕、钦佩、向往，可他们摆脱不了种种羁绊。也许，刚果人可以向西方说“不”之时，才是他们的振兴之日。但，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样的曙光呢？

（1997年3月28日于布拉柴维尔）

目击“多国部队”

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偶尔看到法国大兵并不奇怪，因为刚果毕竟曾经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二战后的第一任总统戴高乐将军当年流亡国外时，就是在刚果成立流亡政府，归国后才得以重整山河的。至今，市内的戴高乐将军纪念碑仍然是游人必到的一个旅游景点。而最近，除“红帽子”（戴红色军帽的法国兵）在布拉柴维尔明显增多外，美国大兵也到处可见。还有比利时大兵也急急忙忙赶来凑热闹。一时间，布拉柴维尔竟成了多国部队的集合地。

布拉柴维尔最豪华的索菲宾馆，除住着前来“避难”的扎伊尔总统蒙博托的家眷外，大部分房间已被美国大兵包租。在宾馆餐厅门口，用英文赫然写着美国大兵的开饭时间。只要去宾馆，就可以看到他们进出的身影。他们大多非常年轻，有一次笔者看到两名女兵，年龄约十七八岁，稚嫩的脸庞上镶着高翘的鼻子，身着迷彩服，肩背大行囊，表情蛮严肃。

而在布拉柴维尔的第二大宾馆——子午宾馆，法国兵俨然把这里当作了自己的营地。看上去他们对刚果并不陌生，没有语言障碍，显得自由自在。或三五成群就餐，或七八一伙喝酒、聊天。法国兵年龄差异较大，也可看到女兵，偶尔还见到夹杂其中的亚洲人。据说到法国军队服役，是异国公民获取法国“绿卡”的最佳途径。比利时大兵住在何处不得而知，但周末晚上，在市中心的露天酒吧里不难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总是身着统一的军便装围在一起喝啤酒，借此消磨时光。

各国大兵的共同特点是，剃了光头或蓄发极短（当然女兵除外），颇具临战姿态。

这些西方大兵到布拉柴维尔是来消遣还是比阔斗富？当然都不是，他们可是“师出有名”呢：由于刚果对岸的扎伊尔近来政局不稳，狼烟四起，法国、比利时声称他们要过河保护自己的侨民，而“维护人权”口号喊得最响的美国，自然要来充当“国际警察”的角色了。

然而，扎伊尔政局不稳，根本原因正是这些西方大国在 90 年代初打开了非洲“民主化”、“多党制”的潘多拉的盒子，才导致今天的局面。法、比、美三家争相充当扎伊尔政府或反对派的后台，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之所以对扎伊尔如此“关心”，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无非是觊觎扎伊尔的丰富资源。难怪听人说，他们在布拉柴维尔机场的军营里都布设着特种部队，一声令下，几分钟即可飞往河对岸。从体育场工地了望机场上空（相隔不到 2 公

里)，经常可以看见那种军绿色的大型军用飞机上下翻飞，近期尤为频繁。

(1997年4月8日于布拉柴维尔)

金沙萨见闻

布拉柴维尔与金沙萨隔河相望，相距不到5公里。它们很像一座城市，却偏偏分别是两个国家的首都。从上午8时到下午4时，轮渡半小时一班，单程仅需一刻钟，两国客商凭身份证即可过往，手续十分简便。我们修建马桑巴·代巴体育场所需的部分物资，就是到金沙萨采购的，当然，外国人过往是要遵循国际惯例的。

1997年4月9日上午，我陪同国内前来执行任务的同志，搭乘首班轮渡前往金沙萨。下船后，办妥入境手续，我国驻扎伊尔使馆经商处已派人前来迎接。见面后方知，扎总统蒙博托已于8日晚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我国使馆正在召开应急会议。

平日在布拉柴维尔眺望河对岸，金沙萨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高楼鳞次栉比，霓虹灯闪烁不定，一派繁华景象。金沙萨是非洲的大都市，拥有近500万人口，相当于布拉柴维尔的六倍，比刚果全国人口还多出一倍。

经商处周参赞虽然很忙，还是执意要陪我们去我国援建的扎伊尔体育场参观。路上，我们看见那些小摊贩仍在叫卖，沿途破屋烂亭，一片凌乱。市民在街头集聚、逗留，军警随处可见，有的还戴着白色头盔。

扎伊尔体育场是非洲第一大体育场，内设8万个座位，其雄伟

的建筑和宏大的场地颇为壮观。但如今，它却面临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考验。

12 时许，一名陪同人员的手机骤然响起，经商处告知，金沙萨有群众游行，有的街道可能要被封锁，要求我们在午饭后早点返回刚果。正在吃饭时，又得知，体育场的会计中午外出遭劫，被抢走手机和 20 美元，手机幸被夺回。吃完饭，我们急忙绕道赶往码头。路上，曾翻译告诉我们，现在政府军基本不抵抗，借回撤之机沿途抢劫，导致秩序大乱，反政府军反而没有这种现象。扎伊尔的局势变化莫测，将会如何发展，目前尚不好妄断。

在码头登船准备返回时，我们看到刚从布拉柴维尔匆匆赶来的西方记者，他们提着笨重的摄像机，看上去显得很吃力。国际红十字会的车辆及人员也急急地赶往金沙萨。看来，金沙萨如今真是要像世界“热点”一样“热”起来了。

(1997 年 4 月 13 日于布拉柴维尔)

回音壁与钢鼓楼

在布拉柴维尔，最值得一去的地方是回音壁，最值得一看的则是钢鼓楼。

回音壁在刚果河岸边的一处平缓的高丘上，它是一个直径 8 米的圆，周边垒有 40 公分高的矮台。在圆内和矮台上，均以形状不规则的五颜六色的瓷片镶嵌，圆心部位则是星状放射图案。在靠河岸一侧圆台外一米处，又有一段 90 公分高的弧形女儿墙，墙内侧镶有星星、月亮和太阳图案。在周边的墙台和圆台上，依方向的不同，用瓷片镶嵌着 50 多个国家首都的名字，以形状不同的三角箭

头指示着它们的所在方位，并用数字标明其距离。“北京”也被镶在女儿墙台上，箭头指处，可看到“相距 11700 公里”（我想应该是直线距离）。

人们站在圆心处，无论朝哪个方向，发出任何声音，自己都能听到十分明显的回音，尤以朝女儿墙方向呼喊效果最佳。这与北京天坛的回音壁有所不同，国内一些建筑专家来刚果考察参观时，无不对这一物理现象啧啧称奇。

钢鼓源于非洲。古老的非洲人善于将整段树木掏空，做成巨大的类似中国木鱼琴似的木鼓。二战期间，他们利用舶来品汽油桶做成钢鼓，敲打起来，铿锵有力，气势磅礴。后传播开来，竞相效仿。据说北京某中学一直保留着一支钢鼓乐队哩！而矗立在刚果河岸边的 34 层高的政府办公大楼，外型酷似钢鼓，因此被称为钢鼓楼。而它的真正名字叫纳本巴大楼，“纳本巴”是刚果最高的山，这座楼当然也是刚果最高的楼了。

钢鼓楼 1988 年开工，1990 年竣工，最值得称道的是这样一座圆柱形庞然大物，它的三米多高的圆型基座，却比圆型楼体小一倍，犹如大汽油桶放在小水桶上一样（见图 9、图 10）。因大楼的窗户直立排列成行，加上楼外表为米黄色，从远处看，犹如立着一根巨大玉米棒（故又称玉米楼），对于设计建造师的如此大胆，人们无不叹为观止。因此，在钢鼓楼前留影，几乎成了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建筑是一门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建筑物除了满足使用的功能需要外，还应该向艺术观赏的价值观点贴近，而发掘自然科学的奥秘，在建筑上标新立异，也是建筑大师们的孜孜追求。经济比较落后的刚果尚且如此，难道比这里发达得多的地方，不应该借鉴吗？！

（1997 年 4 月 20 日于布拉柴维尔）

有趣的巴西木

1992 年秋，在非洲完成援建塞舌尔综合工艺学校工程回国时，我带回了几截巴西木。

记得临回国的前天晚上，根据别人介绍，我们把巴西木两端沾上蜡，凝固后以保持它的水分。回到家，顾不上别的，洗了几只玻璃罐头瓶，盛上水，把几截巴西木分别插在瓶中。半个月后，它开始萌芽，之后长叶。那时，我把它当作稀罕物，精心照料，采用不同的调养方法。其中一根较长的巴西木发了一根独芽，长出叶后，显得有些羸弱，我怀疑是它整天泡在清水里，营养不良所致，就想了个点子，经常将清理电动剃须刀的胡茬投入瓶中。我自以为得计，可过了一段时间，却闻到水有异味。一看，本来白生生的根须，如今已发黑，但上部枝叶仍是绿的。无奈，我给它动了手术——将下端锯掉一截，重新插在瓶中，也不敢再给它补充养料了。而另一根巴西木，发了四五个芽，我将它移栽在花盆的沃土中，不久，枝繁叶茂，一片葱绿。

1995 年春节，经我动手术的这棵巴西木，蹿出了一根五六寸高的茎，上下都布满了白色的花蕾（见图 11）。之后，花时开时闭，延续了一个多月，散发出浓郁的清香，像梔子花香，又有茉莉花味。当时，我以为是一件怪事，还特意拖单位的同事来看。后来一打听方知，巴西木开花虽不多见，但也并非稀奇。而那棵置于沃土中的巴西木，几年来除了给我们一簇可供观赏的绿叶外，丝毫没有开花的迹象。

今年春节后，因援建刚果体育场项目需要，我又来到非洲。同样，刚果也盛产巴西木，高大挺拔，枝叶茂密。但我注意观察，可没

发现开花的。4月中旬，妻来信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家里那棵巴西木又开花了。”我一阵欣喜，连忙回信：“让孩子给它照张相，寄来看看！”

这几天，北京派到刚果执行中期验收任务的同志归国时，许多同事也委托他们带回一些巴西木，我帮他们挑选了叶中间带纹理的品种并自作多情地介绍：“巴西木无需精心照料，营养过剩不是好事，枝叶苗条的巴西木最容易开花……”

（1997年4月23日于布拉柴维尔）

续篇：

1997年6月中旬，我们从布拉柴维尔的战乱中撤至金沙萨，住在扎伊尔体育场附近的北京住房总公司经理部。大院内有許多巴西木，征得主人的同意，我们请刚果（民）黑人朋友锯下几截。我带回两截，一截送给了战友，另一截一分为二，自家留下半截，另半截送给妹妹家。

不久，三截巴西木都吐了芽，长势各有千秋。我家这截巴西木发了两个芽，冬天家里暖气好，温度高，虽然放在阳台上，芽茎上的叶子绿茵茵，既水灵，又秀气。1998年春节前，从塞舌尔带回的那棵巴西木第三次开花，而金沙萨这棵巴西木的两根茎叶中都鼓出含苞欲放的蕊。之后，花开一个多月，香气扑鼻，沁人心脾。

我打听送人的那两根，却毫无花信。真是“花为悦己者容”啊！

我喜欢巴西木，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情感。这些巴西木伴我万里行，虽然沉甸甸，但丝毫不觉累赘。因为，它记录了我人生的一段历程，看到它，就会使我回忆起非洲的日子。

我愿非洲的花，开在威海，开在我心中！

（1998年4月25日于威海）

体育场群英荟萃

马桑巴·代巴体育场位于布拉柴维尔市中区,是以前总统马桑巴·代巴的名字命名的。1965年,刚果第二任总统马桑巴·代巴为筹办首届全非运动会,动员全国人民集资8亿中非法郎,由法国人总包、台湾人分包建造了这座体育场。当时体育场的建筑面积为28000平方米,设有17500个座位,实际可容纳30000人。经过30多年的风吹雨打和超负荷使用,马桑巴·代巴体育场现在不但是千疮百孔、破旧不堪,而且主体结构倾斜、部分断裂,已属于危险建筑。几年前,因墙板突然脱落砸伤观众,被刚果政府下令停止使用。

刚果现任总统利苏巴(第六任总统)是1965年修建马桑巴·代巴体育场的见证人。他当时担任政府总理,而1964年2月22日中刚两国建交,也正是马桑巴·代巴总统和利苏巴总理促成的。援助刚果体育场维修项目,是1995年底利苏巴总统与中国政府领导人达成协议后,经过招标,1996年初,由威海国际合作公司中标总承包。

在布拉柴维尔市乃至刚果全国在建项目中,马桑巴·代巴体育场维修、加固和改造工程项目最为浩大,引人瞩目。刚果人民酷爱体育,尤以手球为最,曾蝉联五届非洲冠军,足球与田径实力也很强大。体育运动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刚果政府和人民很早就企盼着马桑巴·代巴体育场能重新恢复昔日风采。

威海国际合作公司对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援外任务极为重视,他们筹资(垫支)3000多万元,迅速组织了一支精干、过硬的管

理队伍并遴选济南一建有国外经验、水平最高的施工队伍,克服任务急、时间紧等重重困难,于1996年5月6日按时开工。为保证这项工程顺利进行,先后3次从国内发运施工材料、机具及有关物资1040余吨。维修加固则采用了粘钢和混凝土干喷技术,这项技术比较复杂,在国内同类工程中很少遇到。经过对设计体育场颇负盛名的中国建筑西南设计院几位工程师的精心设计,和中刚两国200多名技术工人的日夜并肩奋战,原来破烂陈旧、封闭呆板、储油罐式的老式建筑已初显现代体育建筑明快活泼、宽敞明亮的风格。尤其是新增的体育场周围最上方,由大型混凝土挂板构成的26幅粗犷醒目的脸谱,极为生动、形象、可爱……

体育工艺由云南体育研究所分包。这是我国一流水平的有着国内外几十座大型体育场音响、电子记分牌和草坪等项体育工艺施工经验的合作单位,所长傅天序是1992年获国务院批准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此次也亲临施工现场,精心设计和施工。施工监理由中国友发公司派出,他们是颇有名望的高级工程师葛骏业、孟昭澄。

专家组40多名成员,来自祖国各地,可谓人才济济,群英荟萃。他们脚踏着中非赤道大地,肩负着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重托,正在用辛勤的汗水向刚果人民奉献着。

1997年4月5日,利苏巴总统在我国驻刚国大使和商务参赞的陪同下到工地视察(见图12),对专家组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给予了充分肯定和很高的赞誉。

(1997年4月26日于布拉柴维尔)

疟疾：飘荡在非洲的恶魔

谨以此文，向不幸故于非洲疟疾的小弟致哀！

——题记

小时候在故乡安徽枞阳，得过疟疾（俗称打摆子、打脾寒）。每天或隔日上午，先是畏寒，盖几床被子还牙齿打颤，接着高烧、发汗，神智不清，以至谵妄。母亲很有经验，知道这病是疟疾，就买几粒药，让我在清晨服下。连续服几次，我也就痊愈了。记忆中，这一切都已很淡、很淡，只有病中母亲偶尔塞到我嘴里的小块冰糖和阳梨的甘甜，记得一辈子。

几十年来，随着国家卫生防疫事业的发展和社会进步以及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疟疾的传染源——携带疟原虫的蚊子逐渐减少，这种病在中国，尤其是北方已接近消灭。1964年我到山东工作后，再也没有遇到或听说过。大概只有各地防疫站仍保持对疟疾的警惕，备有防治药品。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对外交往的日渐频繁，人们对非洲疟疾逐步有所了解。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因为没有见过，往往掉以轻心，思想麻痹，也不怎么注意了解和掌握这方面的知识，这就使得一些预料不到的惨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最先听说的，是1992年吉林某国际公司我所认识的一位副总同他的助手，在塞拉利昂执行任务时被疟蚊叮咬，其助手吃了预防药，因而得救；而这位副总，由于大意，没有及时服药，归国途中发烧，不幸病故于香港。此事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病因都说是疟疾，但我将信将疑，猜想疟疾哪有这般厉害，说不准是什么别的

病吧！

1997年1月6日，睡梦中，突然接到妹夫从远洋轮上打来的卫星电话，泣不成声地诉说了个噩耗：与他同船的我的小弟不幸病逝。接着该船大副把小弟的病情简要地告诉了我。不久前，弟随船到达南非的德班港，他还很神气地给我打了一次国际长途电话。后来船从德班港开赴科特迪瓦的圣佩德罗港和阿比让港停靠16天装运木材。不是在德班港就是在科特迪瓦的两个港口（均属疫区）疟蚊悄悄地叮了他。听说他于1996年的最后一天已觉不适。船于1997年1月1日从阿比让启航驶往印度，一开船他就开始头痛、发烧，之后昏迷。船长准备将他送往就近的鲸湾港救治，离目的地尚有半天的航程，小弟即撒手人寰。船拐往德班卸下遗体，经医生验证，结论是死于非洲疟疾。春节前，骨灰及遗物运回威海，但至今仍未将这不幸告知他正在韩国打工的爱妻和我们年逾古稀的老母。

1997年2月中旬，公司确定我到刚果执行援外任务，妻子和儿女心里不甚乐意。他们心中的阴影我是知道的，但工作需要，哪能犹豫彷徨。十多天后，我踏上了征程。

途经北京，我去看望外经贸部所属某咨询公司的韩高工，他是“老非洲”，也是我工作中结识的老朋友，又是刚果这个项目的国内技术负责人。他向我讲述了去年的一次遭遇。那次，他刚从喀麦隆执行任务回国，就感到不适，便躺在床上休息，随后发烧昏迷，不省人事。家人发现后急忙将他送往医院，经诊断为脑疟。这时，他的妻子猛地想起冰箱里存放着三年前韩工从非洲疫区带回的法国特效药（这药她曾几次想扔掉，而韩工没让）针剂“喹宁玛克斯”。经过救治，这位德高望重的高工死里逃生。我们感慨唏嘘，相互扼腕庆幸。

到了刚果，身处疫区，对非洲疟疾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原来，世界范围内有四种危害人体的疟原虫（间日疟、三日疟、恶

性疟、卵圆疟)，刚果包括非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均是高发区。尤其是恶性疟原虫，肆虐非洲，危害最甚。不过，当地成年人已有一定的抵抗力，而外来人员和儿童抵抗力差。中国援刚果各专家组成员患疟疾非常普遍，主要症状类似感冒：乏力、头痛、发烧、昏迷，却极少有畏寒的。有的可能几种疟原虫交叉感染，症状很不典型。若有不适，首先应考虑是否是“巴疟”（刚果人对疟疾的称谓）。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医疗队在非洲行医 30 多年，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犹如白衣天使和保护神，随时随地的救死扶伤，消病祛灾。10 多年来，在刚果的中国专家、技术人员和使馆人员，除 1995 年曾有一位患疟疾因本人疏忽大意病逝外，其余患者均及时治愈，有的甚至连患三次，也毫无惧色。据医疗队的医生介绍，感染了疟原虫，如身体素质好，精神愉快，抵抗力强，可不发病。离开疫区半年后，可通过身体的免疫力自行杀灭（有极个别的潜伏两年）。但必须高度警惕，一旦发病，就要及时救治，绝不能麻痹和拖延。尤为要紧的是，到疫区工作或途经疫区，一定要掌握这方面的知识，随身携带抗疟药（科泰新或青蒿素等），尽可能地防止蚊虫叮咬，以减少感染机会。此外，在疫区工作三个月以上者，归国时带份特效药也是十分必要的。

刚果人没有中国人幸运，虽然国际上包括中国在内，每年都给予刚果一定的医疗援助，但现代医学对疟疾只能救治，尚不能像对破伤风、黄热病那样有效预防。综合治理还有赖于医学科学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刚果目前尚不具备条件。据统计，世界每年疟疾患者约为两亿人，死于疟疾的达 200 万人（国内最新资料称：全世界每年约有 3 亿~5 亿人患疟疾病，死亡人数在 300 万左右，主要发病区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热带非洲国家），其中半数以上是儿童。刚果疟疾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高居榜首。体育场工地雇用的 200 余名当地工人，几乎每周都有几个人请假治丧。疟疾依然像恶魔一样，折磨和吞噬着非洲人以及去那里的

人们……

(1997年5月4日写于布拉柴维尔)

“瘴气”与“薤叶芸香”

《三国演义》第八十九回“武乡侯四番用计，南蛮王五次遭擒”中记述了蜀兵遇到“瘴气”，征战受阻的情况。书中说：“黄昏时分”，“瘴气密布，触之即死”。

据考证，“瘴气”即疟疾，而诸葛亮当年征战“南蛮”，实际上是今天的云南、广西一带，那里确曾经是疟疾疫区。

在我国对外开放和迈向现代化的今天，人们的活动范围扩大了，对“瘴气”的了解范围也应该扩大到国外，而不应该局限于国内。

由于种种原因，我对疟疾、特别是非洲疟疾给人类所造成的危害，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和体验。因此，在刚果工作期间，为了搞明白这件事，曾多次向医疗队的刘队长求教，请他帮助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不久，他给我提供了一些专门书籍，有中文的，也有法文的。其中法国人戈比拉主编的《非洲护士手册》对疟疾的介绍比较详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于是，我请项目副组长兼法语翻译姜华斌同志和在刚果聘用的汉语翻译莫林格先生，将其中的某些章节译出，现奉献给读者。

据《非洲护士手册》介绍，集40年之经验，已知危害人类的间日疟、三日疟、卵圆疟和危害最大的恶性疟等四种疟原虫，在世界范围内的分布状况，以及当地居民对恶性疟原虫抵抗力的情况如下：

一、有间日疟、三日疟、卵圆疟三种疟原虫，没有恶性疟原虫，当地居民对恶性疟原虫没有抵抗力的国家和地区

非洲：佛得角、埃及、毛里求斯、摩洛哥。

美洲：阿根廷（北部）、伯利兹、玻利维亚（南部）、巴西（东海岸和南海岸）、哥斯达黎加、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东部）、秘鲁（西部）、多米尼加、萨尔瓦多、巴拿马（北部）。

亚洲：中国（东北部）。

中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除东南部）、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

二、有四种疟原虫，当地居民对恶性疟原虫有一定抵抗力的国家和地区

非洲：南非、贝宁、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喀麦隆、科特迪瓦、冈比亚、加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纳米比亚、尼日尔、尼日利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塞内加尔、塞拉利昂、索马里、乍得、多哥、津巴布韦。

亚洲：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尼泊尔、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

中东：阿富汗、沙特阿拉伯、伊朗（东南部）、阿曼、也门。

三、有四种疟原虫，当地居民对恶性疟原虫有较强抵抗力的国家和地区

非洲：安哥拉、布隆迪、喀麦隆（南部）、科摩罗、刚果、吉布提、加蓬、赤道几内亚、肯尼亚、马拉维、莫桑比克、乌干达、中非、卢旺达、苏丹、斯威士兰、坦桑尼亚、扎伊尔、赞比亚。

美洲：玻利维亚（北部）、巴西（中部、北部和西部）、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圭亚那、法属圭亚那、巴拿马（南部）、秘鲁（东部）、苏里南、委内瑞拉。

亚洲：孟加拉、不丹、柬埔寨、中国（南部地区和海南）、老挝、缅甸

甸、泰国(边境地区)、越南。

大洋洲：所罗门群岛、巴布亚新几内亚、瓦努阿图。

从这个资料可以了解到，为什么《三国演义》中单单蜀兵“受不过瘴气”，而“蛮兵”都安然无恙？原来，当地居民对疟原虫是有一定的或较强的抵抗力，而外来者却没有这样的功能。

值得庆幸的是，诸葛亮后来终于找到了对付“瘴气”的办法，他寻来一位隐者（书中后来点明，这隐者原来是孟获之兄孟节），求得“薤叶芸香”，令众军士尽意采取：“各人口含一叶，自然瘴气不侵”。我想，这“薤叶芸香”大概是“青蒿”一类的药物吧！

现代医学证明，“青蒿素”是防治疟病的良药。无独有偶，我国第一家生产特效、速效抗疟新药“青蒿琥酯片”的厂家是广西桂林制药厂，这里也许是孟节的家乡。而另一家生产“双氢青蒿素片”的，则是北京第六制药厂，该药由北京科泰新技术公司研制，因此，药名就叫“科泰新”。

因为我国卫生防疫和医药事业的发展，疟疾危害已不明显，“喹宁”一类的抗疟药被逐渐淘汰。我们在非洲的实践证明，青蒿素一类抗疟新药防治效果良好，可以作为常备药。

但是，若感染恶性脑疟，还是法国的“喹宁玛克斯”。针剂最有特效。

(1998年4月15日晨于威海)

多姿多彩的非洲舞

在布拉柴维尔马桑巴·代巴体育场不远处，有个“法国文化中心”，那里除了放电影，还经常有各类演出。我一直想看看地道的非

洲舞,就让专家组雇请的翻译莫林格先生留意。周末这天下午,他告诉有舞蹈演出并热情陪我前往观看。

文化中心剧场是现代化的,座位舒适,备有冷气。票价每位500 非郎(相当于1 美元)。演出历时3 个多小时,气氛异常热烈,精彩处镁光灯闪闪,欢叫、喝彩不一而足。根据我的理解,这是刚果的一次民族舞蹈会演。身为域外人,确实由此而受到原汁原味非洲舞的熏陶与震撼。

粗犷奔放是第一感觉。演员衣着是原始热带丛林特色。以麻布、粗布居多,饰物千奇百怪;或着草裙、或缀玉米叶,或围着兽皮、帆布条、编织袋等。男演员大多赤裸上身,女演员根据情节,衣着或长或短、或遮或露。男女全部赤足,有时抹成怪异的花脸(见图13)。若戴帽子(应该叫冠),则饰以各种珍禽的羽毛。每个舞蹈,均由各地自己的乐队伴奏。乐器全部为非洲特色,没有一件西洋乐器。如一米多高的木鼓,一律斜夹于演员两腿之间,用两只手拍打鼓面。打击、吹奏乐器多为民间自制,如牛角号、葫芦梆、捏弹吉它等。亦有各式各样的金属乐器,击打吹奏起来激越酣畅。演员随之跳着蛮荒味道的舞蹈,令人发远古之幽思。

浓郁的生活气息是非洲舞的重要特点。每个舞蹈均被赋予生产、生活或一定的政治内容。如其中一支舞表现捕猎活动,有的青年弓箭射出,飞禽落地;有的彪汉手持长矛,追逐野兽;有的老翁撑船撒网,捕捞鱼虾。黑姑娘们则围堰舀水,竭泽而渔。然后是满载而归、烧烤煮食的场面。

人们为之倾倒的是非洲舞强烈的节奏感和娴熟的个人技巧。无论男女演员,他们都可以极其熟练和夸张地摇摆臀部和胯部,当然尤以女性见长。她们的这种舞姿可以带动全身肌肉谐调扭动,其时间之长,可以全舞贯之。只有身历其境,方知其中韵味。当演到精彩处,看舞者正面是摇胯,随音乐鼓点或快或慢,幅度或大或小,时而嘎然而止,时而快速而动;看舞者背面是摆臀,其灵巧犹如腰

间有肉体轴承，转动自如；看舞者侧面则又摇又摆，摇摇摆摆，其舞蹈语言难以尽述。有的女演员的绝活是，人体站立纹丝不动，仅臀部肌肉激烈高速转动（当地人称之为“屁股里的机器”），此时掌声雷动，高潮迭起。我想这多半与非洲女性特异体质、体形有关。据说国内东方歌舞团以跳非洲舞出名的原歌舞女演员朱明英，曾到扎伊尔学习一年也未获真谛哩！

非洲舞是否是高雅艺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其具有民族特点的艺术追求，表现现实生活的价值取向，以及那种生动活泼、热情浪漫、极具感染力的独特舞姿，是很有欣赏价值的。

（1997年5月12日于布拉柴维尔）

去布旺戈家做客

在刚果，我们结识一位工程承包商，名叫布旺戈。此人有一定的活动能力，与住房部和建房总公司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建房总公司有一个建房计划，我们想通过他揽一部分工程。

经过一段时间交往，相互逐渐地熟悉起来。有一次，他提出周末邀请我和老姜去他家吃饭。

盛情难却，这天，我俩带了件小礼品——一瓶“孔府家酒”就去了。

布旺戈家我们去过多次，非洲其他家庭我们也去过，同非洲人一块在饭店也吃过饭，但在非洲家庭做客吃饭这还是第一次。

布旺戈夫妇30多岁，都是一米七八的大个子，肤色黝黑发亮，两人都曾留学法国，是个有一定文化教养的家庭。他家客厅很大，放了两组沙发，沙发中间有茶几。在客厅的一角，又与一间大餐厅

敞开地相通着，显得很宽敞。

客人共有十多位，其中最有身份的一位是国家工业部管生产饲料的副部长，其余的都是他的亲朋好友。这一天女主人打扮得很入时，还有她妹妹也来帮忙。

大家在沙发上先后入坐，主人招待喝矿泉水和饮料，没有茶，但却拿出一包珍藏的葵花瓜子，说是中国朋友送的。我尝了一下，不但“疲”了，还有点发霉的味道。但主人的真心，我们是领了。

宴会自助餐形式。客人们端着盘子轮流到餐桌上取食物，然后再回到沙发上，各人吃各人的，有时互相小声交谈。喝的是法国果酒或饮料，大家随意。主人和客人都不敬酒、不劝酒，一切显得很自然。饭菜不够，可以随意去取。

这顿饭菜，主人是刻意准备的，主要是刚果特色，多少有点欧洲风格：一道洋葱、西红柿烧鱼，做得很不错。沙拉油拌生菜吃起来也很爽口。主食有蒸木薯、炸“马料克”（木薯制品）和烤面包棒等，也都挺不错。有些菜肴、食物，很新奇，也搞不清是什么。如有一道菜是将一种植物的叶子捣烂，用手攥去水，加上作料搅拌而成。在大街上看到用木棒在石臼里捣叶子的妇女就是这么做的，菜的样子很难看，但尝了尝口味还行。还有一种果实，名叫“杀父”，看外表就像个头不大的秋茄子，煮熟后放在盘子里，很受欢迎。他们每人取二三个，我取了一个放在盘子里，先看别人怎么吃。原来得用餐刀在外表将果肉一点一点地刮下来送进嘴里。我咂巴咂巴觉得有点发面、发酸，味道很特别。可惜就是核太大，可食部分不多。

非洲的水果倒是很有特点。刚果的菠萝既大又甜，口感特别好。香蕉有大有小，那种小香蕉只有大拇指头大小，皮薄得像层纸，品质、味道最为上乘。这些在布旺戈家我们都尝到了。

饭后，又聊了一会天，我们便起身告辞，主人将我们送到院子

门口。

这顿饭，若论色、香、味，比中餐差远了。可他那新颖别致的食物和独具特色的待客方式，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8年4月22日晨于威海)

在非洲公路上遇险

1997年5月份，国家外经贸部验收组到刚果对体育场维修加固工程进行中期验收。他们紧张地工作了半个月，归国前的一天周末，我们借了一辆老掉牙的旧面包车，去离布拉柴维尔约有一个小时路程的名叫“小松林”的地方参观。

去小松林的公路路况尚好，车由专家组技术最全面的张师傅开着。我也未去过小松林，便和老姜（副组长兼法语翻译）一道陪同前往。

离开市区不远，公路两旁便是一望无垠、渺无人烟的非洲旷野，茂密的草丛中，夹杂着一簇簇不知名的矮树，有的还挂着碗口大、黄橙橙但不能食用的果实。车大约跑了4/5的路程，却在拐弯爬坡时突然熄火，几经努力，无法启动。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大家都没有什么办法。只得将车停在一旁。等了一会，迎面来了辆去布拉柴维尔的面包车，经过协商，李处长搭车返回求援。又过了会，后面又来了一辆去小松林方向的小货车，为保险起见，我们又让老姜再搭车去小松林那儿打电话。剩下的几位就只能在车上耐心等待了。

张师傅反复检查车辆，故障一时难以修复，便建议大家把车推一推，他利用缓坡和惯性将车子掉头，以便来车往回拖带时节省时

间。当张师傅把着方向盘，我们刚刚把车推横在公路上时，只听小松林方向传来低沉急促的汽车轰鸣声。此时，面包车前方是崖，后面是山，车无动力，无法规避，我们预感到大事不好，韩高工、刘处长和我三人不约而同地向来车方向公路跑去，三人横站在公路中央，挥动双手，大声高喊着：“哎……！”迎面而来的是一辆大卡车，不但装满了货物，而且货物上面，全都布满了人，车开得飞快，对我们的阻拦丝毫没有反应，又正值下坡，来势凶猛，眼看着一场车毁人亡的事故即将发生，但不知怎的，我们被车子的巨大气浪掀到一旁，一刹那，只见大卡车跨过路牙，擦着悬崖的边缘草丛呼啸而过，车轮碾过的碎草飞得老高，定眼一看，面包车居然安然无恙。

哇！好险啊！大家一个个脸色刷白地比划着：“只差一寸啊！”张师傅下车看了看，还好，没事儿。

此时，大家一个个心有余悸，再也无心去参观了，可救援车辆仍无踪影。韩高工主动留下来陪张师傅看护车辆，并要我同刘处长、沙工等再搭乘另一辆过路的小货车去小松林看看究竟联系得怎样。原来，小松林这儿的电话全坏了，老姜又去军营求助，电话也无法拨通。我们又逗留了一会儿，怎么也找不到回返的车辆。正在着急上火时，发现一辆市内来卖可口可乐的车停在那儿，老姜上前商量要求将我们捎到面包车抛锚处，他们说等卖完了才能回返，我们问还有多少？他们说还有四箱。我们商量了一下说：我们都买了，往回开吧！他们同意了。就这样，我们回到原处。这时候经商处和专家组前来接应的车辆也都到了。虽然参观不顺利，但人、车都安全返回，大家着实松了口气。

事后，大家一再议论：我们三人站在公路中间叫停，司机为什么不理会？车为什么不停？刚果朋友帮我们解开了这个谜，他们说：应当折一些新鲜树枝，横放在来车前方的公路上，这样，司机一看就知道前方有障碍，也就停车了。而你们挥舞双手，司机很可能以为是要求搭车的，而车上已经坐满了人，所以，他当然就不愿意

停车啦！可张师傅说得很轻巧：人家老黑车技棒，一看可以冲过去，所以他才不停车！我们都异口同声地说：可别了，张师傅！今后还是小心为高吧！今天倘若出了事，车受损事小，可把你老张撞坏了，怎么向你夫人交待啊！若那一车黑人兄弟摔到崖下，可就更坏大事了。

（1997年11月22日写于威海）

多妻制社会

有一位同事曾在非洲工作多年，他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在几内亚，去一省府秘书长家，看到满屋的年轻人和孩子，惊奇地问道：“今天来了这么多客人？”主人答：“没有客人，这都是我的孩子呀！”接着，他一个一个地介绍孩子叫什么名字，多大了。介绍了几位，便介绍不下去了，因为这位父亲自己也搞不清有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多大了。反正他有4位夫人，36个孩子。听了这个故事，大家觉得颇为新鲜。

此次我到刚果，生活在非洲这个多妻制社会里，所见所闻，就更加具体真切了。

专家组雇请的翻译路德维克·莫林格先生的父亲曾是刚果的议员，现已去世。这位议员先生共有5位夫人，28个孩子，其中男孩23人，女孩5人。而路德维克是他父亲第三位夫人的第三个孩子，在所有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几，他说不清楚，但时而请假参加家庭会议。开完会，我们问他，会议谁主持， he说是50多岁的大哥，又问他会议开得怎么样，他说不好。我们问为什么，他说有几个弟兄不听话。我们又问那怎么办？他说下次还要开会，若再不听话，他

们就必须放弃莫林格这个姓。

刚果这个国家法律规定每个男子可以娶三位妻子,但若有钱,再多娶几位也没有问题,比起我国古代“一妻二妾”来,那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非洲的多妻制,是有其社会原因的。据了解,刚果男女之比为43:57,多妻是解决偏多女性婚姻的一条路子。此外,社会的不发达,经济落后,也造成了女性对男子的经济依赖。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新一代刚果人的婚姻观念有所改变。我们所接触到的大多数刚果人,已经摒弃多妻制,自觉地实行一夫一妻了。多妻社会使得这个国家男女性关系极为混乱,既有妻子又有情人的为数不少,刚刚性成熟的十四五岁女孩即已有了男朋友,未婚先育非常普遍。来自扎伊尔、法国、俄罗斯和本国的娼妓聚集布拉柴维尔市区的宾馆、酒吧、舞厅,露骨地出卖色相。体育场雇佣的当地工人,其中有不少发了工资后,用1/3喝酒,1/3找女人,剩下1/3才是养家糊口的。

一夫一妻制已被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所认同,而饱尝“性开放”苦果的美国以及西方社会,“性自由”也已不是时尚。今天的非洲实际上正在逐渐摆脱多妻制的桎梏,向一夫一妻制过渡。更何况,性混乱必将受到大自然加倍的报复和惩罚,艾滋病在非洲的传播泛滥就是例子。

对广大非洲妇女来说,也许经济上的自立才是摆脱对男人的依附、获得真正人身自由的唯一正确出路。曾于1996年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世妇会的刚果妇女玛丽·米歇尔女士就是一个榜样,她自己办了一个公司,业务开展得很活跃,而且主动到专家组来联系业务。从她身上,我们看到了非洲新女性自强自立的一线曙光!

(1997年5月17日于布拉柴维尔)

金沙萨政权更迭见闻

从1997年5月16日至5月18日，在布拉柴维尔，我们耳闻目睹了金沙萨政权的更迭经过：

5月16日，传闻卡比拉的部队正在进攻金沙萨。上午10时始，扎伊尔电台不再播送新闻，只播送歌曲。夜间，电视台亦停播新闻。平日，扎伊尔电视台节目很受布拉柴维尔观众欢迎。晚8时许，我们坐在体育场长条凳上纳凉，听到了金沙萨方向隆隆炮声。第二天一早，情况已经明朗：当卡比拉的部队距金沙萨20公里时，包括国防部长兼总参谋长在内的几位将军一同去见蒙博托，说明情况紧急，劝说总统离开金沙萨，之后他们去与卡比拉的部队谈判，总统表示同意。但是，将军们走后，蒙博托召集贴身警卫和家庭会议，对将军们的不抵抗表示不满和失望，随即决定放弃总统权力，携家眷、亲信数百人乘飞机飞往距金沙萨1500公里的家乡巴多里特。此后，蒙博托的长子率警卫人员去政府机关找茬，总理让国防部长去处理此事，当即被蒙博托的卫兵打死，昨天夜间的炮声则是为国防部长之死放的。

5月17日，蒙博托的长子等20人携武器抵达布拉柴维尔，当即被刚果军方解除武器加以保护。蒙博托则带领家人和随从从家乡飞往加蓬共和国，被加总统安排的三架飞机送往摩洛哥，蒙博托安排自己的座机到布拉柴维尔接长子等一行。

当日上午，卡比拉在扎伊尔第二大城市卢本巴希宣布就任总统，改扎伊尔为刚果民主共和国，并保证在72小时内成立临时政府，号召原政府军放下武器，商店照常营业，学生照常上课。蒙博托的座机抵达布拉柴维尔机场后，驾驶员宣布不再效忠蒙博托，因为

他已经不是总统，表示要回金沙萨。蒙博托的长子等一行在刚果警卫的严密保护下，只得从机场返回宾馆。

这一天，特别是夜间，在体育场可以清晰地听到金沙萨枪声不断，不时地枪声大作。我国驻金沙萨使馆人员已先期撤至布拉柴维尔，据他们所知，我国政府援建的扎伊尔人民宫和体育场，已被卡比拉军队接管。据报道，卡比拉军队在金沙萨基本没有遇到抵抗，军民死亡不到 10 人。

5 月 18 日，清晨 4 时至 8 时，从体育场可以听到金沙萨枪声激烈，之后，枪声渐稀。据报道，枪声主要是卡比拉军队制止抢劫行为，并非有什么激战。至此，金沙萨已全部在卡比拉军队控制之下。据说美国、南非已率先承认卡比拉政权，法国则无可奈何地表示过去的扎伊尔政策失败，恐怕承认新政权也只是早晚的事，因为，金沙萨政权更迭毕竟已成为事实。

据说，蒙博托执政 32 年，最大的政绩是不搞民族歧视政策，邻国布隆迪、卢旺达的种族屠杀在扎伊尔没有蔓延或重演。而蒙博托在执政期间，个人攫取多达 40 亿（一说是 70 亿，国内报道为 150 亿）美元的巨额资金和财产，同时，置国民的深重苦难而不顾，在家乡大修豪华别墅，子女亲属一人一栋，看来，除国际因素外，是腐败敲响了扎伊尔政权的丧钟！

（1997 年 5 月 18 日于布拉柴维尔）

作者附记：

事隔一年后报载：自 1997 年 9 月 7 日前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客死拉巴特之后，其 38 岁的次子芒达便攫取了大部分财富。在长子尼瓦也去世后，芒达便成了众多儿女中的老大。在接受《青年非

洲》记者的采访时，他直言不讳地评说蒙博托垮台的缘由。

他说，蒙博托政权的垮台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结果，“蛀虫已经在水果里好久了。”他认为最根本和最要害的是那些违法的高级官员没有及时得到惩治。一个时期，几乎所有手中拥有一部分权力的人都肆无忌惮地干尽坏事。国家经济危机又使这种腐败现象愈演愈烈。

国家破败，政权易手，谁是罪人？芒达说：“第一个应负责任的当然是国家元首，有人说蒙博托拿走了钱。”但芒达认为总统并不知道所有的事情，他周围的人经常向他掩盖和歪曲事实真相，隐瞒不法行为。芒达还补充说，蒙博托执政时间过长也是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之一。芒达引用克林顿有关蒙博托的一句话说：“我是大学生的学习的时候，他是总统；我当了州长，他还是总统；我当了总统，他仍然是总统。”

应该说，芒达的这番话是耐人寻味的。

（1998年5月25日于威海）

秤 与 “夏 斗”

要说非洲的集市与国内有什么不同，可能最大的不同是国内包括东南亚的集市都离不开秤，而非洲集市却几乎用不着秤。

非洲人买卖很少论斤算两，他们蔬菜、水果论堆、论份；鱼论条、论串；肉论块、论袋，秤这个劳什子，对多数非洲的生意人来说，实在是多余之物。由于不用秤，非洲人的买卖做得很干脆，没有头高头低的纠葛，没有秤大秤小的猫腻，更没有半斤四两的折算，省却了许多麻烦。因之，非洲的集市比较宁静，不像国内市场熙熙攘

攘、争争吵吵。非洲人虽不去计较斤两，却讲究买卖人之间的情份，刚果市场流行的做法叫“戛斗”，即在正常成交后，卖者再赠送买者一份同样或不同样的小礼物，如买一挂香蕉，他可能赠送你几根零散的；买一堆柚子，他可能赠送你一小袋桔子。就连卖香水的商场，也特意准备一些品种繁多的各色小瓶香水，专为顾客“戛斗”之需。当顾客多买香水时，一定会收到店主自愿馈赠的这些小礼物，店主似乎是表达感激之情，而买者更觉喜不自胜，买与卖两者之间交往得如此和谐到家，真是要让东方人刮目凝思的。

无论是刚果还是塞舌尔，都既不是计划经济，也并非市场经济，大概只能算作自然经济。集市无秤，是否是自然经济的一种社会现象呢？好像并非如此。在中国，早在商、周自然经济时代，秤就已出现，到了秦朝已经统一度量衡了。2000多年来，商家乐此不疲，自有他的道理。精打细算是中国人的传统，俗话说“吃喝不计较，买卖论分毫”嘛！没有秤那能成交？国家宣布取消杆秤，取而代之的则是更为精确的盘秤、电子秤……

近几年来，国内各种大小超市犹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超市终于将秤拒之门外了。无论什么物品，虽有份量不同的包装，但均以个数计，不再是斤斤计较了。这既方便了顾客，也方便了售货人员。颇为遗憾的是，农贸市场始终还是离不开秤，甚至有时还偶有杆秤出现。至于“戛斗”，一时都还难以认识和做到。

商业营销是要追求利润的，有利可图是商家的信条，但盈利的方法和技巧却多种多样。斤斤计较可以使利润计算得更精确一些，但论堆、论份的毛估算其实也不愧为模糊数学，国内集市上偶尔出现的蔬菜论把，瓜果论堆、论筐，或五元钱、十元钱几份的买卖，顾客就比较活跃，薄利多销总比“抠门”好。至于来点“戛斗”，是否就牺牲了商家的利益呢？其实也不然，中国人的推销术喜好“王婆卖瓜，自卖自夸”，这往往会引起顾客的逆反心理。至于那“买一送一”的叫喊，也并非“戛斗”，这种大甩卖的售货方式反而会引起顾

客们的许多疑惑。而非洲人的“戛斗”术，更富有人情味，也就更容易被顾客所接受。极富聪明才智的中国生意人，何不少一点王婆气息，学一点“戛斗”风范呢？！

(1997年11月16日于威海)

戈道街上的中国商人

在刚果，听说到金沙萨闯世界的中国个体户不少，而且干得不赖，很想了解点真实情况。恰巧，1997年4月～5月间，金沙萨政权更迭，局势动乱，一些个体户被迫撤到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躲避风险。借此机会，笔者先后四次采访了李银凤小姐，她的经历和她所描述的金沙萨戈道街，为我们揭开了中国个体户在这个实际拥有500万人口的非洲大都市市场上拼搏、竞争的场景。

戈道街是一处十字大街，沿着十字中心向四周延伸，构成了金沙萨最大的商业网点。形形色色的商品和店面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在这里经商的除当地商人外，还有黎巴嫩人、日本人、韩国人、印巴人。希诺瓦(法语：中国人)以其独有的经营方式跻身其中并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他们经营着各种旅游鞋、帽、包、服装以及毛巾、浴巾等生活日用品。常年居住在这里的中国商人大约有100多户、500多人，大多来自北京、上海、温州、重庆等地。

李小姐是河北保定人，今年28岁，身材高挑，眉清目秀。在国内曾经营家用电器，开过饭馆、咖啡厅，其亲属有不少是经营服装的。笔者第一次采访时，她身着新加坡空姐服，贴身可体。话是从她是怎样到金沙萨说起的。7年前，她三哥、三嫂和大哥先后来到金沙萨开展业务。因大嫂在国内的工作离不开，1995年2月，李小

姐到金沙萨加盟她大哥的商务，兄妹俩在戈道街开了三个店面，其中大的是个小超市，动乱前退掉两个，留有一个店面由大哥支撑着。他们每年从国内进口十多个集装箱的货，每箱净挣一二万美元。李小姐每三四个月回国一次，亲自联系组货。旅游鞋大多是温州、福建生产的，价格便宜，式样新颖，在戈道街上很受欢迎。发货后 30 天~45 天即可到货，因为中国有一条集装箱船直驶马塔迪港，每箱 4100 美元运费。在扎伊尔（现刚果民主共和国）提货加税每箱 7000 美元，一周便可运到戈道街上市。看来这一套她已是轻车熟路，在她眼里，洲际商贸也不过如此。

那时戈道街的生意很是红火，上午 9 时开门即开始甩卖。有时钱来不及点，钞票拿在手里一看厚度差不多就成。一天下来，回到住宅，虽然浑身散架，疲惫不堪，但仍要将扎伊尔币点清、打捆，预备第二天与小贩兑成美元。

商场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戈道街尤如“格斗”街。老外且不论，光希诺瓦们之间的竞争就够残酷了。旅游鞋开始卖 12 美元一双，由于互相压价竞销，最后卖 6 美元一双，几乎到了赔本的地步。可黎巴嫩人、印巴人都有商会，人家才不干这种傻事哩！中国人见面，相互有的连招呼都不打，各顾各……李小姐的眼里充满着鄙夷和忧伤！

在金沙萨，买卖做得最大的中国人有两家，一位是男士 W，上海人，他担当国内一个大厂家的国外代理商，靠厂家满足供货，利润分成，小个体户难以望其项背。另一位是女士 Y，东北人，军医出身，今年 40 岁，11 年前仅持一张机票来到金沙萨，现一年做几十个集装箱的生意，已成为戈道街希诺瓦首富。她下嫁当地一位 38 岁的法裔飞行员，结成了异国情缘。我问起戈道街公派机构的经营情况来，她说：“噫！有三家，比如重庆派的 H 公司，在那里卖斧子、锤子等小五金，不上数。”

到底李小姐一家这几年挣了多少钱，不便询问。但她告诉笔

者，他们拥有4部轿车（动乱中被砸坏2部）。尽管上班时的工作近乎疯狂，可假日生活还蛮潇洒刺激的：每周六下午1点打烊，回来同家人去香港人办的文华饭店美餐一顿，或到法国人的养鱼场垂钓野餐。晚上，还可以到洲际饭店“蹦迪”，兴之所至，偶尔也玩玩老虎机、轮盘、21点什么的，赌它一把，碰碰运气。

由于金沙萨的局势动荡不定，眼下只有她大哥还在金沙萨，每天与她保持联系，白天营业一两个小时，晚上住进中国大使馆内。她本人则到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考察一周，认为那里市场前景看好，只是贸易方式与金沙萨迥异。她想找一家国有公司携手合作，开拓这一新的市场……

谈到终身大事，她不无感慨。国内原来的男朋友是位游泳运动员，最好成绩是世界锦标赛第二名，体委分给冠军楼，也进行了装修，本来答应两年后回国结婚，可再次见面时形同陌路，完全没有了共同语言，不得已而分手。她自语：终生大事看来是耽误了！我问，您怎样考虑将来的人生归宿？她说：当然还要多挣钱，钱挣够了，争取去一个稳定的国家，比如澳大利亚，投资、移民、定居。

金沙萨的希诺瓦们好像经历了一场恶梦。由于战乱和政权更迭，戈道街商场繁华不再，何日方能重振雄风？一些炎黄子孙因各种原因离国别乡，闯荡世界，那其中的甜酸苦辣，只有他们自己心中知晓。但愿他们，“走遍环球是我家”！

（1997年5月30日于布拉柴维尔）

作者附记：

五个月后，笔者曾给李银凤小姐的河北保定老家去电话，了解到她前不久回来一趟，发完货又回金沙萨了。我让其家人捎话，下

次李小姐回国，请她给我来电话。1998年3月底的一天，李小姐果真来了电话，她告诉我，因新政府要成立农垦兵团，她从卡罗美将军那儿接到一张80万美元的定货单，现正忙于组货。之后，我们又通了电话，她说这次一共发了8个集装箱。看来，随着刚果(民)卡比拉政权的日益稳固，金沙萨戈道街的希诺瓦们正在重振商场雄风。

(1998年4月26日于威海)

中 非 “三 绝”

非洲虽然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是那里的人们在掌握某些技能和驾驭语言的能力方面却很有特点。在中非刚果，无论男女老少，其顶功、攀技和土语，堪称“三绝”。

用头顶物负重，是中非人的基本功。在国内，人们对朝鲜族阿妈妮头顶重物，身背儿童的形象，比较熟悉，认为不简单。而在刚果人面前，那简直是“小菜一碟”。在布拉柴维尔的大街上，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年轻的姑娘、小伙子头斜顶放满面包棒的特大铝盆，双手自然下垂，悠然自得地行走。因为面包棒是依次斜放于盆内，铝盆则相应地斜顶着，这样，在旁人看，他顶着何物就一目了然了；玛达姆(意为“妇女”)们顶着个盘子，盘内放着一摞鸡蛋，行走起来洒脱自如，一点也没有小心翼翼的感觉；在农村，玛达姆们用头顶着那盛满水的大瓦罐，走起来水不洒、罐不歪；一捆捆柴禾顶在一群玛达姆的头上，排队而行，是城郊的一大民俗风景。至于学生顶着书包上学，姑娘顶着钱包在市场漫步，妈妈背着孩子顶着小小奶瓶，那就更不足为怪了。更为独特的是，非洲人抬木头有时不是放

在肩上，而偏要顶在头顶上，边走边唱，极为潇洒。1997年5月17日，当刚果（民）卡比拉的部队进军金沙萨时，军人手提枪支，头顶一束束反坦克火箭弹进城的镜头（见图14），刊登在国内外报刊上，不能说不是一大奇闻。无独有偶，相隔仅半个月，布拉柴维尔突发战乱，连续三天，数十万难民拥挤在公路上，举家迁徙逃亡，我见到他们几乎清一色地顶着物品，扶老携幼，匆匆而行，确有一种奇特的悲壮！

黑人的攀附能力最为绝门。在国内，对货车载货尤其是载人有一系列具体规定，而在中非，是没有任何限制和规定的。大卡车和小皮卡载货已经超高，而货物上面仍站满和坐满搭车的人，有的甚至坐在驾驶楼顶上，车开得飞快，没听说因此而发生什么事故。若车子开得慢一点，说不定随时又攀上一些人。路上经常看到一辆小皮卡载二三十人的场景，车轮几乎被压爆。从黑角市至布拉柴维尔飞驰而来的载客列车上，除车厢内装满了人，车厢外也布满了人，有的攀在车门把手上，有的站在脚踏板上或两车厢之间的连接处，有的面朝外坐在车窗上。在车厢顶部，简直就是乘客广场，许多人在上面跑来跑去，有的跳着、扭着、唱着，进行各种表演。我想，他们若观看中国电影《铁道游击队》中飞身扒火车，《铁道卫士》中公安人员与特务在车厢顶搏斗的镜头，一定会丝毫不感觉不到惊险的味道。在体育场工地工作的当地工人，在脚手架上动作敏捷，登高作业能力极强，许多高难动作，常常让中国专家们目瞪口呆。

中非人的语言也是奇妙的。在两个刚果，官方语言和通用语为法语，但当地人还可通用一种叫英格拉语的土语。据说英格拉语仅由360个单词组成，单词重复使用率极高。比如：昨天是“罗比”，明天也是“罗比”，为了区分，昨天是“罗比咕啾”，明天则是“罗比咕戈”。人、火、摩托车均称“摩多”，火烧人是“那几格摩”，人点火是“比利西摩多”。我给刚果中文翻译莫林格先生出了道难题，我说你用英格拉语说说“人骑摩托车，摩托车着了火”，看别人能不能听

懂。他说了一大串,旁边的另一位刚果朋友说是听懂了。由于 360 个单词毕竟有限,世间万事万物又难以穷尽,英格拉语对有些事物只好通称了。比如“那格”是鸟,“摘德”是树,“密西”是鱼,至于什么鸟、什么树、什么鱼,处在自然生态下的非洲人,好像也无需加以严格区分了。而草和汗毛均称“马其其”,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大致还是可以区别的。

长期以来,中非人特定的生产、生活环境,造就了他们许多不寻常的技能,这说明人是具有相当的可塑性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和进步,据说人类的智能发展了,某些技能却退化了,以致出现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身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或内向木纳的书呆子。近期报载,西方社会已经出现了生活能力极差,只会玩电脑的“电脑虫”,这是人类进化的悲哀,也是很危险的。对于人类,尤其是脑力劳动者,参加体力生产劳动,加强体育锻炼和投身于社会生活,是至为重要的。

(1997 年 6 月 4 日写于布拉柴维尔)

赤道鸟语

自 1965 年开始,中国即向刚果共和国派出医疗队,人员每两年轮换一次,从未间断。目前,拥有 29 人的医疗队伍,分成了三个小分队,即首都分队、南方黑角分队、北方奥旺多分队,总队设在布拉柴维尔。

专家组与医疗队往来密切,但对黑角、特别是奥旺多分队的情况则了解不多。黑角是刚果的第二大城市,又地处海滨港口,交通便利,条件优越,往来人员多一些。而奥旺多是刚果北方的一个省,

距首都 550 公里，又在离赤道碑仅 70 公里的赤道线上，交通和通信十分不便，所以，要想见到他们非常不易。

一天，听说奥旺多医疗分队的大夫来了，晚上，我和同事前去看望，从赵延清、杨玉琛大夫那里，了解到奥旺多的一些情况。

奥旺多是个拥有 2 万人口的省，刚果独立前，基本处于无医无药的原始状态。因为这里是刚果第三任总统恩古瓦比和第四任总统雍比的家乡，所以，刚果国家领导人对于改善该省的医疗条件十分重视。1965 年中国援建了一所拥有 300 个床位的医院，第二年 7 月 31 日竣工，因此，被命名为“731 医院”。

刚果北方被称之为世界最后的伊甸园。那里有渺无人烟的热带雨林，有方圆几百公里的沼泽地，一切都处在未开发的原始状态。奥旺多这个小镇便座落其中。1995 年 9 月，现在这支医疗分队的 8 名成员（6 名大夫，1 名翻译，1 名厨师）从天津来到这里接班。环境虽然陌生，但黑人兄弟非常热情友好，医院里的黑人同事对他们仰慕尊重。有趣的是，这里的医疗器械、设备，甚至连病床、床头柜都是从天津运来的，或是按天津的样式做的，有一种亲切感。院内芒果挂满枝头，香蕉树被果实压弯了腰，从沼泽地捉来的龟和鳖大如脸盆，便宜极了。仙鹤似的鸟儿时常降落院内悠闲散步。奥旺多是鸟的乐园，各种鸟儿的叫声既如“百鸟朝凤”又像鹦鹉学舌。有一种鸟这样叫着：“这里环境好！这里环境好！”惟妙惟肖，像极了。

“病人不少，黑人的生命力真强！”这是大夫们的共同感受。黑人的孩子大多营养不良，病了发烧抽风，直到有生命危险、命如游丝方才送到医院，若是中国孩子出现了这种情况，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可在刚果只要给这些孩子们用点药，他们就奇迹般地缓过来了。妇女宫外孕输卵管破裂，血流如注，没有条件输血，仅靠输液做手术，她们也能迅速痊愈。当地黑人生活极度贫困，有的一天只吃一顿饭，甚至几天才能吃上一顿饭，包括医院里的一些工作人员，有时也都如此。他们的顽强生命力，简直无法用医学常识去解释。

哪怕是最简单的医药,对他们来说都是神医和灵丹妙药,难怪枝头上的鸟儿早晚高唱着“身体好,健——康! 身体好,健——康!”

奥旺多没有电话,对外联系靠每周一班的小飞机,但航班经常被取消,总统大选拉开序幕后,两个月没有飞过。另外还有一条公路,从荒无人烟的森林和1米多高的杂草丛中穿过。那儿不但有猛兽,而且莽原杂草在赤道的烈日下经常发生“自燃”现象。没有胆量,不熟悉路径,穿越是危险的。这次,他们是在一位当地向导的指引下,冒险乘车来到大使馆经商处汇报工作,并报告那儿的异常情况。

奥旺多也没有电,做手术靠自备柴油机临时发电。医院实行上午半天工作制,这对中国大夫们来说,下午和漫漫长夜实在难以打发。录像机用坏了,录音带放断了,聊天也腻味了,这时候,“家书抵万金”,谁若来了封信,像喜讯一样公开传阅。带来的作料用完了,甲鱼肉做在锅里闻到就恶心,厨师把鳖蛋取出来,做成茶叶鳖蛋,可女大夫们还是不愿碰它。鸟儿依然委婉地叫着、唱着:“这里环境好!”“身体好,健——康!”大夫们苦笑着!可仔细听,这回好像又增加了一种鸟儿的叫声:“倒计时,心情好!倒计时,心情好!”是啊!大夫们掐着指头算着:再有80多天国内就来人换班了,连鸟儿也知道了……

(1997年5月31日于布拉柴维尔)

作者附记:

奥旺多的大夫们没有等到国内来人换班,刚果即发生了战乱。而且,导火索就在奥旺多,医院附近是这次武装冲突的策源地(详见本书《不平静的大选之年》)。

当布拉柴维尔的中国专家组和大使馆人员全部撤离刚果时，奥旺多医疗队音信全无。刚刚从布拉柴维尔撤到金沙萨的曲大使多次召集有关人员分析情况，研究救援措施。大家猜测：他们会不会自行撤往加蓬？或者疏散到别的地方？不管情况怎样，使馆党委最后决定派飞机去接人。

1997年6月25日上午，临危受命的王参赞和邵秘书搭乘使馆租的一架小型飞机，于当日12时许飞抵奥旺多机场。由于此时飞机停留极其危险，驾驶员只同意等候30分钟，可机场离医院还有四五公里。恰巧，留守奥旺多的最后一位官员——省政府秘书长看到飞机降落，急忙驱车前往，王参赞即借用他的车辆飞驰医院。当看到医疗队全体队员依然坚守岗位，眼睛湿润了。他命令只用5分钟的时间收拾行李，然后立即撤往金沙萨，8名队员就是这样被营救脱险。后经使馆安排，于6月28日回到天津。

事后，医疗分队张队长回忆说：当时我们被困在那里毫无办法，但相信祖国亲人不会忘记我们。而且，黑人院长对我们非常好，他把仅有的一点汽油给了我们，说必要时开车撤往赤道村马瓜（地球上共有13个赤道村，马瓜是其中之一）。

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到了那里，一定会听到更加美丽动人的“赤道鸟语”……

（1998年4月27日夜于威海）

中国大夫刚果行医记

刚果是个缺医少药的国家，我国政府派出的医疗队在该国工作已有31年（队员2年轮换一次）。由此而衍生的两国民间医疗合

作崭露头角，中国大夫们在异国他乡征路漫漫，步履蹒跚。我在刚果工作期间，对此进行了采访，他们的情况与经历、欢乐与烦恼，或许会给我们某些启示。

合 作 风 波

马大夫，一个坚强的女性。她曾于1972年和1991年两度作为中国医疗队队员赴刚果工作4年半。作为儿科大夫，她不但为刚果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也与刚果人民结下了深厚友情。1992年在刚果工作期间，一位在中国上海医学院留学六年，1985年毕业回国，名叫X的刚果大夫，2岁的女儿因患肺炎，脱水、酸中毒，加高烧抽风，生命垂危，X本人束手无策，经马大夫诊治，转危为安，令X感激涕零，敬佩万分。马大夫的医术，在刚果确是有口皆碑。X多次表示，希望她工作期满回国后，以个人的名义再来刚果，与他们合作从医。

1993年9月，马大夫回国时已届55岁，正是退休年龄。作为有经验的儿科大夫，在哪儿都可发挥余热。而X的一再邀请，使她终于动了心，因为她毕竟熟悉和钟情于刚果人民。于是，在办理自己退休手续的同时，也动员担任副院长尚不到退休年龄的爱人老祖（妇产科专家）提前退休，于1994年6月自筹路费，双双应邀来到刚果。

按照刚果的有关规定，外国人不得单独行医，与X合作是必然的。而X经营的上海诊所经济极为拮据，处在付不起房租和仅有的一辆旧车被抵了债的难堪境地。马大夫夫妇没有在意，迅即投入工作，靠精湛的医术拓展业务，苦心经营。头五个月，他们没有领到X所承诺的工资，但诊所的业务形势看好，付了房租，赎回车子。X表示，此车由马大夫夫妇上下班专用。为了诊所的发展，马大夫筹划再从国内引荐8名各科大夫，自带必要的医疗设备来刚果。

在医疗器械厂工作的大儿子和做护士的儿媳也被接到身边,准备与 X 精诚合作,大干一场。在此期间,X 亲切地叫两位老人为爸爸、妈妈。

1996 年初,曾与马大夫一块工作的天津市第三医院的外科王大夫、眼科陈大夫先期应邀来刚,他们的手术刀为上海诊所带来了可观的效益,一起外科手术为 10 万~40 万非郎(500 非郎约合 1 美元),一起眼科的白内障手术至少也是 10 万非郎,这使 X 欣喜若狂,同时也对两位似乎不能挣大钱的老人逐渐冷落。

1996 年 5 月底,因老人的小儿子高考,马大夫夫妇商量,决定让老祖回国一趟,X 没有去送行,接着,不再安排马大夫看病人,看样子要下逐客令了。马大夫知趣,也有所准备。果然,6 月 5 日,X 带着保镖、打手,要回车辆,搬走了冰箱、彩电。不得已,马大夫另谋出路。先是与另一名在中国留过学的依巴达医生合作,房子租好了,但 X 闻讯,威胁房主,搅黄了。他们理由很简单,另开诊所影响他的业务。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马大夫于 1996 年 7 月找到了一位在中国留过学的艾又瓦大夫,在远离上海诊所的机场附近注册了一个戈比内(法语:家庭门诊的意思)。艾又瓦因考了研究生,每周只能上三个半天的班,戈比内实际由马大夫经营管理。本着“影响第一,挣钱第二”的原则,她免收挂号费,凭着高超的医术,病人逐渐多起来,深受周围居民甚至高层人物亲属的青睐,还添置了医疗设备,买了新轿车。而上海诊所由于 X 的折腾,逐渐门庭冷落。他不能正确分析原因,还认定是马大夫碍了他的事,非要拿她出气不可,于是状告马大夫在合作期间欠其 200 万非郎(约合 4 万美元),尽管马大夫手中攥着 X 欠她们五个月工资外加来刚机票费等计 4 万美元的凭据,可 X 仗势欺人,多次上门逼“债”。马大夫作了应急准备,并将此情况通过病人反映给刚果政府某部长,得到了予以保护的承诺。1997 年 4 月的一天,X 串通法院再次持枪前来逼“债”,声

称不交钱就扣押车辆。马大夫以请翻译为由，密报了某部长，某部长派布拉柴维尔市警察局长带警察前来干预，X 不得已灰溜溜地离开了。

据传，X 已由一名医生堕落为黑道人物，他恣意横行，蛮不讲理，扬言中国大夫抢了他的饭碗，他要与中国大夫没完。这话出自一名喝了六年黄浦江水的刚果留学生之口，不能不令人齿寒和咋舌！

晶 晶 诊 所

与马大夫相比，渠晶大夫的路算是走得比较顺了，可她的身世却又是那样曲折。

她出身医学家庭，母亲在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后服务于北京肿瘤医院，是著名的肿瘤专家。而渠大夫的父亲 50 年代则是天津医学院年轻的教授，安徽无为县人，她父亲学富五车，才华横溢，精通病理学，且善于作诗填词。可惜 1957 年被医学院错划为右派。在那样的年代里，母亲别无选择，怀着她与父亲离了婚。出生于 1958 年的小渠晶直到 20 岁也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更未见过面。因为母亲厉害，也不敢询问。直到 1978 年，女儿做了父亲的学生，才经叔叔阿姨们串通认了父。而母亲则于 1980 年随后父去了北京。

1993 年 9 月，她作为中国医疗队的妇科大夫被派往刚果。在两年的时间里，她努力工作，结交了一些刚果朋友。特殊的身世，使她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尽管她和丈夫都是天津环湖医院的大夫，回国后有两只铁饭碗捧着，但她认为人生必须走自己的路，不管别人说什么。归国前，她已经通过刚果的医界朋友悄悄地办妥了行医执照，据说，这是开外国大夫在刚果独立行医之先河。

归国后，经过谋划，她断然办了辞职手续，读四年级的女儿丢

给丈夫，于1996年8月只身来到刚果。她选中了一个居民比较集中的区——巴刚果，在这里办了晶晶诊所。在国内准备期间，她进修了多科业务，带来了B超、心电图仪等设备，这是刚果一般诊所都不具备的。今年6月，我去采访时，见她在当地雇用一名麻醉师、四名护士和一名秘书，设有八张病床，自己集所长、会计、全能大夫于一身，业务开展得红红火火、井井有条。一望而知，充满着勃勃生机。

她处理好些病例都极为成功，妇科是她的拿手戏，外科、内科、五官科也照样看。有一次，一位女士因家庭纠纷，下嘴唇被咬掉，落入尘埃，一小时后送来，被她植活了。她虽然只参加过四个月的法律出国培训，可如今，法语应付工作绰绰有余，用法语给6名雇员开上一二个小时会议也不成问题。晶晶诊所，令人刮目相看。

我们的交谈是在她做饭时进行的，她跟我说，确实累一点，但心里舒坦、充实，因这里的一切，她都能说了算。我说，你单枪匹马闯天下，很有胆略，但还应该在国内找一两个帮手。她说，已经有这个考虑了，业务还要适当扩大，以后孩子大了，条件具备了，爱人也要来。

“N大夫”与金教授

几年前，我国某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公司在加蓬共和国举办了一个展销会，展品中有部分药品就地处理，原上海体工大队的厨师，当时正在加蓬开餐馆的N先生瞅准了机会，买下来试销，结果获利颇丰。尝到甜头后，N先生则专事中国药品营销活动，他的一些上海老乡也跻身其中，有卖真药的，也有卖假药的，且大多无照经营，时间一长，内部有人告发，加蓬政府严加查禁。加蓬呆不下去了，便辗转来到比邻的刚果。

在刚果，医院是只看病不卖药的，一般是大夫开处方，病人自

己到药铺买药。N 先生便开起了中国药铺，由一个发展到三个，由首都布拉柴维尔发展到第二大城市黑角，全家人外加好几位亲戚都来帮忙，生意越做越红火。好在中国药品大多有使用说明，没有学过医的 N 先生居然学会开处方，做起医生来了。挂号费别人 1000 非郎，他 500 非郎即可。在国内进些按摩椅，再搞些人工推拿按摩，当地居然“N 大夫、N 大夫”叫得震天响。人们都说，“N 大夫”算是发大财了。他的行医执照解决了没有，怎样解决的？谁也说不清，反正在刚果有钱好办事，这难不倒在国外走了 8 年江湖的“N 大夫”！

有趣的是，北京同仁医院正教授级内科主任医师金嫣贞女士，还真玩不过“N 大夫”哩！金教授曾于 1990 年和 1993 年先后二次分别担任中国援布基纳法索和几内亚的医疗队队长。她的事迹十几次以整版篇幅见诸当地报端。1991 年 5 月 21 日《人民日报》海外版也以《中国医疗队的金队长》为题作过报道。金教授怀着对非洲深厚的感情，经人推荐，毅然于 1995 年 11 月以花甲之年来到刚果。先是在 X 的上海诊所工作两个月，由于看不惯 X 的医风医德，便早早与之脱钩，租了一处十多平方米的门市房，以刚果一名男护士乌阿巴里的名义，开了一个益康小诊所。我看望她时，看到街面墙上用法文写着诊所名称，而中文“益康”二字几乎到了墙脚。

51 岁的乌先生是个毛泽东迷，他原先的诊所就名叫“毛泽东诊所”。他认为“毛泽东诊所”应该用中国大夫。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他自己被挤出“毛泽东诊所”，反而到益康诊所当护士，金教授每月付给他 4 万非郎工资，与其合作倒也相安无事，但业务毕竟是小打小闹。金教授感叹而又无奈地说：总结了一下自己，经营不理想的主要原因是“不狠、不黑”！但时间长了，刚果人还是认好医生的，现在我也逐渐摸出点门道了。

天 高 路 阔

刚果的国土面积为 34.2 万平方公里,234 万人口。除首都布拉柴维尔、港口城市黑角和北方大省奥旺多有中国医疗队外,其余广袤地域均非常缺少医生。一些留学生归国后,大多不愿呆在穷乡僻壤。刚果驻中国大使作了一个有益的尝试,他与中国机械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公司签订了一份协议,以劳务的形式引进三名中国外科大夫。

这三名大夫来自四川雅安地区名山县。他们于 1996 年 9 月到达刚果,分别被分配到北方的凯莱市和南方的恩卡依、莫永基市。这三个城市的医院有 40 张~150 张病床不等。

我访问了其中的任先权大夫,他是分配到凯莱市的,该市 16 万人口,人口密度为 0.27 平方公里 1 人。医院 40 张病床,16 名医务人员,只有两名医助,其中一名任院长。任大夫到那里可真是惟一能拿手术刀的专家了。因此,他抵达时,市长、区长(相当于中国的地区)都亲自出面迎接。

当地的外科疾病,主要是疝气、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和剖腹产等。这对任医生来说,在国内是小手术。

他的第一例手术是为一位年轻的难产玛达姆施行剖腹产。小男孩降生后,按当地的风俗,应由大夫为其取名,并拜他为“干爹”,任大夫给孩子取名为“任华”。短短几个月时间,任大夫手术刀下,解除了许多病人的痛苦,甚至拯救了他们的生命。

任大夫的待遇很不错,每月工资加补助 51 万非郎,外派单位每月收取 150 美元的管理费,医院免费为其提供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宅和一辆专车,配一名翻译兼司机。他是实实在在的专家级待遇。据任大夫介绍,派往另外两市的大夫待遇和环境比他好,都比较满意和顺心。

刚果有多少城市需要这样的大夫，刚果政府肯不肯为每个城市的医院都引进几名中国大夫呢？我不得而知！但刚果需要中国大夫，中国大夫在刚果大有可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1997年6月6日初稿于布拉柴维尔

1997年6月23日修改于威海）

战火纷飞仍从容

自1997年6月5日开始，刚果共和国风云突变，首都布拉柴维尔发生了激战。属于南方和北方不同派别的军人，在总统大选临近的背景下，相互以市区和平大道为界对峙、交火，并动用了坦克、火箭炮等现代化武器。连日来，市区枪声不断，炮火连天，道路上难民摩肩接踵，整个布拉柴维尔笼罩着极度紧张和恐怖的气氛。

由威海国际公司总承包的援刚果马桑巴·代巴体育场维修专家组，包括施工队伍和设计、监理、体育工艺专家在内的41名同志，在异国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6月5日中午12时，在体育场工地工作的刚方代表、翻译和200多名刚果工人，得知市内发生战乱，纷纷离开工地，卷入举家迁徙和慌乱的逃亡之途。我方专家组人员下午仍坚持在工地上工作。当天傍晚，枪声大作，大家自觉地坚守岗位。

体育场工地距这次战乱的主要争夺目标机场和总统府只有二三公里，而且恰好夹在中间。6月6日至8日，连续三天，枪声密集，炮声不断。德国使馆被炮弹击中，法国侨民发生伤亡，人们的生命安全难以保障。离工地100多米远的大道上，难民们潮水般地涌向稍微安全一点的巴刚果（布拉柴维尔的一个区）方向。因体育场

工地电话半个月前即已中断，大家对战乱情势陷入茫然不知和种种猜测之中。在此期间，由老司机张录坡驾车，我们俩每天一两次越过危险地带，到中成公司招待所以电话直接与大使、参赞取得联系，向大家传递最新消息。尽管大使明确指示：停止工作，确保安全。可专家组根据工地的实际情况，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一面抓紧半成品的处理安装，一面作应急准备。子弹不时地飞落到工地上。夜间，枪声此起彼伏，炮声由远而近，41名同志情绪稳定，纪律严明。

随着战乱的逐步升级以及抢劫事件的发生，形势越来越严峻。8日上午11时许，大使馆通知，中国各专家组全部撤到招待所集结待命。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沉着冷静，首先考虑的是整理文件资料，清点钱物，对刚刚运抵施工现场的13个集装箱和30余吨物资尽可能予以封存，之后才整理个人物品。由于车辆有限，虽周围枪声不断，晚走一分钟就多一分危险，但现场的领导、监理、设计和工艺组的同志以及技术工人们都互相推让，催促对方先撤。专家组郭树权组长、孟庆元副组长在做好物资搬运、封存工作后，又安排好刚方军人警卫，最后离开工地。

6月9日上午，郭组长和会计小薛等冒着生命危险，驱车回到工地察看情况，只见许多地方弹痕累累。体育工艺组在傅所长和孟监理的带领下也再次回到工地，刚刚出苗的足球场草坪急需浇灌，这4名同志不顾一切，头戴安全帽、手持水管坚持浇水，可浇完一遍就得五六个小时。他们把中国专家的国际信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中午12时，使馆进一步通知，鉴于交战双方处于胶着状态，谈判未能取得成果，战火将进一步扩大，经请示国内同意，中国专家全部撤离刚果。此时4名浇水的同志才被紧急接回集结地。

同志们怀着十分惋惜而遗憾的心情，告别了奋战465天，大部分已接近完工，正在细部处理和装修的体育场！

刚果人民对体育场工程极为关注，对中国专家情深意笃。随着工程的进展，前来在外围参观的人越来越多，“赛棒、赛棒”（法语“很好，很好”）不绝于耳。可战乱使专家组无法继续工作，也无法向日夜一起工作的许多刚果朋友道别。据我们所知，他们大部分正在逃难！

毋庸置疑，刚果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厌恶战乱，渴望和平。可以深信，中国专家还会回来的，体现中刚友谊的体育场一定会修建如新！

（1997年6月9日初稿于布拉柴维尔

1997年6月11日定稿于金沙萨）

刚果战乱脱险记

刚果“六五”战乱突然爆发，来势凶猛，令刚果人民、各国使馆和侨民猝不及防。1997年6月9日下午2时许，中国驻刚果大使馆通知集中在招待所的中国专家组和华人全部撤离刚果，使馆除留下少数工作人员外，亦全部撤往金沙萨。在刚果国防部，特别是国家安全部部长依巴拉（利苏巴总统的侄子）的帮助下，我国驻刚果大使馆通过驻刚果（民）大使馆从金沙萨租来一架可容纳28人的小型飞机。当日下午分三批撤走84人，其中多为妇女、儿童。体育场专家组随之撤出5名年大体弱的同志。

10日晨，有消息说，交战双方谈判失败，局势将进一步恶化。上午10时许，撤退仍在继续。第一批28人包括体育场组的18人迅速撤离后，我和体育场组最后18人被编入当天第二批28名撤退人员名单中。这时，负责现场组织撤退工作的经商处聂秘书又临

时交给我用3个大铁盒密封的一背包美金，叮嘱我务必带到金沙萨中国大使馆。后来得知，这笔巨款一部分是中建（广东）刚果经理部的，一部分是大使馆和经商处的，其中包括中国驻刚果（民）大使馆、经商处早些时候在金沙萨战乱时带到布拉柴维尔的。

11时许，由依巴拉的弟弟率领4名全副武装的军人护送我们的车队，驾驶室两边车窗上方都悬挂着中国国旗。所经之处，到处是军车、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人、民兵，布拉柴维尔的大街小巷全都笼罩在一片恐怖的气氛中。市区内已极少见到市民，到处是枪声。车队经过总统府时，昔日总统府前的开阔地现在布满了坦克和火箭炮，整个炮身已被炮火熏成褐黑色。车队经过使馆又装上重要的文件资料，随后在途经几处危险地带时救出了事先集合好的两组专家，接着，车队直奔机场。通往机场的大道两旁由法国士兵把守，据说法国为撤退侨民，先后调集了1200名军人，其中有500名空降兵是刚刚从加蓬调来的。

到了机场的临时候机处，“哒、哒、哒”和“咣—咣—”的枪炮声此起彼伏，炮弹不时落在跑道附近，溅起阵阵浓烟和沙尘。法国轻型装甲车护送着一批批满载侨民的车队飞速开过，每辆车外部都披挂着防弹衣，法国军用飞机频繁起落运送本国侨民。

一直等到下午2点半，飞机仍然没有踪影，听说是因加蓬共和国总统邦戈（现交战一方，刚果前总统萨苏的女婿）前来调停战事，他的飞机将要在机场降落。因此，来接我们的小飞机从金沙萨起飞后又被迫返回。这时法国救援队来到这里，因使馆在撤退期间曾通知我们，可以接受法军的救援，因此，我们28人坐上两辆法国面包车，由装甲车开路驶往法国飞机起飞的地点。满以为法国人能把我们送上飞机，谁知他们却把我们送到机场尽头的临时难民营。各国难民被集中在一处三角形的围墙里，周围是法国军人营地。法国士兵均全副武装，身穿防弹衣，手提重型冲锋枪，肩背行军囊和各种装具。其中有一名华裔法国军人与我们小声对话并要走了两包方

便面。

在难民营登记处登记后，我们被告知当日已没有去金沙萨的飞机了，可以去加蓬。这时，我们设法与中国使馆联系，直到下午5时，方得知租来的这架小型飞机现在准备降落。使馆此时又派来三辆车到难民营接我们，其中一辆面包车陷在了机场道路旁的沙地里。本来可以一次接走的28人，现在坐不下，只好分成两次。我们17人先分乘一辆面包车、一辆轿车赶往停机处。我和小姜所乘坐的这辆车由聂秘开着，在快上机场跑道时差点撞上另一架正在转弯滑行的飞机。到了飞机旁，我们匆忙上了飞机。当车辆返回将另外11人（其中包括体育场组6人）接到飞机旁时，飞机周围枪声又起，护送人员和地下机组人员被迫猫腰卧地。此时塔台指示，飞机立即起飞，否则有危险，机门被迫关闭。看看天色已晚，局势瞬息万变，使馆人员只好带领剩下11人返回大使馆。他们刚走不久，这时机门又打开，机组人员告诉其余的人可以上飞机，可惜此时已无法与正在返回途中的人员联系。在一阵阵枪炮声中，飞机开始滑行……

我们晚6时半飞抵金沙萨机场。大使馆的同志将我们安置在一家小旅馆内，我把这包美元如释重负地交给了使馆邵秘书。整整一夜，从布拉柴维尔方向传来的枪炮声就没有中断过，我们几乎彻夜未眠，时时为那些仍处在战火煎熬中的同志们担心。

6月11日下午2时许，从布拉柴维尔被营救出来的最后一批中国专家和使馆人员抵达金沙萨机场，体育场组最后6名同志同机到达。听他们说昨晚中国大使馆楼顶一角被火箭弹误击，幸亏无人员伤亡。上午飞机起飞后不到几分钟，机场即被炮弹击中，炸死、炸伤100多人……

有幸从枪声密集、炮弹纷飞的战火中撤出的中国专家，一想起在布拉柴维尔的遭遇，心情总是难以平静。

（1997年6月12日晨于金沙萨）

战 后 金 沙 萨

1997年6月10日傍晚，我们从布拉柴维尔“玛雅玛雅”机场乘飞机飞往战乱甫定的金沙萨。从飞机上看，金沙萨城区面积很大，座落在刚果河东岸那平缓而略带起伏的沙丘上。沿刚果河一带高楼林立，其他城区多是些平房。放眼望，这里热带雨林茂密，天空布满云霞。飞机快降落时，可以看到街道纵横交错，集市密布，人头攒动。

飞机降落在机场后，看到停机坪上各国班机约有二三十架，航班已基本恢复正常。机场工作人员比较友好。我国驻金沙萨使馆邵秘书胸前佩带特别通行证直接到飞机旁迎接我们，刘参赞也在大厅入口处等候。因撤退时护照未能同机到达，经使馆人员交涉，机场移民局让我们17人特准入境。

5月17日金沙萨政权更迭，卡比拉总统宣布将扎伊尔更名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民）。想不到18天后布拉柴维尔烽烟又起。

6月5日布拉柴维尔战乱一开始，国际通讯即被切断，体育场工地电话中断得更早。我们一到金沙萨，就接到公司通过这里的使馆经商处焦急地询问项目组人员下落的传真。因此，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电话向公司报告情况。但金沙萨的通讯也极为不便，市内电话有几家外国公司竞争，五六套通讯体系互不联网。大使馆和经参处没有正常的电话，市内通讯主要靠大哥大和对讲机之类的工具来完成。我使馆人员腰间别着，手上提着，全身披挂，生入瞪着眼也搞不清哪是哪。国际通讯也由一些外国公司把持着，不但服务网点稀少，而且手续烦杂，十分不便。我们打电话和发传真，都是

找的一家比利时公司。发往中国的传真每分钟4美元,电话每分钟2.5美元,先得用手提电话申请线路,然后才能拨号,到底是何种通讯机制我们搞不懂。

市内商店、集市已正常营业,昔日繁华的商业区戈道街亦已重新开市。卖工艺品的象牙市场的摊主们重操旧业,但由于外国人不多,生意显得极为清淡。我亲眼看到他们看见希诺瓦(法语:中国人)就设法兜售,直至尾追到车门口纠缠。市场上流通几种货币,印有蒙博托头像的扎币照样使用。不过已由战前18万扎币换1美元回升到13万扎币换1美元。刚果非郎在这里可用,当然,最抢手的还是美元。

大街上满目疮痍,道路坑洼不平到难以想象的程度,脏乱的垃圾、污水和尘土让人头皮发麻。城市交通依然混乱不堪,据说新政府已将整治道路和城市卫生提到议事日程。

在一些国家机关和重要设施甚至大街上,随处可见刚刚进城的卡比拉士兵值勤和游弋,他们个头不高,大多十五六岁,据说是些没有文化的山里人。他们头戴红色或蓝色军帽,手提枪支,也有的坐在那儿,把枪架在地上。据传,曾有人说他们是小孩子、娃娃兵,惹得他们不高兴端起枪就“突、突、突”地来了一梭子。

我们住在扎伊尔体育馆(已更名为历史体育馆)与人民宫之间的招待所里,夜间仍然不时地听到枪声。新政权对旧政府军正在清理登记,岁数大的退役,年轻的改编。但政府机关和一些公共事业仍旧是原班人马。那天我们见到国家邮电总局局长来扎体办事,经理部的杜经理告诉我们,他以前是局长,现在仍旧是局长。

据使馆的同志说,早在5月10日,我外交人员即赴卢本巴希与卡比拉接触,6月10日卡比拉总统在金沙萨又召见了我国驻刚果(民)的黄大使。

卡比拉总统已初步赢得刚果(民)人民的拥护,政权更迭则意味着国家的解放。但是,从金沙萨看,整顿国家秩序尚需时日,恢复

生产、摆脱贫困依然任重道远！

(1997年6月14日初稿于金沙萨
1997年6月17日晨整理定稿于北京)

在金沙萨结识杜经理

1997年6月，在刚果共和国发生战乱时，我们体育场项目组奉大使馆的指示，于10日撤至刚果(民)的首都金沙萨，入住北京住房总公司金沙萨经理部待命。

该经理部设在中国援建的扎伊尔体育馆和人民宫之间，占地足有100多亩。本来这是中国援建项目组营地，后来逐渐演化成经理部，同时也兼作接待中国人的招待所。招待所住房一排排非常整齐，房间里大多有空调，食堂有中国厨师，还设有集体淋浴澡堂。刚刚从激烈的战乱中撤出来的我们，住在这里，不但舒了一口气，同时也算是高级“享受”了。

该经理部杜伟民经理47岁。我在客住的三天里，同他进行了多次交谈，他道出了动乱中坚守岗位，使国家财产免遭损失的“秘密”，说出一个长住国外、艰苦创业经贸人员的心声。

1990年3月，他作为扎伊尔体育馆工程项目中层负责人来到金沙萨。年底，扎伊尔体育馆移交，施工队伍大部分撤回国内，部分留守人员成立经理部，并在当地注册了可以承揽国际工程的有限责任公司，固定资产达100万美元，老杜被任命为经理。除1995年因工作需要，老杜回国工作一年外，他一直驻扎在金沙萨。任职期间，经历了五次大的动乱。尤其是今年这次，当卡比拉领导的军队逼近城区时，经理部、大使馆以及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相继撤回国内。

或撤至布拉柴维尔，但他始终没有离开金沙萨，在战火纷飞和一片混乱中坚守着这块“阵地”。

我指着院内这一溜排开的大小车辆和机械设备问：在动乱中，你是怎么保住这些车辆和价值高达 100 万美元的资产？

他说，办法有两条：第一，得动脑筋。比如 1996 年 11 月份一次动乱中，一帮学生冲进我们经理部，弄走三辆车，我通过各种途径，设法要回来了。后来一想，觉得这样不成，就开始想办法了。他边说边让我看看那些车。

我仔细一看，明白了：除一辆正在使用的面包车外，其余十多辆大小车全都没有车轮，车轮的轴架在水泥砖上。他说，动乱中几次来人打这些车的主意，转来转去，一看，不但车轮被卸掉了，大轴也没有了，实在无从下手，不得不望车兴叹，悻悻而去。一旦形势好转，这些车稍加整修，都是好家伙。

我说，那第二呢？

老杜说，当然要靠黑人兄弟呀！他说多年来我们结交了一批忠心耿耿的黑人朋友，没有他们，早就没有我们这个经理部了，也许连我这个经理都没有了。在几次动乱中，都是他们通风报信，想方设法保住了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经理部基本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我问杜经理：这几年经营情况如何？

他说，还不错。由于局势不稳，有些项目不敢承接，也搞多种经营，每年向国内上交十万美元左右吧！

我问起他的家庭情况。

他说，爱人是“北汽”的会计，有一个孩子。

我说，当这么多年的“牛郎织女”，都是怎么过来的呢？

他说，凭老同志的自觉性和自己的素质吧！在这里，既要能吃苦，又要能熬得起时间，还要有一定的国外工作经验和能力，否则，开展工作就难了。

夜深人静，我们坐在房头空地纳凉的凳子上，边聊边驱赶着蚊虫。金沙萨新政权刚刚成立不到一个月，耳边不时听到附近稀落的枪声。而在刚果河对岸，布拉柴维尔战事正酣。

当我谈到，河对岸刚果中建经理部曾经理等五六位同志还被困在那儿，那里战斗激烈，他们可受苦了，生死不明。

杜经理说，如果使馆同意，我可以雇条木船去把他们接出来，那里从河边到经理部很近，那一带情况我非常熟悉。

我说，是呀！但现在那里情况变得更复杂了，使馆不会同意你去冒险的！

他不无遗憾地说，是啊！但我认为这办法可行。

经历了此次动乱，使我深深体会到在非洲工作的艰辛与不易，有人说要拿生命作赌注，我看至少要有极强的献身精神！

我不知道杜经理经历了那么多次动乱是怎样挺过来的！

有道是，人生如白驹过隙，一生中能有几个七年？我看着杜经理那黝黑的脸膛，依稀微白的鬓角，觉得他是个责任心和事业心极强的好经理，是中国在非洲的一条硬汉子！

（1998年3月15日于威海）

约翰内斯堡之夜

1997年6月14日下午3时许，我们经使馆安排，乘坐南非航空公司的空中客车飞机，从金沙萨飞往约翰内斯堡，然后取道香港回国。

夜间7时许，飞临约翰内斯堡上空。南非正值冬季，但天气晴朗。从徐徐降落的机窗往外看，天空繁星闪烁，地上万家灯火，大都

市迷人的夜景令人眼花缭乱。从灯火的面积和密度,可以看到约翰内斯堡的规模和繁华程度。特别是那别出心裁的灯火布局,更增添了城市的诱惑力。构成块状的灯火,每一块的颜色有所不同或互相点缀,有白炽灯颜色、萤光灯颜色,还有鸭蛋绿颜色。一块一块,一片一片,交相辉映。相互之间有带状灯火连接,这大概是城区之间互通大道的路灯吧!

中国与南非尚未正式建交,但相互在对方首都建立了研究中心。曼德拉总统早些时候已宣布 1998 年 1 月 1 日与中国建交,这双方的研究中心实际就是各自的使馆筹建处。此次撤退,我国驻外机构非常重视,精心安排,一路“绿灯”。飞机一降落,中国南非研究中心的同志即佩戴特别通行证进入机场内。因为转机要等 17 小时,他们在机场宾馆提前为我们预订了房间。办妥各种手续、安排入住后,我们洗了个澡,便在宾馆内免税商店、餐厅等处转悠,顺便吃了晚餐。

南非属于次发达国家,其经济水平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相当。在机场内所见到的服务人员,其言行举止和衣着打扮,比布拉柴维尔和金沙萨要高出一个档次,进步是明显的。我们所下榻的宾馆虽然很普通,但房间布置不俗:门上是磁卡锁,同国内电话磁卡一样薄薄一片,携带方便,安全准确,没有此物,门是打不开的。浴池内热水充足清纯,室内温度宜人。墙上两幅画更是新颖别致,原来是五六只不同品种和颜色的蝴蝶标本,极为科学地悬镶在洁白的石膏板上,配以精巧的玻璃和木框,成了地地道道的动物标本立体画。

连日来,大家在战乱中连续奔波,确实有点疲惫不堪、心神未定。离开金沙萨时已得知,中国在刚果的专家大部分已安全撤出。在布拉柴维尔战乱一开始就失去联系的 5 名大夫也已费尽周折被救往黑角市乘船离开刚果。还剩下离首都 550 公里的奥旺多省中国医疗队的 8 名大夫,仍处在失去联络、情况不明的状态中。12 日

晚，中国驻刚果大使馆多次遭炮火袭击。根据国内指示，13日下午被迫封馆，我使馆人员全部撤到金沙萨。刚果的战乱还在继续，许多建筑物惨遭毁坏，外电报道已死亡3000余人，究竟伤亡多少，目前尚难以准确统计。

我盯着墙上的蝴蝶标本画发愣，思绪万千，夜不能寐。眼前浮现了宁静的原野上花艳蝶舞的情景。刚果的蝴蝶非常多，也非常美，但谁能将它制成这样可爱的标本呢？此时此刻，我想起了温馨美妙的两句话：“化干戈为玉帛”、“铸剑为犁”。我默念着，期待着……

(1997年6月15日晨初稿于约翰内斯堡)

1997年6月17日晨定稿于北京)

到非洲去读书

1997年6月15日这天是星期日，下午2时许，我们来自刚果的撤退人员在约翰内斯堡登上SA298次航班飞往香港。这是一架每排十座的大型客机，两边各三座，中央四座。我坐在中央四座的边座上，右边是两位十六七岁的台湾姑娘，当然也是坐下一段时间后才知道的。

这段航程机票标明19小时，减去6小时的时差，实际也需飞行13小时。一路上，看看书报，打打瞌睡，时不时地与旁边的两位姑娘聊上几句。

我问这两位姑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她们告诉我，她俩在南非读高中，学校放假，现在回家去。过去我只知道大学生到国外留学，真还没听说中学生也出国留学。我问，为什么不在台湾读高中，非

要万里迢迢到南非去读呢？她们说，南非讲英语，学习环境好，有许多台湾孩子到这里来读书。我说得花多少钱？她们说差不多每月1000美元吧！大概一年就得1.2万美元~1.5万美元。我又“打破砂锅问到底”：你们父母在台湾都是做什么工作的？一位说，她父亲是生产潜水衣和潜水器具的，另外一位说她父亲是搞纺织的。我猜想都是实业界的老板，普通的台湾人承担这笔费用恐怕也不会太轻松。

16日清晨，两位姑娘开始梳理，其中贴近我旁边的这位姑娘总用药水一会点眼睛，一会儿点手指尖，再用手揉眼睛。她怕我看见，有躲避之意，但我除非转过脸去，要不就得合上眼睛。但心里老是琢磨、猜测，她这是做什么？哦！我似乎明白了，看她手指尖上有块透明的小薄片，是否在自己安装“博士伦”？我不知道“博士伦”眼镜如何安装，但我毕竟看过“博士伦”隐形眼镜广告啊！

为了打破某种尴尬，我们又不时地聊上几句。我说，你们的祖籍哪里？她们说是福建，具体哪里不知道。我说，你们到过内地吗？她们说，没有。我说，内地在你们的印象里如何。她们说，听说挺好的，也想去看看。随后我们又谈了些两岸交流的情况，其中，我问了一句，你们知道不知道周恩来、邓小平？她们说，好像听说过。此时，我一时语塞，心中茫然：是啊，台湾与内地毕竟分隔了半个世纪，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知一家人”啊！我说，你们将来若有机会应该到内地去寻寻根。她们说，是啊，僧是远方好，月是故乡明嘛！听到此话，我一阵窃喜。

一个多月前，在刚果成套公司招待所，我还遇到一位中国内地姑娘设法去金沙萨读书的，她是金沙萨一位中国个体经营者的侄女，也是个十五六岁的中学生。去年四五月份，因金沙萨发生战乱，家人把她从金沙萨送到布拉柴维尔避难，她在那里住了较长一段时间，所以多次见面。我问，你小小年纪怎么到这里来读书？她说，是来学习法语。我说，怎么个学法，得花多少钱？她说，随姑姑来的，

扎伊尔有 100 多美元便可办三年长期签证。请一位家庭教师每月也只需 80 美元。吃饭、住宿由姑姑提供。有时还帮她照看一下店面。如果政局稳定，三年学通法语一般没有困难。她那人小志气大的口吻，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

当 20 世纪即将过去，21 世纪就要到来之际，中国和世界都在变，变得“天下真小”！什么事都有可能跨国。如个体户跨国经商，中学生跨国读书，还有那炙手可热的跨国婚姻……可有时，一水之隔、咫尺天涯又欲往不能！

我不明白，人类历史即将跨越一大步，而海峡两岸的人民为什么还不能跨越这一小步？看着身边两位台湾姑娘，一种民族亲情油然而生：我愿更多的炎黄子孙走向世界，更愿两岸人民如愿往来！串门和走亲戚，总不应该比到非洲去读书还困难！

（1998 年 4 月 21 日于威海）

刚果人的中国情结

一到刚果，专家组的同志就向我介绍说，刚果人对中国人非常友好。时间不长，我就感觉到的确如此。

许多布拉柴维尔人，见到中国人都能用比较标准的汉语说“您好”，其熟练老道，决非一日之功。他们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比较了解、非常关心，认为邓小平了不起，敢于向西方说“不”，走自己的路。香港回归前夕，世界媒体对这一盛事多有报道，许多刚果朋友早上一见面，就向我们竖起大拇指，介绍头天晚上看到的电视新闻。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先遣部队进驻香港时，刚果朋友个个喜形于色，他们一边模仿解放军的动作，一边连声说：“赛棒！赛棒！（很好！）”

很好!)”

刚果人民与中国人民都曾经历过相同的命运。两个国家都是在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获得新生,两个刚果均于1960年2月和8月先后独立。当时刚果(金)的领导人卢蒙巴信仰马克思主义,刚果(布)的劳动党接受社会主义理论。刚果的革命是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60年代我国上演的非洲舞蹈《丛林战鼓》,就是描述刚果人民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斗争。毛泽东的革命思想和理论在刚果影响很大,时至今日,许多刚果人还珍藏着毛主席画像、像章;40岁以上的刚果人有不少会大段大段地背诵毛主席语录,会唱中国歌曲《东方红》、《我爱北京天安门》等。在刚果刚刚独立的困难时期,中国人民曾给予无私的援助,许多刚果人对我讲述起60年代中国的罐头食品是如何的便宜、好吃。为振兴民族经济和加强国防建设,两个刚果的一些官员、技术管理人员和军人曾被安排到中国留学,中国政府每月发给留学生津贴。据说刚果(民)现总统卡比拉,就曾是中国保定某军事学院的学生,几年来,他正是运用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以边陲城市卢本巴希为根据地,在广大农村坚持斗争,一步步向首都金沙萨逼近,终于于1997年5月夺取胜利。

刚果人非常鄙夷西方人。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长期遭受法、比殖民者的奴役。许多刚果朋友说,时至今日,没有哪一个西方国家真心帮助过刚果,而大多数是为了他们的自身利益,觊觎刚果的丰富宝藏才呆在刚果的;另一方面,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西方人瞧不起刚果人,伤害了刚果人民的民族感情。体育场工地上的刚方代表马克丹先生就向我谈过他的体会。他说:体育场塑胶跑道是德国人修建的,那些德国人高傲得很,很难共事;而中国朋友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合作非常愉快。体育场工地的水泥供货商是一对60多岁的黑人夫妇,这位老先生去南非看病,通过专家组的电话转告老伴回程日期,那天,专家组的郭组长和马克丹先生驱车拉着他老

伴到机场迎接，见面后，老先生问你们来干什么，郭组长说来接您呀！他一下子哭了，老泪纵横。是啊！刚果人在外国人面前难得被如此尊重！

刚果人对中国人情有独钟（见图 15），是因为他们感到同中国人打交道放心，中国人说话算数。有事实为证：刚果的议会大厦是中国援建的，刚果（民）的大型体育场和人民宫也是中国援建的，这些纪念碑式的项目，铭刻在刚果人民的心中。据说刚果大选期间，有一位政治人物在演讲中对中国表示不满，立即招来听众的高声反驳：先生，别忘了，你演讲所在的这座大厦和讲台还是中国人建的呢！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 1997 年 6 月刚果战乱期间，有 5 名中国大夫，被迫躲避在郊区的某医院院长家中，在战火纷飞、缺吃少喝的十多个日日夜夜，他们同生死、共患难，最后在黑人兄弟冒着生命危险的掩护下，方才脱险。其间，两军对垒的刚果各派武装人员，对中国人依然一往情深，100 多名中国人分批撤退时，由于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市区和城市，多是由交战各方的武装人员救援、护送脱险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当插有中国国旗的撤退车队途径激烈鏖战的刚果军人阵地时，一些刚果军人在阵地上仍然微笑着朝中国人挥挥手，个别的还轻声地说：“您好，再见！”这次战乱，中国人无一伤亡，而法国侨民虽有 1200 名法国大兵护卫，但在战乱头三天就死伤多人。来自刚果的最新消息表明，前总统萨苏宣布重新掌权后，中国大使馆最先受到了保护，……

我到过一些国家，尽管有的国家与中国相邻，或者同文同种，但我不记得有哪一个国家的人们，能像刚果人，尤其是布拉柴维尔的刚果人那样理解中国、热爱中国，因此，我把此种现象称之为刚果人的中国情结。

这，值得我们自豪和珍惜。

（1997 年 11 月 25 日写于威海）

刚果三大私人武装揭秘

刚果历史上存在 100 多个部落和民族,随着苍桑岁月的脚步,民族、部落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化成南方和北方的矛盾。布拉柴维尔以南为南方,以北属北方。首都布拉柴维尔恰好居中。

1978 年,刚果总统恩古瓦比被杀害,由雍比接任总统。当时刚果劳动党(简称“刚劳党”)深得民心,于 1979 年 7 月组织两万人集会,说雍比是侏子手,要求其下台。结果,雍比被监禁,由出生在北方奥约的萨苏·恩格索接任总统。同时,他也是刚劳党主席,军队最高统帅。

行伍出身的萨苏是个铁腕人物。他曾担任过刚果伞兵营营长、旅长、总参谋长等职,在军队中很有影响,并享有一定的威望。他连续执政 12 年,前期颇有政绩,后期由于农业政策的失败,经济上遇到了麻烦,刚劳党威信有所下降。

1989 年东欧发生剧变,西方大国以断绝经济援助相威胁,迫使非洲一些国家搞多党制、民主化。在这种国际大环境影响下,1991 年 5 月,当时执政已 11 年,时年 51 岁的萨苏,宣布将移交总统权力,并成立过渡政府,筹备大选。同时表示,他本人不再参加竞选。但是,在此期间,他大幅度地提高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这等于给新政府扔下了一个包袱。当时军队宣布,不参加任何党派,不介入竞选活动,只负责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边境安全。但萨苏离任时,却拥有一个营的警卫兵力,加上多年来,他在部队中培养的一批亲信,这就形成了所谓萨苏私人武装的基本架构。

在此次竞选中,生物学家出身的,对农业颇有研究的利苏巴,组织了一个联合阵线,宣布施政纲领为和平、团结和发展农业,受

到选民们的拥护。利苏巴通过竞选，力挫对手，于1992年8月当选为刚果的第六任总统。就职后，他在家乡南方城市恩卡依办了一所农业技术学校，而实际上请了南非和以色列的教官，训练了1200名武装人员，有点私人武装的味道。后风声传出，引起社会上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武装人员一部分编入政府军，成了总统的私人卫队；一部分被遣散，据说后来成了扒劫火车，为非作歹的土匪。

利苏巴担任总统后，因没有给予刚劳党和另一政治人物高里拉的党派以应有的部长席位，1992年10月，议会政府对政府投了不信任票，而利苏巴则运用总统的权力，宣布解散议会。之后，诱发了1993年6月和11月的两次骚乱。所幸的是，军队均未介入。借此机会，高里拉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由，在首都所控制的巴刚果区成立了民兵队伍，当别处抢劫成风时，巴刚果却歌舞升平，确实保证了一方平安。于是，高里拉的民兵队伍便得到社会的承认和政府的默许，以后逐渐演化成私人武装。为安抚高里拉，总统任命他为布拉柴维尔市长，跃升为第三派政治实力人物。战乱期间，高里拉曾一度在前任和后任两总统之间居中调停。后来，作为一种政治妥协，利苏巴又临时任命其为政府总理，直到战乱后期逃离刚果。

这就是刚果三大主要政治派别私人武装的由来。

(1997年11月30日写于威海)

作者附注：

以上情况，系笔者在刚果战乱期间实地采访所得，基本事实当无问题。但由于手头资料的缺乏，未能与史实一一核对，诚望读者指教和鉴别。

不平静的大选之年

1992 年我在塞舌尔共和国执行援外任务时,正好遇到这个国家举行总统大选。1997 年,我到刚果共和国执行任务时,同样碰上了该国的总统大选。两次目睹大选的经历,使我有幸见到了这两个国家的总统,更加深了我对总统大选的印象。

记得 1991 年底刚到塞舌尔时,在综合工艺学校旁边看到一幅大型宣传画,画面正中央是一面塞舌尔国旗,从国旗的四角变幻出四只无形巨手,分别抓住了美、苏、英、中四个国家(的名字),此画表明该国奉行的外交政策是等距外交。

90 年代初,东欧巨变。在西方强大压力之下,1992 年塞舌尔这个不到七万人的弹丸之国,不情愿地拉开了多党竞争、民主大选的序幕。勒内总统领导的民族统一阵线是执政党,最大的反对党则是前总统玛哈姆领导的民主党。大选准备阶段,国家选举委员会规定,拥有 20 名党员的政党,就可以登记参加竞选,结果参选政党多达 20 多个,最小的党只有 21 名党员。竞选过程中,各党频频举行集会,民族统一阵线以红色为标志,会场上红旗招展。为取悦于选民,各党纷纷向参加集会的选民赠送 T 恤衫。民族统一阵线所赠白色 T 恤衫上印有两颗相叠的红心,大概是心心相印的意思吧!而民主党则在 T 恤衫上印着玛哈姆大幅蓝色头像。各党派集会者头上的系带,也分别为红、蓝等不同颜色,甚至有的还干脆将本党标志色的颜料涂在自己的脸上,可见其政治倾向是何等鲜明!有的党则更是独树一帜,凡参加该党沙滩集会的选民,可获得一瓶免费啤酒,于是被称之为啤酒党。各党在竞选中,不时发生冲突和磨擦,虽未酿成大乱,但严重时警察也被迫开了枪。就这样折腾了好几个

月，在西方观察员的监督下，大选终于揭晓，民族统一阵线获胜，勒内连任总统，玛哈姆败下阵来。据说有一位候选人只得了 11 票，这说明他的党员没有全部投他的票，要不然是不会少于 21 票的。由于此次大选劳民伤财，塞舌尔国家又小，大选之后，经济一蹶不振，很长时间难以恢复。

刚果 1997 年的总统大选与当年塞舌尔有些类似之处，如竞选的主要对手是现总统利苏巴与前总统萨苏，萨苏是大选之前从法国回国。那天，机场欢迎者人山人海、盛况空前。随后，各自的竞选演说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所不同的是，没有塞舌尔那样平稳和浪漫，一开始就带有血腥的味道。

作为竞选活动一项内容和姿态，不断有消息说利苏巴总统要到体育场工地视察，几次通知而又几次取消了。4 月 5 日这天，他终于来了。我们看到由十多辆各种车组成的总统车队，其实是一支机械化武装分队。最为突出的是，一辆敞篷吉普车上，两挺子弹上膛的重型机关枪架在两厢，犹如箭在弦上；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在车上端坐，大有闻风而动之势；宪兵、陆军和总统便衣警卫在四周警戒。总统的轿车尚未停稳，前导和后卫车辆上的特工人员，就早已把守着车门，站立在军用吉普车的脚踏板上，如临大敌。

而北方派的代表——前总统萨苏的竞选活动，也不断爆出新闻。为了造成轰动效应，据说他让拥护者抬着他（一种古老的非洲部落首领出巡方法）到刚果北方奥旺多省去发表演说。政府军对此欲加干涉，在一次小冲突中，一名政府军士兵阵亡。该士兵的父亲是首都的一名中尉，经过交涉，双方同意大事化小，就此了结。不料，这名中尉等萨苏一离开奥旺多，就带人潜回萨苏曾经下榻的这户人家，端了人家的老窝。民主和平竞选由此逐渐演化成频繁的武装冲突。1997 年 6 月 4 日晚，当利苏巴决心要解除萨苏的私人武装，派坦克围攻他在布拉柴维尔的私人住宅时，一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终于爆发了。经过四个多月的交战，最后，以安哥拉出兵支援

反对派，利苏巴逃离刚果，萨苏宣布重新执掌政权而告结束。

大选是西方实行“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一个国家用怎样的手段去推进本国的民主化进程，要从这个国家的国情实际出发，否则，会酿成悲剧，使人民遭殃。世界上，由大选而导致流血事件，并不鲜见。就连号称“民主至上”的美国也不能幸免！

(1997年12月2日写于威海)

遥念美丽娜

为拓展中非工程承包业务，建立非洲基地，我们通过朋友，认识了刚果建房总公司的技术处长阿戈先生。阿戈先生40多岁，中等身材，下巴留有不长的“列宁须”。他是曾留学意大利的建筑工程师，对刚果的建筑市场了如指掌。

经过多方咨询，我们了解到，在刚果首都布拉柴维尔，允许外国人购买地皮建房，价格便宜，比租房划算。阿戈先生向我们介绍，在BCC银行附近，有一块地皮，可以谈谈，业主是老兄弟俩，他们曾做过刚果的外交官。我们约定第二天下午在阿戈先生的家里见面。

阿戈先生的家住在玛雅大街东侧，是二层楼房的设计，但只完工第一层就已入住（刚果有很多这样的住房）。会见安排在院内树荫下，阿戈先生提前摆了桌椅，铺了台布，准备了啤酒和饮料。一望而知，主人为我们这次会见作了精心安排。

会谈开始前，阿戈喊来了她的女儿，一个皮肤黑黑的、年龄大约有八九岁的小姑娘，她的头上挽着一个非洲发髻，大大的眼睛，

亮亮的眸子，样子很讨人喜欢。通过专家组副组长兼翻译老姜沟通，我得知她叫美丽娜。“啊！多好听、好记的名字呀！确实名如其人！”我进行了一番夸奖，并鼓励她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有机会到中国留学，她乖巧地点点头。客人到齐后，她懂事地离开了。

此后，我们同阿戈先生又有多次交往，去他家时，给他们捎点小礼品，也给美丽娜捎过小文具，他们则回赠我们3个大木瓜。交往中，总觉得阿戈先生受过西方教育，有一定的教养，办事严谨，作风勤勉，为人诚实可交，他夫人也在他所在的公司制图。为感谢阿戈先生的帮助，一天，我同老姜约他夫妇去中餐馆“东方酒楼”吃饭，并特别提到：“带上美丽娜！”

席上，我们点了一些自认为可口的中国菜肴，阿戈夫妇颇能适应，可美丽娜吃得很少，总是呆呆地看着我们，显得有些忧伤。后来，她妈妈特意为她点了一道煎鸡蛋，并用西餐刀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可她还是吃得不多。当时，我真不知道美丽娜是对饭菜不习惯，还是对我们这些希诺瓦（法语：中国人）的筷子功夫感到好奇。

美丽娜，像一颗小巧玲珑的黑珍珠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她的存在，使得我们同这对刚果夫妇的交往，更有些亲切感。

但是，1997年6月5日突发的刚果战乱，一下子切断了我们的联系，在枪声如爆、炮声隆隆之中，我们仓促撤离了刚果。离别时，我们所乘坐的受到武装护卫的车队经过她家附近时，那里已无人迹。交战双方正是在美丽娜的家附近对峙了四五个月。据报载，死亡愈一万余人！归国四五个月来，只要听到和看到布拉柴维尔断水、缺粮、交火、死人的消息与场景，好像总有美丽娜的名字和身影在脑海中闪过，有时情不自禁地默念：美丽娜小姑娘，你在哪里？你全家平安吗？！

孩子是个小生灵。记得小时候，祖母总是从我们这些小孩子嘴里讨问凶吉，难道美丽娜这个小天使对人间尘世的某些事真的有所感悟？我似乎明白了，美丽娜那天席间的忧伤，是否预示着几天

后那血腥残酷的战乱与厮杀？

战乱总是大人们发动的，可孩子们被无辜地卷入，遭受惊吓和煎熬，是多么的可怜和不幸！但愿美丽娜和她的亲人们能够逢凶化吉！

(1997年11月23日写于威海)

马克丹与恩戈吉

在援刚果共和国马桑巴·代巴体育场维修工程工地，我们经常接触两位政府官员，一位是刚方代表马克丹先生，另一位是体育场的恩戈吉场长。

马克丹先生40多岁，曾留学法国学习体育工艺，他为人谦和，风度儒雅，是青年体育部的技术负责人。恩戈吉接近40岁，足球队员出身，人高马大，体格壮硕，是典型的非洲“黑马”。据说他与总统利苏巴的一位夫人（刚果是多妻制）是亲戚，后来我了解，只不过是同一个村的罢了。

与马克丹第一次见面的印象不怎么深，可与恩戈吉第一次见面印象颇深。他第一句话是用不太标准的中国话说：“您好，您身体好吗？”以后每次见面都是这句话，渐渐有了调侃的味道，他送给我一本印有总统照片的记事本，我回赠他一套剪指甲用的工具。

为了便于工作，在体育场工地专家组办公室旁边，给刚方代表和场长二人专设了一间办公室。马克丹先生天天准时上班，星期天和我们一样也都不休息。而恩戈吉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即使来了，也是转一转就走。

马克丹先生与专家组配合默契，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对体育场

维修恪尽职守，工作尽心尽力。我们有了困难，他也尽可能地帮助协调或解决。如联系租借施工机械，订购、加工施工材料，帮助联系提货、装卸等等。我国驻刚果大使馆经商处在刚果 BCC 银行被冻结的两亿多非郎工程款，就是在他的协调和帮助下解冻的。当然，在维护当地工人的经济利益上，他的态度也非常鲜明，尽量替工人讲话。但有了纠纷，他也主持公道，适当调解。他在工地中、刚两国人员的心目中，享有一定的威望。

恩戈吉则完全不同，他到办公室大部分时间用在打电话上，经常说，我又给总统夫人通电话了。有时出差，也说是给总统夫人办什么事去了。有一次他出差 20 多天才回来，大家开他的玩笑说：“恩戈吉先生，听说你又结婚了，是嘛？”他一本正经地说：“没有，绝对没有！”

体育场足球草坪外围有一圈草地，不在工程预算之内，草长得很高。我们担心草籽成熟了，飞落到足球场草地上，影响草坪的纯度，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他，请他想办法解决，他称没有资金，解决不了。我们说，你手下 40 多号人，又没有事干，能否把他们组织起来除草，他又说没有工具。项目组长老郭说，你动员大家，每人自带一样工具，实在没有的，我们可以借些给你。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可以，这样没问题。可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荒草一天天地疯长、成熟，又连续催促了几次，都没看到他的动静，最后，我们不得不另想办法了。

恩戈吉与马克丹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他们在总统竞选中都拥护利苏巴，不过恩戈吉更坚定些罢了。遗憾的是，他们的共同愿望，在以后的战乱中最终破灭了。我不知道他们现在的处境如何。依我看，马克丹继续留任，仍有可能，而恩戈吉，却再也无法去找总统夫人了。

我们专家组与马克丹先生个人感情不错，他夫人被安排在工地干零活，我们也请他全家吃过饭，还帮他解决自家盖房中遇到的

困难，可我们一次也没有见到恩戈吉夫人，同他本人也没有更深的交往。

马克丹先生与我们相处期间，讲得最多的一句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是：“刚果——北京——威海”，而且是用手比量着飞机飞行的姿式讲的。是的，他向往中国，向往威海，期待着有一天能到威海来看看，我们当然欢迎他，可不知道他以后能否成行！

(1998年3月16日于威海)

聚 散 两 依 依

体育场工地先后雇用四名当地汉语翻译，他们都曾先后在中国留过学。但翻译水平、各人的性格和品质，却有较大的差异。

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乱，使我们与他们没有告别就匆匆分离。由于平日与翻译们接触最多，如今对他们的感怀和牵挂便也最深。

第一位是莫林格先生，38岁；他曾留学于浙江大学，学习农业。西子湖畔美丽景色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美好印象。留学前，他已结婚生女。但留学期间，又与一位中国温州姑娘邂逅、同居。可能因为这层关系，他的汉语讲得最好，口语、笔译和对汉语的理解能力都相当不错。因为他在中国建筑总公司刚果经理部工作多年，对工程技术术语比较熟悉，又有一定的办事能力，项目组将他安排在办公室，帮助郭组长联络、接洽和处理涉外事务。他工作认真负责，车又开得不错，人也勤快，大家对他比较满意。有时有急事去他家找他，因不知门牌号码，便向邻居打听，邻居明白后，便说：“哦！希诺瓦(中国人)呀！”看来，他的同胞已把他看成是中国人了。

然而，他的道德观念与中国人有很大差异。他告诉我们，女儿

16岁即已有了固定男朋友,而且俨如夫妻般地生活在一起。他本人与结发妻子感情甚笃,但仍不时与多位情人频频幽会,而且,这要用去他大半的工资收入。

第二位尤赛夫先生,30多岁;他在中国南京工学院学习水利工程专业。曾在中国援建锡比提和莫沙卡打井项目中,分别担任翻译和刚方代表,对现场施工有一定的经验。项目组安排他担任工地现场翻译。他的汉语也不错,但口袋里还总是装着一本英语词典,据说他的英语也有相当的水平。刚果政府对他相当器重,已确定由他担任中国援建刚果两个供水项目的刚方代表。

在中国留学期间,他同一位新西兰女留学生在中国生下了一位“千金”。现在双方已经分手,女儿由他带回刚果抚养。他现在同自己的妻子和子女生活在一起,私生活比较检点,家庭相当和谐美满。是项目组公认的有抱负和有发展前途的好青年。

第三位巴斯卡先生,是卢旺达难民,时年二十八岁,曾留学于上海同济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当卢旺达同布隆迪发生种族屠杀事件时,他逃至扎伊尔贩卖木薯,但屡遭抢劫,买卖难以为继。那时刚果局势稳定,便又逃亡布拉柴维尔。后经人介绍,被项目组聘用。主要协助项目组材料员负责施工材料采购和库房管理工作。

他在布拉柴维尔租了一处住房,同夫人生活在一起。但总感到难民身份在刚果总统大选中可能会遇到麻烦,便与已定居法国的哥哥联系,作移居法国的努力。1997年5月初,他辞去工作,项目组小姜专门为他赴法饯行。但不知什么原因,巴斯卡未能如愿以偿,又回到工地工作。他同中国人也相处得挺不错,但他的汉语口语水平很一般,只能作一般交流。

第四位大卫德先生到工地最晚。当时,因中国援建的刚果军事学院需要维修,莫林格介绍他来到工地,只工作了十多天。他在中国哪所学校留学,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汉语水平较差,而且个人的境遇也很难。留学回国后因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妻子离他而

去,来工地前,他孑然一身,形单影只,但对上帝非常虔诚。我们经常在一起很随便地讨论信仰问题。我说,既然您那样爱上帝,为什么上帝却不关心您?他说,上帝关心我。我说,既然关心您,那为什么不赐给您一份如意的工作,为您创造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呢?他说,上帝是公平的,这不是已经赐给我一份工作了吗?他坚信,上帝爱每一个人。

战乱爆发后,莫林格、尤赛夫最早离开工地,回家照顾家小。因战火阻断,再也未能见面。巴斯卡由卢旺达难民变成刚果难民,几天后也不知去向。只有大卫德无牵无挂,一直在工地上坚持到最后,但遗憾的是我们未能为他支付工资。我想,上帝还是没能为他解决基本生活问题。

与四位翻译分手已经九个月。月前,莫林格先生与我们有过一次联系,他表达了对项目组的眷恋之情,如实地反映了体育场工地现状,并告诉我们,最后一批建筑材料早已抵达刚果的海港城市黑角,希望我们早日赴刚果提货……

另外三位,至今杳无音信。从刚果撤回来的我们,时常聚在一块儿回忆翻译们的往事,情不自禁地遥寄心香一瓣:各位近来好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998年3月29日于威海)

布拉柴维尔的夜生活

战乱前的布拉柴维尔,充满着和平的气氛。夜生活丰富多彩,既有浪漫情调,也带有某种刺激性。如果分门别类,大致有四种类型:

一是文化欣赏型。在市区，有一家法国文化中心，是由法国人建设和管理的，主要接纳文艺演出和放映电影。该中心每周印制精美的小册子，刊登演出广告和电影内容简介；人们可以提前无偿索取。文化中心的票价不算太贵，文艺演出通常在 500 非郎（约合 1 美元），电影票价 3000 非郎（约合 6 美元）。文艺和电影演出内容健康，没有色情。但电影的政治内容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为招徕观众，有时也放映一些怪诞的恐怖大片。笔者看过一次舞蹈演出，气氛非常热烈。而看的一场西班牙电影，观众却不多，多为外国人。不过，周末放映的免费学生场，效果很好。我想，法国文化中心，是寓宣传于文化援助之中，会起到一定的潜移默化作用的。

布拉柴维尔还有一家原苏联文化中心，但可惜早已关门大吉，没有任何活动了。

二是消遣放松型。在布拉柴维尔大街、小巷、道旁，多设有风格别致幽雅的草棚酒吧，夜间播送着轻音乐，出售啤酒、饮料。当一天工作劳累的人们，三两个一伙，五六个一群地聚集到这里，来上几瓶冰镇啤酒、饮料，边呷边聊，是非常惬意的。啤酒和饮料略高于市场价格，最贵的不超过一倍。不过，中国人对这种没有下酒菜的“干喝”，开始大多不怎么习惯，时间长了，也能入乡随俗，觉得满有意思了。在这种场合，有些买卖可能自动找来：有男士前来兜售工艺品的，也有小姐“阿密（法语：朋友）、阿密”地叫个不停。她们除了蹭杯酒，其真实意图谁都明白。因此，中国人一般对她们敬而远之或不予理睬。

三是自娱自乐型。在居民密集街区，设有一些带舞场的大型酒吧。这里也不需要购门票，啤酒、饮料的价格与小酒吧基本相同。客人可以边喝、边唱、边跳。一般平日闹到凌晨一二点，周末则通宵达旦。为防止斗殴滋事，门口有保镖警卫，当地居民入场时要搜身，但外国人免检。非洲歌曲如泣如诉，歌者情不自禁地边唱边表演，或激越、或抒情，十分投入。部分观众则以舞和之。但他们大多不会

跳交谊舞，往往以扭动臀部互相比试舞技，气氛极为热烈。参与者即使不一醉方休，也要玩个尽兴。

四是高级享乐型。在星级宾馆，设有专门歌舞厅，营业时间多在夜间十点以后，高潮是后半夜。客人不需要购买门票即可入内，但至少要开一瓶威士忌或法国红葡萄酒，价格自然不菲，但也不过五六十美元。啤酒、饮料则免费提供。所开洋酒若一次用不完，可登记留着下次再用，舞厅还会再次免费提供啤酒、饮料，真不知道他们靠什么赚钱。来这儿的小姐，个个打扮时髦，从肤色可以看出，有一部分来自世界各地，据说不少来自俄罗斯。舞会达到高潮时，舞厅拥挤不堪，音乐充满着刺激，各种舞姿应有尽有。小姐们包括舞厅的服务小姐，总是利用一切机会，不失时机地结识“阿密”，甚至公开地讨价还价。对中国人来说，这场面确实混乱不堪。但对性开放的西方人和多妻制的刚果人来说，这只不过是夜生活中的一种“正常”交易或者叫做花絮吧。

布拉柴维尔的夜生活尽管良莠杂芜，但却有它自身的特点：形式是多样的，不搞“单打一”“一窝蜂”；消费是合理的，不会动辄“宰客”；娱乐是大众的，不是少数人的沙龙。

（1998年4月10日写于南京一烟台582次快车上）

使 节 之 歌

1960年6月30日，刚果宣告独立，定名刚果共和国，简称刚果（利）[即后来的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1961年2月20日，刚果（利）与中国建交。

1961年7月23日下午5点，周恩来总理在陈毅副总理、廖承

志和黄镇同志的陪同下，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即将赴刚果的张彤、孙浩、王殊等三位外交官，同他们谈了整整一夜。周总理对陈毅副总理和黄镇副部长说：“外交部要把研究非洲当作一门学问，很好地研究。”周总理询问了每一件准备工作，连带多少钱、多少药品都问到了。总理还一再交待，刚果情况复杂，你们要准备做俘虏，甚至牺牲生命。总理讲到这里，又吟诵了大家都知道的两句诗：“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王殊同志回忆说：“中央领导同志对我们的信任和关心大家都非常感动，深知任务的艰巨和困难。离开北京时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心境。机场握手送英雄，道别时只说了一声‘保重’，大家眼圈都湿润了。”带着祖国和人民的重托，告别和平安定的生活，带着亲人们的牵挂，张彤他们向战乱兵燹而带有几分神秘色彩的刚果出发了。

他们到了刚果，将电台架在苏联使馆的小房子里。利奥波德维尔（即金沙萨）经常被飞机袭扰，遭派遣特务破坏，军队不稳，社会治安不好。为防万一，使馆六位同志每人做了一条白布腰带，里面装了护照和外汇……

这是《“刚果事件”中的中国外交官》的一个片断。

36年后，在1997年执行援刚果体育场维修任务中，我有幸多次出入两个刚果的中国大使馆。无疑，这时的使馆条件已大为改观，两座中国大使馆分别设在金沙萨和布拉柴维尔的闹市区，办公、通讯、生活设施一应俱全，颇具大国使馆的风范和气质。

但是，也就在这一年，两个刚果先后发生战乱，政权分别易手，中国外交官们在这里又经历了一场新的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4月份，面临着卡比拉军队步步进逼，金沙萨即将陷落，中国驻扎伊尔大使馆部分外交官撤至布拉柴维尔。当金沙萨局势初定，使馆人员尚未全部返回时，6月5日布拉柴维尔战乱突发，中国驻刚果大使馆又撤往金沙萨。

在那激烈的战乱中，我多次从电话里听到曲大使的沙哑声音。

据说,他连续四五天没有合眼,坚守在使馆内,持续不断地向国内报告情况;与友邻使馆联络,对外进行外交斡旋,设法安排中国外交、商务以及华人公民的撤退事宜。在他本人的官邸被炮弹击中坍塌和使馆办公楼屡遭炮火袭击的情况下,为营救情况不明的中国专家,他坚守在岗位,一再推迟封馆,直到随最后一批撤退人员离开布拉柴维尔。一到金沙萨,他又设法派飞机营救远在刚果北方奥旺多省的中国医疗队……之后,曲大使奉召回国。

1998年1月15日,在巴黎148招待所,我巧遇曲大使偕夫人再度赴刚果履任,他说这次得暂住金沙萨。这时,离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只有11天!

随我们撤出布拉柴维尔的有一位40多岁的港商,他是战乱前一天背着样品到刚果进行商务活动的,激烈的枪炮声把他从睡梦中惊醒,慌乱中打电话询问大使馆怎么办,使馆立即派车将他护送到中国公民集结地,并随妇女、儿童优先安排撤至金沙萨。回国时,我们搭乘同一航班,在金沙萨机场,他无限感慨地谈到,要不是大使馆安排,那就麻烦了,有可能生死未卜!他指着脚说,你看,我那天连袜子都没有来得及穿,是光着脚丫子穿鞋跑出去的,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他们啊!我说,这也是应该的,更何况还有几天香港就回归了,你是中国公民嘛!

回国途中,我们一路得到当地中国外交人员的关爱;在南非,中国南非研究中心(当时未建交,研究中心相当于大使馆筹建处)派多人赴机场帮我们办理转机手续,安排食宿;途经香港启德机场换机,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及时派人到机场慰问,询问有无困难……历经战乱磨难的人们,见到他们如同见到自己的亲人。那心境、那场景,感天动地,叩人心扉,真是血浓于水、情浓于酒啊!

我隐隐记得,1992年,塞舌尔的华人、华裔,包括有一点华人血统的后裔,都对中国大使馆有着无限的依恋和信赖,每年春节大使馆和华联会组织的团拜会,总是盛况空前。大使馆收到国内寄发

的《春节文艺晚会》节目录像带(当时尚没有卫星电视),他们争相传看。我觉得,中国大使馆是海外游子之家,是海外中国公民和华人的庇护所。当然,他们还肩负着更加神圣的外交使命。

1997年底,在阿尔及利亚,由于那里存在着恐怖活动,我亲眼见到美、法等西方各国使馆森严壁垒,高墙上架着电网,有本国派去的海军陆战队守卫。而那里的中国大使馆却与往常一样,并无特殊布防,只是尽量减少单个外出活动的机会。我还听说美国的大使可以从使馆内乘坐直升飞机飞抵航泊在地中海的本国航空母舰上参加狂欢节,然后再飞回官邸。这般潇洒,中国的使节们却难以望其项背。

然而,中国的外交官们,在非洲频繁发生的历次战乱中,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使节之歌》!

(1998年4月12日于威海)

劫后布拉柴维尔一瞥

1997年11月27日,公司援外工程部毕经理和小刘两人,随中国驻刚果大使馆人员一道,从刚果(民)首都金沙萨乘坐私人摩托艇,抵达布拉柴维尔,对中国大使馆、马桑巴·代巴体育场维修工地和招待所等地进行了察看。下面是他们的所见所闻。

楼坏屋塌 弹洞累累

一踏上刚果河西岸,只见布拉柴维尔满目疮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首都最好的四星级宾馆索菲代勒,框架式结构建筑物上的玻

璃幕墙所剩无几，已经像一座高耸的葡萄架，四面透亮；那小有名气的纳本巴大楼（俗称“腰鼓楼”、“玉米楼”，系政府办公大楼之一）上部几十处被炸弹击穿，形成一个个大窟窿（见图 10）。全市水、电、交通、通讯尚未恢复，昔日繁华的大街，如今毫无生机，到处是断壁残垣。除一处加油站和巴刚果区有个别零星摊贩外，全城商贸、服务等各行各业均未营业。

抢劫放火 肆掠一空

战乱对布拉柴维尔破坏最甚的，不完全是炮火，而是抢劫纵火。首都最大的一家超市 SCORE，被洗劫一空后，放火烧毁；许多办公楼、商店、居民住宅，门窗被撬开砸坏，焚烧的烟火从窗户冒出的痕迹举目可见。体育场工程破坏不大，但物资被抢拿或丢失殆尽。存放在招待所的十几部中国各专家组车辆和冰箱、彩电等全部物资，渺无踪影，现场零乱不堪。招待所毁坏严重，就连坐便器亦被卸走。令人最为不安的是，目前凡在街头活动的人，无论是穿军装的，还是穿 T 恤衫的，或者是街头流浪者，几乎人人手里都有一杆枪，市区白天仍然听到零星枪声，看来，枪械散落失控，很可能成为今后刚果社会治安的隐患。

黑人雇员 竭力护馆

中国驻刚果大使馆，在四五名黑人雇员的日夜看护下，除建筑物被炮弹、火箭弹多处击中和 30 余部车辆（其中一部分车辆属中国驻原扎伊尔大使馆的）被劫走外，其他方面损失不大。大使馆办公室丛主任说，这几名雇员真是忠心耿耿。有一名黑人雇员看到有人来抢劫使馆，上前阻拦，被人用枪托将头部砸了一个洞，送到医院，医生认为已无法救治，将其送往太平间，他在太平间苏醒后，爬

起来又回到大使馆。战乱期间，这几名黑人雇员始终未离开中国大使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一直在大使馆上空高高飘扬。

中刚友谊 一往情深

当使馆人员和他们一道乘坐挂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但车窗已破碎的奔驰车行驶在布拉柴维尔街区时，刚果军民一个个伸出大拇指，一往情深地招呼：“希诺瓦（中国人），您好！”而这辆奔驰车，也是使馆黑人雇员将电瓶卸掉，无法启动，才得以保存的。据说战乱期间，惟有法国和梵蒂冈使馆人员未全部撤走，法国派有大兵守卫大使官邸，可法国大使馆照样被抢劫，而美国大使馆更是难逃厄运，不但被抢，而且惨遭焚烧。至于俄罗斯航空公司大楼，其卷帘门被砸毁，张着黑洞洞的大嘴……

目前，布拉柴维尔局势基本稳定，百废待兴，市民陆续从各地返回。我使馆人员与刚果新政权保持接触，看来，重返刚果只是时间问题了。

（1997年12月5日于威海）

出兵·出逃·凯旋

自1997年6月刚果战乱回国后，我们一直密切关注着刚果的局势变化，企盼交战双方早日握手言和，以免刚果生灵继续惨遭涂炭。但是，四个月后刚果战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安哥拉出兵

1997年10月12日,正当刚果交战双方难分难解之时,安哥拉军方忽然指责刚果军队从空中和陆地攻击了驻扎在飞地卡宾达的安军,并声称安哥拉军队将保留还击报复的权利。此后,布拉柴维尔的上空出现了安哥拉空军的米格式战斗轰炸机,一支上千人的安哥拉大军在隆隆的坦克的前导下,于10月15日清晨6时直捣黑角港。守卫黑角港的刚果政府军司令下令守军放下武器,不要抵抗。安哥拉军队极为轻松地扼住了刚果的出海咽喉。之后又挥师直指布拉柴维尔。本来交战双方势均力敌,而安哥拉出兵则使萨苏稳操胜券,利苏巴的政府军迅速土崩瓦解。

据说安哥拉此番出兵是一箭双雕:既支持了萨苏夺取了胜利,赢得了一个友邦,又打击了安哥拉的反对派安盟借助刚果这一地缘优势从事反政府活动。但其背后更深层的原因据说是法国石油大公司和法国政府对利苏巴与一家美国石油公司达成了交易极为不满,暗地里支持安哥拉这一军事行动。

不管怎样,安哥拉出兵刚果,是结束四个多月来布拉柴维尔拉锯战的重要原因,这是不争的事实。

利苏巴出逃

10月10日萨苏武装占领了布拉柴维尔玛雅玛雅国际机场。当天正在金沙萨与刚果(民)总统卡比拉举行会谈的利苏巴当即表示:“我们输掉了一场战斗,但我们还没有输掉这场战争。”14日萨苏武装占领了总统府。15日,刚果石油城市黑角港陷落。几天前还不肯认输的利苏巴忽然销声匿迹……

10月17日夜晩,当萨苏领导的“眼镜蛇”民兵先遣部队抵达

利苏巴的家乡卢博莫前夕，民选总统利苏巴一行 20 人分乘 6 辆越野车向着加蓬共和国的方向奔去。车上载有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其中包括 10 支各类冲锋枪，还有许多子弹。

路上，利苏巴十分谨慎地用电话通知他的一个侄子——加蓬国务部长兼设备和建设部长扎卡里·米博托。为了避免与萨苏民兵不期而遇，车队有时还得绕道而行。

18 日清晨时分，加蓬上奥戈韦省省长、原加蓬驻法国大使埃布米接到“寻找刚果总统和他的伙伴们”的紧急通知，他立即通知了驻扎在布芒戈的宪兵司令。8 时 15 分，接到通知的宪兵司令跳上一辆吉普车，奔向 30 公里外的边境。

此时，利苏巴和他的忠实伙伴们到达边界已有几个钟头，开始显得有点不耐烦了。尽管他们个个脸上堆满了倦容，但还是不敢向横跨在里迪里河上的界桥迈进一步，因为他们不知道对岸的加蓬士兵是否已经得到他们到达的消息。

在小桥前，利苏巴与随行人员商量对策：总统携副官马萨拉先行一步，以探虚实，其他人在车上等候。他们没有直接奔向警察哨所，而是绕开哨所钻进了草丛中。

走了很远一段距离，他们才敢上路。大约又走了 5 公里，寂静的清晨传来了马达声，他们停下了脚步，这是宪兵司令的吉普车的马达声。利苏巴闻声立即窜入草丛中，而副官马萨拉则照常前行。不久，布芒戈宪兵司令的吉普车停在了马萨拉面前。利苏巴才从草丛中钻了出来。他们一起回到边界的另一边接来了其他人。

车队又向布芒戈进发了，但根据省长的特别指示，车上的武器、弹药必须卸下。到达里迪里州首府后，主人请利苏巴一行进餐。他们虽饥肠辘辘，但个个是神情惶然无心下咽。只喝了一杯热啤酒的利苏巴神情沮丧，他反复不停地自言自语：“一个被正常选出的总统，竟会被外国占领军赶跑，这是不正常的……”

这时埃布米省长来了，他是来告知，前往几十公里外的弗朗斯

维尔机场的所有准备工作都已做好了。

所有的人都钻进了汽车,包括利苏巴本人,因为他不愿意乘坐直升机去机场。到了机场,小型货机“安东诺夫”的俄罗斯机组人员正在为起飞作准备。13时15分,利苏巴一行上了飞机,利苏巴说他要 go 南非。

埃布米省长穿着官服,与宪兵队的一些官员一起,向利苏巴致以加蓬国礼。这也许是利苏巴作为在职国家元首接受的最后一次国礼。

萨 苏 凯 旋

在黑角港城头易帜的第二天,10月16日,刚果前总统萨苏便公开宣布这场战争已经结束。23日,他离开了位于首都以北400公里的家乡奥约,凯旋般地回到了布拉柴维尔。面对一群欢呼的民众,身穿灰色猎装的萨苏脸上洋溢着胜利者的微笑。25日,萨苏在议会大厦宣誓就任总统。

萨苏在就职仪式上说,为了实现重建国家的目标,他希望得到联合国、欧盟、非洲统一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帮助,并和一切与刚果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进一步发展关系。

1998年4月10日,刚果驻中国大使馆新任临时代办在北京举行招商引资新闻发布会,欢迎中国企业界人士到刚果投资兴办实业,帮助刚果恢复经济。公司应邀派人出席了会议。6月10日,公司派出的恢复刚果工程先遣小组老郭和小赵一行踏上了重返刚果之路。

(1998年6月10日辑写于威海)

附录：两个刚果的由来和沿革

为了让读者了解刚果战乱后期的经过及其结局，特根据有关报刊资料编写了本篇。在此，谨向文中引用的一些段落的原稿作者致谢！

——作者

非洲中西部有一条著名的刚果河（又称扎伊尔河），干流流经刚果盆地。13世纪末14世纪初，班图人在这里建立了刚果王国。1877年，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派遣美籍英国人斯坦利从东面进入刚果盆地，夺取了大片土地。1880年，法国殖民者布拉柴从西面进入刚果盆地，建立了殖民据点布拉柴维尔。在1884年～1885年帝国主义瓜分非洲的柏林会议上，刚果河东岸被划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私人采地”，称“刚果自由国”；西岸划为法国殖民地。1908年，比利时国王把“采地”赠予“比利时国家”，称比属刚果。1910年，西岸并入法属赤道非洲，领地称中央刚果。

为了摆脱欧洲殖民主义者的统治，这里的人民进行了近百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并于1960年先后获得独立，且都定名为刚果共和国（法属刚果后更名为刚果人民共和国）。两国以刚果河为界，首都都设在河边，隔河相望。河东（即前比属刚果）的首都是利奥波德维尔；河西（即前法属中央刚果）的首都为布拉柴维尔。为了区分两个国家，各在自己的国名后附上首都名。一个简称刚果（利），另一个则称刚果（布）。1965年11月，蒙博托上台后将刚果（利）改名为第二共和国，1966年5月又将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恢复其传统名称金沙萨，故刚果（利）简称又变成了刚果（金）。1969年，刚果（布）将国名改为刚果人民共和国。1971年10月27日，刚果（金）将国名

改为扎伊尔共和国(简称扎伊尔)。

1997年5月,扎伊尔政权更迭,卡比拉就任新总统,宣布成立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在非洲大陆又出现了两个以刚果命名的国家。不过,90年代初,刚果人民共和国已更名为刚果共和国。1997年10月,刚果共和国政权易手,新任总统萨苏沿用刚果共和国的国名。因此,现在两个刚果的正式国名应为: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民);刚果共和国,简称刚果。

他们的国名历史沿革如下:

东岸刚果:刚果王国—刚果自由国—比属刚果—刚果(利)—刚果(金)—扎伊尔—刚果民主共和国,简称刚果(民);

西岸刚果:刚果王国—法属中央刚果—刚果(布)—刚果人民共和国—刚果共和国,简称刚果。

(1998年4月18日辑写于威海)

北 非 篇

阳 光 与 阴 影

世界为什么这样美丽
而人民为什么要
付出这么多代价
我问太阳

....

——王蒙的诗《阿尔及尔》

1997年12月下旬,我随中国承包工程商会考察团,赴北非阿尔及利亚考察。记得20多年前,正是由于两阿(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提案的通过,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因此,我对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怀有敬意。

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是一座具有欧洲风格的山城。白色的穆斯林式建筑物层层叠叠,在明媚的阳光下显得格外白净,故称白色之城。

阿尔及尔属地中海气候,白天与夜间温差不大,我们抵达时,只需穿夹衣。这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城市,街头粗壮的椰树高大挺拔,形状有些特别,下细、上粗、叶短,风格独异(见图16);街道两旁的观赏桔树果实累累,黄绿相间,格外诱人。阿尔及利亚人多系

阿拉伯民族，肤色白中微黑，高鼻，不少具有欧阿混血的特点。阿尔及尔本是非洲主要旅游城市之一，自 1993 年始，由于恐怖活动接连不断，如今外国游客已寥若晨星。

途经巴黎，我们在一家超市漫步，老姜（法语翻译）同这里的一位 40 多岁的法国人攀谈起来，他问我们去什么地方，我们说去阿尔及利亚，这位朋友惊讶地倒吸了一口凉气，认真地忠告我们：去那里很危险，恐怖分子经常杀人，主要是杀外国人。我们在超市转了一会，道别时，这位朋友再一次提醒我们：一定要小心啊！祝你们好运！

到了中国驻阿使馆经商处，田参赞向我们扼要介绍了情况，并提出了要求：自 1993 年以来，阿局势动荡，1994 年闹得最凶，原教旨主义组织不断地进行血腥暗杀和爆炸等恐怖活动，有 160 多名外国人，主要是法国人被杀害。中国专家组有一名翻译和一名司机在市内被伏击者暗杀，另有两名采购人员于 1995 年在郊区失踪，至今杳无下落。近两年局势稍微缓和，但恐怖活动仍然不时发生，现在外国人大部分撤走，恐怖分子又开始杀自己的同胞，而且一杀就是全家、全村、几十人甚至于一二百人。5 年来，累计有一万多人惨遭杀害。参赞希望我们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不要外出，以防不测。

我们这个团组是阿渔业部邀请的，部长哈米杜先生安排得颇为周到，谈业务和外出不但有专车接送，并且请内务部派了四名保镖不离左右，连购买机票、吃饭也跟着。这四名保镖确实很负责任，从未迟到或擅离职守，那小头目会些武术，又特别细心，星期天他让我们起誓：保证不私自外出！这种被人“保护”和“看管”的滋味（见图 17），确实不怎么好受。但也并非多此一举，我们看到各大宾馆入口处设有机场那种检查乘客专用的安全门；政府机关院内、院外不得随意停放车辆，防止安有定时炸弹的车辆混入；当局警告市民，发现不明弃置物要立即报告，千万不要乱动，以防不测。我国驻

阿大使配有防弹车,据说在我国驻外使节中,仅两个国家大使享有此种“待遇”。在随太使的一次活动中,笔者平生第一次搭乘了这辆防弹车。

阿尔及利亚的天空格外晴朗,而我们心中却充塞着阴影。12月26日这天,我们听到离市区20公里以外的地方,又有20余人被杀害。斋月来临,恐怖分子可能会更加活跃,人们不免为此担忧,甚至有些毛骨悚然。

阿尔及利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一直非常友好,我们在阿尔及利亚10天的时间也非常安全,但仍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抑和茫然。阿尔及尔的自然环境是优美的,而社会环境却如此这般,不得不令许多外国商人和游客望而却步。由此我想到,国家改革开放,一定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否则就是一句空话。

但愿阿尔及利亚这烦人的恐怖活动,早日在灿烂的阳光下游云散。

(1997年12月27日初稿于阿尔及尔
1998年2月21日定稿于威海)

又 识 温 州 人

到了阿尔及尔,为了保证安全,使馆安排我们住在经商处宿舍楼,每天早餐由热情的参赞夫人为我们打理,晚上买点面包凑合,中午这顿正餐,经商处介绍我们到离使馆有段路的一家中餐馆就餐。

这家中餐馆名叫“如意快餐”,与主人一见面,从这对30多岁夫妇白皙细腻的肤色上,就猜想大概又是温州人。一打听,果不其

然。男的C先生是经理,又是掌勺的厨师。夫人Z女士则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他们开这餐馆已经半年,同时还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

通过接触,我们了解到,他俩是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到意大利的,在那儿干了十多年。我们问:意大利多安全,为什么要到这危险的地方来做?他们开始只是说那儿买卖不好做,后来逐渐地向我们吐露了真情:

他俩也是在意大利相识的,在那儿开设了一家皮衣加工厂,鼎盛时20多人的规模,雇员大多是从国内来的。本来经营得不错,但自从被当地意大利人骗走100多万元(人民币)后,就难以维持下去了。我们问,意大利人怎样骗你呢?他们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原来,有一意大利客户,同他做过几笔生意,相互算是认识。接着这客户订做10件貂皮大衣,付了一张支票,说是5天后可以存入银行兑现。紧接着又订做50件,提货时也付了一张支票,两天后存入银行,发现是两张空头支票,随即找上门去,可那原来500平方米的工厂和公司已人去楼空,关门落锁。之后,费尽曲折,终于找到这个意大利人的家,向他要钱,他说公司破产倒闭了,无力偿还。反复几次,警察前来干预,告诉:要么去公司找,要么上告,成天在这里吵闹既不解决问题,也是不可以的。后来也就算了。我们说,为什么不去告他呢?他们说,在意大利打官司谈何容易!这家伙同时骗了好几位华人,有的损失比我们还惨,听说有一位起诉了,官司没有结果,可意方在调查案件时查了这老兄的账,反倒发现其有偷税行为,又罚交了一笔税款,你说怎么办!我们说,你们这10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小Z淡淡一笑:反正钱是在意大利挣的,在意大利丢了也无所谓,丢了再挣呗!

确也如此,他们现在持有意大利、捷克、阿尔及利亚三个国家的长期居留签证,在阿尔及尔开拓业务,先期投入七万多美元。经过半年的努力,业务算是开展起来了,餐馆生意很好,贸易已做了

一个集装箱,三天即批销完毕,第二个集装箱的货又马上就到。我们吃饭时,亲眼看到当地客户前来催货。我们问,第一箱利润如何?他们说还不错。经再三询问,他们说:第一箱货是中国打火机,底价加运费加税不到 10 元(人民币)一只,这里按 28 元批发,这一箱净赚 5 万美元。

星期天,我提出要到他的公司看一看,小 C 开了一辆老爷车来接我们,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的新车快到了。他的公司和宿舍在法国大使馆对面,比较安全。我们看到法国大使馆围墙加高了一米多,上面还架了电网。听我国驻阿李大使说,因阿尔及利亚哈马斯组织暗杀行动主要针对法国人,法国派来 120 名海军陆战队守卫大使馆,前些日子,电网还电死了一名法国自己人。小 C 指指那墙头:周围架着机枪,旁边设有路障,一有情况,法国人就开火,毫不客气。我问:那么你往来于餐馆、公司,路上安全吗?小 C 说:正好这一路都有警察。

谈到家庭生活,小 Z 说,她母亲过去一直住在意大利,现带着他们的两个孩子回国了。在温州市内,他们购买了位置不错的店面。我问她将来怎么办?她说,挣了钱当然最终还是回中国啦!我感觉,她的话是真的。

中国人确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但我尤为佩服温州人,特别是在海外闯天下的温州人。

(1997 年 12 月 28 日初稿于阿尔及尔)

· 1998 年 2 月 22 日定稿于威海)

巴卜扎的贵宾

根据阿尔及利亚渔业部的安排，这一天，考察组参观阿渔船修造厂（见图 18）。

上午 9 时许，我和老姜在渔业部办公厅主任和项目官员以及 4 名保镖的陪同、护卫下，乘车向离阿尔及尔市区约 35 公里的巴卜扎进发。因为车队是政府部门的牌照，在市区内可以逆向超车，显然，这是一种特殊待遇。

阿尔及尔郊区的公路很好，相当于一级公路的标准，车速飞快。当车队进入巴卜扎境内时，只见公路两旁每隔一段都有警察持枪警卫。巴卜扎大概是一个镇子，估计近几年很少有外国人光顾。车队抵达渔船厂办公楼，见有两辆警车在那儿等候。我们俩在办公楼前下车，该厂总经理等一行十七八位早已在门口迎候。上了楼，在一间大办公室内，摆着一圈沙发，旁边桌子上摆着丰盛的点心和饮料。我和老姜用汉语议论：好隆重啊！这么多人陪同我们两个“老外”，不正是十多年前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情景吗！

大家坐定，陪同者仍有十多人，周围还有一些站立旁听者。我问了该厂的生产、经营等一些情况，探讨合作的可能，老姜翻译得比较到位，交谈极其认真，气氛融洽。之后，我提出要看看工厂车间和场地、码头，主人则建议用点点心。于是大家离开沙发围着桌子，站成一圈，我们很礼貌地喝了杯咖啡，吃了两块点心，而且嘴里蹦着法语单词“赛棒！赛棒！（很好！很好！）”

该厂厂区比较分散，参观需乘车，这时前面由两辆警车开道，后面有四名保镖乘车护卫，真是被“抬举”得有点不好意思。此时厂区和道路两边，看热闹的群众很多，争先恐后地围观，那情景、那场

面，确有几分感人，也有几分自豪！看来，工厂事先也有所准备，车间和道路都是经过打扫和整理的，工人们也非常礼貌和热情。每到一处，主人总是殷勤地在左右介绍、解释，而我们一边耐心地看着、听、记、问，一边用袖珍相机拍照，老姜在旁边及时地翻译、沟通。我想，在主人的心目中，我们的“形象”大概还说得过去吧！

返回时，两辆警车一直护送到巴卜扎与阿尔及尔市区交界处。临分手，我与该厂总经理约定，下午3点到渔业部继续洽谈。

笔者八年前曾在威海市外经贸委办公室工作，对阿方的盛情，颇有似曾相识之感；而且觉得他们的款待，比我们当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我从未想到，八年后的今天，能在异国他乡，接受类似的礼遇。当然，我清楚，这礼遇是给中国人的，也是给公司的，而不是给我们个人的。因为，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没有公司的发展，哪有我们的北非之行呢？！

（1997年12月29日初稿于阿尔及尔

1998年2月25日定稿于威海）

斋月飞行

1997年最后一天凌晨，我们告别阿尔及尔，取道开罗，前往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头天晚上，穆斯林已进入斋月，我们出发这天，实际上是斋月的第一个白天。

一到斋月，阿拉伯穆斯林白天是不能进食的，只有到太阳落山后方能就餐。

清晨，渔业部项目官员布阿格小姐和司机以及国家内政部派出的保镖，准时到住地接我们去机场。由于时间提前量较大，办好

行李托运手续后，我们在贵宾厅落座等候。为了打破沉默，我递给每人一块口香糖，只见他们笑了笑，悄悄地放进兜里。我心想，看来，他们斋月禁食真的很严格哟，这一天飞行，还不知道我们这些非穆斯林，是否也要跟着“斋戒”呢！

登上飞机，只见机上 90% 以上是阿拉伯人，头缠白布（也有红白相间的花格布），身着白袍或灰袍，也有的穿着宽大的阿拉伯白裤，裤裆大得几乎坠地。从阿尔及尔到开罗，需要飞行 3 个半小时，我们没有吃早饭，也没有带任何食品，肚子早已饿得“咕噜、咕噜”地直提“抗议”，便不断本能地望着乘务员的一举一动。很长时间，空姐和空中先生只是来回走着发阿文、法文、英文报纸，并无送饮食的表示，我们暗自叫苦，也不好多问。

过了大约 1 个多小时，终于出现了转机，乘务员推着小车，向每位乘客发了一包椰枣（1 公斤重），我们俩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偷偷摸摸地吃将起来，周围乘客向我们投以目光，是反感还是挡不住诱惑？我不知道，但他们自己都悄悄地椰枣放起来，没见到有吃的。又过了好一会，乘务员又推车来了，这次是送饭，每人一份，有米饭、面包、甜点等，而且量还特别大，我觉得挺丰盛，同时，还供应饮料和矿泉水。我们拿到手后，这回有点理直气壮地吃了起来，但周围的人还是没有动，先后都悄悄地收拾着，放入事先准备好的编织袋内。除有几位穿西装的游客外，我没看到有吃的，连矿泉水也收拾着放入袋内。有几位阿拉伯妇女，用白布遮着脸，我猜可能是在喝水，其中包括一名老年病妇。

飞机快要降落时，听到两位阿拉伯人与男乘务员用阿拉伯语小声争执，我们听不懂内容，后来看到乘务员送来两份饭菜，我们明白了。原来这二位老兄像是虔诚的穆斯林，开始为了“把斋”，不好意思要他那份饭菜，但看别人都要了不吃“兜着走”，又提出补给他们那份，因而发生了争执。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

到了开罗机场，大使馆经商处小刘驱车迎接我们，路上谈到斋

月,我说斋月不大科学,对身体健康不好。小刘说,阿拉伯人认为斋月好哇!我说为什么?她说,你想,斋月富人有再好的饭,白天也不能吃,要和穷人一样尝尝饿饭的滋味,不就等于穷人与富人一样平等了嘛!我说,这倒也是,可那幼儿怎么办?她说,斋月对7岁以下的儿童和病人例外,其他人在太阳落山前是绝对禁食的,那虔诚的穆斯林,就连唾沫也要吐出来,而不能咽下去。她指着公路两旁说:你看那些警察,已经饿得发昏了,尤其是第一天,他们也很不适应!

这时,我终于明白了信仰与意志的力量。同时又想,当年埃及、叙利亚军民为收复失地,曾利用敌方斋月的松懈和麻痹,出其不意地同时分别向占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的以军进攻,仅三天即摧毁以军精心构筑的“巴列夫”防线。这场举世闻名的“斋月战争”(即第四次中东战争),对于埃、叙阿拉伯军民来说,需要有多大的毅力和勇气啊!当然,他们确也为此付出了比平常大得多的沉重代价和巨大牺牲。

(1998年1月2日初稿于喀土穆)

1998年2月25日定稿于威海)

乘法老船夜游尼罗河

1998年元月1日下午,我们抵达埃及的首都开罗。经商处将我们接到招待所,因第二天凌晨1点半还要乘飞机前往喀土穆,只能在埃及小住几小时。适逢招待所食堂维修,解决不了吃饭问题,主人给我们出了个主意:乘法老船漫游尼罗河吧!那里有自助餐,可以边吃边看看开罗夜景。

晚上7时许,经商处小刘开车送我们,仅10分钟,即来到尼罗

河旁。只见这里各种各样的法老船，早已在沿岸不同泊位等候着客人。小刘将我们送到他们常去的一艘法老船船边。开船时间是晚8点，此时已有游客纷纷登船。

这是一艘上下三层的豪华游船，装饰得金碧辉煌，古色古香。法老，是古埃及的最高统治者，“法老船”即“皇家船”的意思。该船一层是点菜餐厅，二层为自助餐厅，三层供游客纳凉、眺望开罗夜景。我们被服务生引导到二层临窗的座位上，这是观看夜景的最佳位置。

8点准时开船，一开船就可以用餐。自助餐很有特色：只见餐厅中央，自船首向船尾方向，各种食物摆放在一个特大长条形的桌子上。第一道是汤，后面依次为面包奶油、凉拌果蔬、温热菜肴、什锦米饭、精制甜点等等，既丰盛，又新鲜，最后一道是什锦水果羹。因我们一天没有正式用餐，早已饥肠辘辘，就不管先后次序，轮番取而食之。

游船在尼罗河上徐徐而行，但见两岸楼房鳞次栉比，霓虹闪烁，河水清清，形成倒影。尼罗河的夜色真美啊！

开罗的夜生活较晚，我们8点~10点这第一班船，游客并不算多，但从种族肤色和装束来看，很明显，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当地阿拉伯人也有一些。用餐时，在船首方向，早有小型乐队在演奏着具有埃及特色的音乐和歌曲，那异国情调，神秘悠扬，沁人心脾。

8时50分，游客大多吃饱喝足，艺术表演开始了。首先上演的是有名的“肚皮舞”，舞娘是位十八九岁的年轻姑娘，身着金光闪闪的“三点式”，披着透明粉红色薄纱，随着鼓乐的节奏，翩翩起舞（见图19）。所谓“肚皮舞”，是以抖动肚皮为中心的绝妙舞姿。舞娘的体形独具特色，其肚皮宽大，臀部发达，而身材适中，曲线优美。各种表演淋漓酣畅，但却毫无猥亵之感。观众掌声阵阵，舞者旋转抖动全身，节奏越来越快，达到高潮之时，随着鼓乐一个短促声响，舞者嘎然而止，如醉如痴的游客方才如梦初醒。紧接着，舞娘走下小

台，来到游客中间，做出各种亲昵姿态，并非常友好地同游客照像合影。根据对象的不同，舞娘会随机摆出不同姿式或作出逗趣的表示，不时博得游客阵阵喝彩。稍事休息片刻，舞娘又换上一套行头，略以黑纱遮体，全身饰物更加高雅，并变换舞姿，邀游客同舞。先后有多名男女登场，配合默契，交相成趣。游客纷纷被舞娘的热情、大方、诙谐所感染，一个个心花怒放，欢快无比，其娱乐性达到了极点！

接下来，是一位 30 岁左右的男艺人，穿着厚厚的三叠裙登场，通过人体的激烈旋转，裙裾形成三个大圆圈，而每个圆圈均可旋转着越过头顶，飞向一边，剩下最后一个裙裾，艺人从腰际旋转到头上，再顶在手上旋转，走向游客，摆出各种友善滑稽的姿态，任凭拍照合影。之后，又回到小台上，与游客配以各种即兴动作，别有一番风情。

大约离 10 点还差 20 分钟，有一位女歌星登台演唱各种阿拉伯或埃及歌曲，流淌出感人的真情。虽听不懂歌词，但从演唱者的歌喉和韵律，演奏者的配合，以及部分阿拉伯游客的欢快击掌和唱，也觉出是该民族最有名、最上口的歌曲。

不知不觉两小时过去了。结账时，我们每人花了 80 埃镑（约合 22 美元）。虽价格不菲，但琢磨起来，还是值得的。

开罗是个世界闻名的旅游城市，尼罗河是游客必到的地方，把“吃”与“玩”结合在一起，确是吸引游客的聪明之举，而那具有埃及文化特点和阿拉伯民族风格的文娱活动，更为这个旅游项目锦上添花。尤为重要，这“吃”和“玩”，都具有其浓厚的民族特色，而不是舶来品或不伦不类的东西，恐怕这是埃及旅游业常胜不衰的“奥秘”所在。

（1998 年 1 月 3 日初稿于喀土穆

1998 年 2 月 28 日定稿于威海）

金字塔前凝思

几何学不是神话
你的图形充满神异

.....

——王蒙的诗《金字塔》

埃及的金字塔是保存至今的古代奇迹之一，到了埃及不能不去金字塔。从喀土穆返回开罗后，因等候合适的航班，我们必须在开罗逗留二日，于是便有了游览的机会。

在我的想像中，金字塔是在那茫漫无边的沙漠之中。其实，我们通常所指的金字塔，即吉萨地区的金字塔，就座落在开罗近郊，与市区紧密相连，离市中心扎马利克岛才 35 公里。当然全埃及共有 70 多座金字塔，其中大部分都散布在尼罗河下游的西岸，据说那里确是长空万里，沙海无垠。

当我真实地站在吉萨金字塔跟前，仰望着这巨大的古建筑物时，与平日从图片上看金字塔，感觉完全不同。直觉和感观使我觉出了它的高大雄伟，看到了它的数千年苍桑。在冥想的思绪和无法理喻的事实面前，悟出了它许多超凡的无穷魅力。

吉萨金字塔共有三座（见图 20），其中最大的一座名叫库孚金字塔，塔基的底边呈正方形，每边 230 米，塔高为 147 米，由于几千年的风雨侵蚀，现已减低到 137 米，相当于 40 层摩天大楼的高度。令人惊奇的是：库孚金字塔的高度乘上 10 亿，等于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拿两倍塔高除以底面积正好等于圆周率 π ，即 3.14159（过了 3000 年之后，人们才将圆周率计算到这个精度）。另外，穿过金字

塔的子午线，正好把地球上的陆地和海洋分成均匀的两半，而且塔的重心正好座落在各大陆引力的中心，这些精确的计算和有趣的数据，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据计算，这座金字塔是由 230 万块大小不等的石头砌成，每块石头的平均重量为 2.5 吨，最大的重达 16 吨之多。全部石头共重 684.8 万吨，如果用载重 7 吨的卡车来搬石头，就需要 978 286 辆大卡车，而且这花岗岩是从 900 公里以外的阿斯旺运来的。金字塔不仅以其体积庞大令人惊叹，而且其建筑艺术之高超也令人十分吃惊。建塔用的石头，每块都经过加工磨平，不用任何胶泥、灰浆，接缝处连一根头发丝也插不进去。

吉萨第二座金字塔是卡夫拉金字塔，塔基边长 215.25 米，高达 143.5 米，其规模略小于库孚金字塔，但它建筑在一块较高的台地上，因此乍看起来似乎比库孚金字塔还要高。其工程设计之精确、艺术风格之庄严，可与库孚金字塔相媲美。尤其是塔旁有一高达 20 米，长 70 米的狮身人面雕像，是用一整块天然巨石雕成，虽然人面的鼻部在拿破仑侵略埃及时被打掉了一块（一说是一名伊斯兰教徒反对偶像崇拜，毁坏了人面像的鼻子，而拿破仑入侵埃及，却是 300 多年之后的事），但它经历了 4 500 多年的风雨侵蚀，巍然屹立，至今基本保持原貌，它的确是古代埃及的奇观，也是世界上—件罕见的艺术瑰宝。

埃及金字塔不仅是埃及人民勤劳、勇敢和智慧的象征，也是古埃及奴隶制时代暴君的碑志以及历史的见证。我抚摸着那二三米见方的巨石，真不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古埃及人是怎样将它运来，堆砌到顶端的。就是在现代的条件下，用最先进的设备，要建筑如此规模的金字塔，也并非易事。但我不相信金字塔为某种神力所造。据历史学家研究，建筑库孚金字塔，整整花了 30 年时间，同时有十万劳动人民在烈日的曝晒下进行劳动。因此，我看到的这金字塔，仿佛不是一块块巨石叠成，而是一堆堆劳动人民的血肉和尸骨筑就。

在开罗城内，还有一座新金字塔，它是埃及前总统萨达特的陵墓。当然，这新金字塔远没有吉萨金字塔那样雄伟，但却小巧玲珑，很有现代气息（见图 21）。墓的对面是当年萨达特的检阅台。1981 年 10 月 6 日，当声望极高、如日中天的萨达特总统在为庆祝十月战争八周年而举行盛大阅兵典礼时，四名假扮军人的宗教极端分子用冲锋枪向主席台进行疯狂扫射，萨达特不幸当场遇难。这一突发事件，令全世界震惊。如今，宏大的带遮阳篷的检阅台上冷冷清清，人去台空，真有“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苍凉之感（见图 22）。萨达特总统的金字塔陵墓凝重伫立，有数名士兵默默地持枪守卫着，这一伟大人物成了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稍纵即逝，逝者如斯了！

金字塔和万里长城同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中国和埃及同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虽国别和民族不同，但历史却惊人的相似。“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金字塔世人皆知，可塔下埋葬着哪位法老，已不很重要了，因为奇迹和历史都是人民创造的，光荣属于人民，而不属于统治者！

（1998 年 1 月 10 日初稿于开罗

1998 年 3 月 1 日定稿于威海）

夜 逛 哈 利 利

开罗是埃及和非洲的最大都市和商业中心，有点像中国的大上海。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经商处办公室孙主任系山东人，而其已故夫人又是威海人，待我们非常热情。他告诉我们，要了解埃及的商业状况，得去哈利利或航空街看看。我们问，这两地各有何特色？他

说,航空街是商店,哈利利是市场。我们想去逛逛市场,孙主任答应为我们安排。

使馆经商处座落在尼罗河中央的扎马利克岛上,该岛与两岸有多重立交桥相通,实际上已与市区连成一片。这天晚饭后,孙主任派车送我们去哈利利。路上约走了半小时,到达后,因车多人杂,停车地点难找,便与司机约定,只逛1小时,到点即来原地接我们。

此时,我看看表,是晚上7点钟,拥向哈利利的人,成群结队,如织如潮。纵横交错的街道上,灯火辉煌,如同白昼。各家店铺、摊位,买卖正旺,异常热闹。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伊斯兰特色的各种工艺品:各色古埃及人物图案的铜盘,长的、圆的、深的、浅的;各种铜制脸谱和动物,大的、小的、高的、矮的;各种伊斯兰绘画,宽的、窄的、纸的、布的。至于那小铜铃、皮挂件、念珠、首饰……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还有那吃的、用的、玩的,一应俱全,目不暇接。仿佛到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太盗》那“芝麻开门”的宝库。我们边走、边看、边问,对有些物件真是爱不释手。刚刚选购了一些铜盘,意犹未尽,就不知不觉地快到1小时了,便急匆匆赶到乘车点,同司机商量再延长1个半小时,司机通情达理地同意了。

于是,我们又进了市场。夜间8点钟,夜市达到了高潮。偌大的哈利利,据说白天一整天也逛不过来。此时人声鼎沸,你推我搡。若遇上几辆穿街而过的小汽车,简直成过街乌龟,寸步难挪。在市场街道上,那些姑娘、小伙子们成群结队,大呼小叫,招摇过市;有的全家出动,扶老携幼,选购商品;也有一对对恋人,相依相偎,前来凑热闹、看光景。那露天小食铺也摆出了许多桌子、凳子,拉开了待客的架式,警察前来干预,让其收缩地盘。在主要行车干道上,交通警察紧张地指挥着穿梭般的车辆,那一个个持枪警察在各主要岔道口维持着秩序……这情景,这场面,简直像个“万花筒”。

我们边走边看,不时买点喜爱的小玩艺。摊位前许多推销者当众展示或表演着他们的拿手商品,吸引着一堆堆顾客和围观者。在

一个卖玩具的摊位前，笔者经不住诱惑，花两英镑（约合 0.6 美元），为小侄女买了一个上弦后可以弹到地上既旋转又发光的电陀螺，回来打开一看，原来是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免不了又当了一回“老憨”！但我并没有上当的感觉，只是对埃及人的热情推销表示佩服。我曾碰到一位家住北京、经常出国的女同志，她偏要在国外为女儿买中国鞋。因为，女儿天生一双 40 码的大脚，国内难以买到这样特大的女鞋，可中国出口到国外的就有。所以，在国门洞开的今天，中国人在国外买中国货，既不新鲜，也不奇怪，这说明中国商品在国外的覆盖率高。

哈利利确是热闹非凡的大市场，直到我们离开时，人群仍未散去。我不知道逛夜市是否是埃及人的习惯，白天有没有这样热闹？但有一点看来是肯定的，即非洲市场既有黑非洲那样宁静、文雅、默契的场面，也有阿拉伯非洲如哈利利这样繁华、喧嚣、火爆的镜头，似乎后者对顾客更有吸引力，且符合中国人的胃口。尤其是那带表演的推销术，似乎能勾住顾客的脚步和钱袋，本以为这是中国江湖艺人的专利，原来埃及商人更精通此道啊！

（1998 年 1 月 10 日初稿于开罗

1998 年 3 月 6 日定稿于威海）

从开罗到亚历山大

埃及的第二大城市亚历山大是座海港名城。在经商处孙主任的安排下，1998 年 1 月 10 日上午 8 时半，耿师傅开着奔驰轿车，陪同我们去那里参观。

从开罗到亚历山大，有条准高速公路，单程近 300 公里。这公

路所不同的是，在对开的两幅路面中间，有 20 米以上的宽阔隔离带，不但显得非常宽松空旷，同时也加大了行车安全系数。而且，这来去两条路幅，可以错落有致，不在一个水平面上。对于土地贫瘠的埃及来说，恐怕算是一种经济实用的选择。

上午 10 时许，渐渐地可以看到亚历山大的轮廓了。这是一座带状城市，几十里长长海岸，像抱海巨臂，微弯微环。那连绵楼群，座落在长臂之上，像一座“长城”。白色的海湾，浪花轻拍，如诗如画；沿街长滩，平缓洁净，如锦如云。沿海滩堤岸平台，建有雕塑、凉亭、石凳等公共设施，显然，这里是旅游、歇息的好处所。

参观第一个景点是夏宫，冬游夏宫，确也别有滋味。地中海气候温和，这天又风和日丽，夏宫的园林与海景相映相衬，那一排排棕榈树和树丛中偶尔露出笑脸的小花，给人以融融的暖意。园中，那阿拉伯式的建筑物，异样别致，那静雅的小桥流水与碧蓝的海湾，配以“长城”式的城市背景，真是让人心旷神怡，满目春光！我到过沈阳的夏宫，那是一座人造游乐场，内设大型趣味游泳场地，尽管设计得别出心裁，免不了有室内的压抑感。而亚历山大的夏宫，则是天工造物，一切都是纯天然的。老姜说这里有点像巴黎的凡尔赛，或瑞士的日内瓦。我说，不管像哪，置身此地，好像有种“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在与快意，看来，大自然是最有感染力的。

接着，我们来到“长城”的另一端古城堡。它与中国古代的围城有些相似，只不过像蓬莱阁那样建在海边。古城堡为正方形建筑，其内巷通道曲曲折折，围城有一个个射击孔和瞭望哨位。遥想当年，这里一定是铁马金戈，战旗猎猎，亚历山大的英雄儿女，把个亚历山大守卫得固若金汤。从古城堡主建筑内展出的实物，可以证实这一点，这里有勇士的军刀、长矛，军曹的长枪、短铳，战士的头盔、铠甲，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用巨大龟壳制成的盾。在城堡院内，还有一尊尊重型火炮，那带轨道的，我想大概是古代的“火箭”发射装置吧！不难看出，亚历山大有一部光荣的可歌可泣的民族斗争史。

从夏宫到古城堡，正好顺便浏览了大半个城区，其建筑风格，非欧合璧，并不单调。那地中海棕榈，风姿绰约，为城市增色不少。而这里的人们，白色微棕的面庞，和颜悦色的笑靥，惹人怜爱。我看到一群中学生模样的男女青年走来，便举起相机，欲加拍照，他们对着我的镜头微笑，一副友好的神态，于是我便按下了快门。据我所知，亚洲人一般是没有这涵养的。

耿师傅经常陪同客人来这里旅游，对这里比较熟悉。下午2点多吃午饭，他领我们到海边一家肯德基快餐店。店内窗明几净，餐桌旁配有婴儿坐车，而服务人员全是年轻的聋哑人。这些姑娘、小伙子们干活特别麻利，加上他们那麻利的哑语，一个个轻快得像活泼的小鸟。我们边吃边看他们的工作“表演”，觉得挺有趣。其实聋哑人是极聪明的，又有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就显得格外伶俐可爱。

饭后，我们告别亚历山大，向开罗回返。耿师傅加大油门，风驰电掣，最高时速竟达190公里。不知是人累了还是心醉了，我合上眼睛，一切悉听尊便了。

(1998年1月12日初稿于罗马)

1998年3月7日定稿于威海)

喀土穆与尼罗河

伴随着1998年第一天的晨曦，我们乘埃及航空公司波音747—400大型客机，抵达苏丹首都喀土穆机场。使馆经商处郝秘书驱车来接，办完落地签证手续，即向市区进发。

早晨，我们终于看清了喀土穆的面目：市区平坦，街道宽阔，楼

房低矮，尘土飞扬。心想，喀土穆可真到处是土啊！

从埃及登机时，我们就发现苏丹人普遍个头高。后来打听得知，苏丹确有几“最”：她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天气最热的国家，是非洲牛羊最多和世界 28 个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且其平均身高还是非洲之冠呢。那一米八九的大个子比比皆是，女的一米七八的个头也很多。听说这个国家还出过几位世界巨人。看来，人的身高与营养的关系并不密切，而人种与自然环境是决定因素。

与世界许多大城市依河傍海而建一样，喀土穆地处尼罗河岸边，而且建在青尼罗河与白尼罗河的交汇处。青尼罗河发源于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流经埃塞俄比亚的青山峻岭之间，由河水青青而得名；白尼罗河则发源于非洲第一大湖维多利亚湖，流经乌干达和苏丹南部的广袤平原，不免裹挟着白色的泥沙顺流而下，因河水泛白而得名。在青、白尼罗河相汇的地方，我们看到青尼罗河水色呈湛蓝色，白尼罗河水色泛白。两河由于流速和水的比重不同，相汇后的一段仍保持各自的颜色，一蓝一白，犹如两条色泽不同的锦带，堪称世界一大奇观。两河 Y 字形在喀土穆交汇，形成了类似中国武汉三镇一样的喀土穆三区，即：喀土穆、北喀土穆和恩图曼。三区有大桥相连。阿拉伯人、黑人和土著居民在这里繁衍生息，人口 300 多万。

接待我们的卡玛尔先生十分好客，第二天即开车拉着我们游览了三区，在两条尼罗河交汇的大桥上，了望 V 形交汇点，照相留影。尽管现在正值缺雨的枯水季节，仍见滔滔河水滚滚向北。河滩上，一些年轻人和儿童抓鱼、嬉戏。据说尼罗河的鱼基本没有污染，而且资源丰富，还盛产十几斤重的大鳖。可惜当地人对此并不感兴趣，他们的食物以牛、羊肉为主。

水资源充沛的尼罗河，滋润着苏丹和喀土穆干渴的土地，也滋润着大河两岸上亿头牛羊和骆驼。尼罗河给了苏丹和喀土穆生机勃勃的景象。

·可不是嘛!在喀土穆街道上,经常可以看到那大耳朵羊群跑去跑去,在扬起的尘土中“咩咩”欢叫。也许,这就是苏丹,这就是喀土穆。

(1998年1月13日初稿于罗马)

1998年3月7日定稿于威海)

中国人在苏丹

苏丹与中国是友好国家,中国与苏丹在经济合作上互利互惠,颇具规模。

中国在苏丹的第一支队伍和最大的项目是,中国石油总公司联合马来西亚、加拿大,成立了一家大尼罗河公司,共同投资12亿美元,在苏丹南部开采石油。中方占40%的控股地位。大尼罗河公司采取国际招标的方式发标,其中80%的标又让中国夺得,仅中原油田在苏丹的施工队伍就达1000余人。下一步,要形成勘、采、输、炼“一条龙”运作,中国人峰值将要达到7000人~10000人。在红海州新卡地区,我见到石油管道公司的高经理,他们正在铺设输油管道,施工现场甚为宏大。在办公室内,我们见到有电脑、卫星电话等先进设备,苏丹人看了为之惊叹、折服。在苏丹期间,南方传来好消息:有几口井已经出了油,而且产量可观。苏丹的石油开采,为中国人争了气,也为苏丹经济振兴带来了希望。

第二支队伍也是第二大项目,是黄金开采。北京凯诚黄金公司经过数年的努力,已进入实施阶段,购买了一处办公楼,取名“黄金大楼”。现在该项目也有几十人,开采队伍确定在威海的乳山市招募。

第三支队伍是山东泰安建筑公司。多年来,他们在苏丹保持

70人~100人的建筑队伍,每年签订约150万美元的合同额。我们见到了该公司的郭经理,在同他交谈中了解到,几年来,他们在这里经营得很不错,摸索了一套经验,效益也可以。他对苏丹的建筑市场充满着信心。

第四支队伍是吉林国际公司和黑龙江路桥公司的建桥组,他们在喀土穆承建尼罗河新桥,工程浩大,进展顺利,大约还需要两年方能完工。听说有一次,苏丹南部一条经过河底的输油管道被洪水冲断,该组利用自己的技术优势,将其及时修复,受到苏丹政府的高度赞扬,影响非常好。

除上述四支队伍外,还有江苏、重庆国际公司和西安贸易公司在苏丹的建房、修路工程项目;广东茶叶、中国轻工、北方公司等在这里所从事的贸易业务,业绩也都相当不错。

已经退休的我国驻苏丹原经济商务处张参赞,1986年卸任时已届退休年龄,早就看上了这里是块“风水宝地”,于是便租了一栋楼,办起了专门接待中国人的“宾馆”(或叫旅社吧)。他从老家四川把侄儿、侄女接来当厨师和服务员,经营得挺好。此次我们就下榻在他的“宾馆”里,住的条件虽不算好,但饭菜可口。苏丹是个盛产长绒棉的国家,老张跟我说,下一步,他还要在苏丹合资合作办纺织厂哩!

中国人在苏丹的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苏丹政府极为重视,给予许多优惠政策,并且鼓励中国人在苏丹进行更大的投资与发展。

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并不丰富,为了中国自身的利益和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利用和开发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不仅必须,而且势在必行。中国人在苏丹的作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我想,“三个面向”(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得有这样的具体行动。苏丹及非洲许多地方的资源亟待开发利用,世界上许多市场有待于炎黄子孙去开拓和施展

才华。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非洲的天地真广阔哟！

（1998年1月14日初稿于巴黎148招待所）

1998年3月7日定稿于威海）

考察红海州

1998年1月4日凌晨，我们在卡玛尔先生的陪同下，飞行一个半小时，来到苏丹的红海州考察，州政府所在地即苏丹港。

苏丹港濒临红海，是苏丹全国惟一的出海通道和海上门户。

当天上午，州长、议长以及州政府的一些官员接见了我们。他们一副阿拉伯装束，态度非常温和，平易近人。我当众介绍了威海和威海国际公司，说明来意。当我把一本《威海十年》的大型画册送到州长面前，并翻着首页介绍说：这是十年前的威海，这是今天的威海。威海在中国的黄海边上，苏丹港在贵国的红海边上，只要敞开国门，相信苏丹港能象威海一样迅速发展。州长赞同我的看法，并会意地笑了。

之后两三天，我们分别与州政府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农业部长等进行了接触和洽谈，参观了新经济区、发电厂、大理石厂、渔村和新卡地区，共同探讨在农业、工业和渔业等领域合作的可能。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韩国大宇集团在苏丹港那白色的厂房……

红海州有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有丰富的矿藏和海产资源。从苏丹港到新卡地区，沿途所见，是非洲一望无际的荒丘。只见一簇簇长满蒺藜的灌木和乔木，在广阔无边的旷野上凭海临风。偶有草甸、牧场，散落着稀疏的骆驼和羊群。沿途居民，许多并无房屋，仅

有麻袋片和塑料纸搭成的窝棚。在渔村，我们看到那只能勉强近海作业的简陋小木船，市上石斑鱼、红鱼倒是非常鲜亮。主人告诉我们，在离苏丹港 150 公里远的地方，有 8.6 万公顷的棉田有待开发耕种。还有大片金矿、大理石矿等待开采，并殷切地希望合作。双方就考察的情况写成《备忘录》。

1 月 6 日晚，州长先生参加了《备忘录》签字仪式，并盛情款待了我们。许多部长前来出席宴会，电视台也来采访，气氛隆重热烈。

1 月 7 日，我们又参观考察了一天，当晚离开苏丹港。机场上，州政府派办公厅主任前来送行，我们在候机室内合影留念，相互道别。

自飞离红海州之后，总感重负在身。眼前闪现的是红海州那大片的土地、丰富的宝藏和热情的人民。我们应该在那里做些什么，怎样去做？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实力和热心人？这些问号魂萦梦绕在脑际，久久拂之不去。倒不如照实写来，让更多的人去思考，去回答。

（1998 年 1 月 14 日初稿于巴黎 148 招待所

1998 年 3 月 8 日定稿于威海）

说富道贫话苏丹

在喀土穆大街上漫步，街道两旁除一些公共建筑外，大多为私宅。那一栋栋三四层、五六层的楼房，式样别致，设施齐全，备有卫星接收天线和发电机，套着院墙，有着各式各样黑色金属大门。在大门的一侧，有一大簇那不知名、类似蔷薇的非洲红花（我把它称作“一抹红”）浮上墙头，在充足阳光照耀下，显得格外鲜艳、娇媚。“一抹红花浮墙头”，这几乎成了喀土穆富人的象征（见图 23）。

的确,在这个名列世界最不发达国家名单上的国度里,富人并不少,且富得可以。在苏丹搞承包工程的泰安建筑公司的郭经理告诉我们说:这里的富人比中国的先富者富得多,他们有宽敞的住宅,出门有私车,有的一家就有 20 辆大奔驰,每人一辆还要多。

接待我们的卡玛尔先生是个商人,大概算是中上等小康之家。他领我们参观了他的办公楼和办公室:这是一栋五层楼,部分主墙用块状石头砌成,每块原状粗石正面,都涂上褐、黑两种颜色,外表再用清漆油得发亮,块石之间,以白水泥勾缝,形成格状效果,显得分外新鲜、雅致。院内有花园草坪和自动浇水装置,至少雇有两名黑佣和一名专职司机。办公室内布局相当合理,陈设考究。这栋楼建在富人区,仅为办公所用。而他和家人都居住在别处,我想也不会太差,或者更好。

在这些深宅大院附近或一隅,就有穷人的栖息地。那用棍棒和塑料纸片搭成的住所,连棚户也算不上,只能叫作“窝”。我带着相机到一处“窝”旁,正想拍张照片,这时,“窝”里像飞出“金凤凰”似的走出一位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微黑的脸庞相当清秀。我示意要拍张照片,她摇动着一根指头,口中说“NO”(不)。我示意没关系,她坚持说“NO”。当我要与她再作商量时,她生气了,在喊另一个人,我赶紧离开,心中非常理解和钦佩那姑娘的自尊心。

在红海州,从苏丹港到新卡,在两个多小时的路程中,我看到了比喀土穆那个“窝”还要差得多的“住所”。对于那些处在原始状态的苏丹人来说,有个“窝”已是一种“享受”(见图 24),总比穴居要好,“行无踪迹,居无定所”,本来就是游牧生活的特点。一些在苏丹工作的中国朋友告诉我,在苏丹南方,几乎大多是这样的穷人。

一天傍晚,我在苏丹港街头踟蹰。街上没有路灯,在“繁华”区,那微弱的蜡烛灯光摇曳,街道两边,在铺地芦席上,坐着或跪着穿白袍的当地人,时值斋月,他们口中念念有词。我知道,太阳刚刚落山,他们要吃“早饭”了。我在卖吃食的阿拉伯妇女身边蹲下,掀开

盛菜的铝桶，见是些羊骨头汤之类的东西。盆子里有和好的面团，深褐色，看来，可以烙饼，旁边就是火炉。晚风习习，不免有阵阵尘土飞向芦席，飞向吃食铺……不禁心情跟着一阵紧缩和怅然。

第二天晚上，卡玛尔邀我们去他在苏丹港的合伙人玛黑家去看看。他家住着一栋火柴盒式的四层楼房，也是属于富人那一类。在铺着地毯的宽敞客厅里，已有许多客人。见我们去了，热情让座，互致寒暄。主人招待大家喝果茶，器皿精致高档。玛黑向我们介绍，他舅舅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我便对这位和善的老人肃然起敬，特意同他照了像。他舅舅谈到毛泽东主席，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我告诉他，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得解放，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奔小康，现在中国比过去更好啦！他说知道一些。话题转到苏丹的经济发展问题，客厅里的苏丹朋友非常活跃，他们寄希望于中国在苏丹的石油开采，说有了油一切都好办了。

我不知道有了油，苏丹的穷人是否就不再穷了？但眼下的现实是，富的富得“流油”，穷的穷得“叮当”。贫富如此悬殊，除了要继续发展生产力外，是否还要树立一种“以富帮穷，共同富裕”的思想呢？

（1998年1月15日初稿于巴黎148招待所

1998年3月8日定稿于威海）

与阿拉伯人打交道

有这样一个说法：“宁愿与蛇打交道，也不与阿拉伯人打交道”，此话我不敢苟同。我们此次考察，恰好要与阿拉伯人打交道，我决心体验一下。

首先交往的是阿尔及利亚国务秘书、渔业部长哈米杜先生。他

自我介绍,经商十余年,不愿意从政,是总统将他请来做内阁成员的。他有着商人的狡黠与智慧,显得有些老辣。但他确实会交朋友,言谈中难免有些吹嘘。经商处的同志告诉我们,阿拉伯人好吹,同他们交往要掌握分寸,留有余地。但我接触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如办公厅主任、秘书小姐、打字员等,都温文尔雅,层次较高,并不比别的非洲人难处。哈米杜对我们此次考察十分重视,作了精心安排,车辆、保镖随时保证。他本打算还负担我们的食宿,后来中方坚持自理他才作罢。一直为我们服务的一位保镖看中了我的照相机,但显然不好意思夺人之美,几次欲言又止。临别时,他告诉我,他太喜欢这小相机了,如果下次再来,千万给他捎一个,他一定会付钱的。他的思维方式,与我们没有区别。

考察的第二站是苏丹,也是个阿拉伯人居多的国家。接待我们的是经商处介绍的卡玛尔先生。此人40多岁,虔诚的伊斯兰信徒,待人非常诚恳,办事挺讲信用。一次,他开车带我们浏览喀土穆市容,我的相机丢在他车上,与他通电话询问,他说在车上,一小时后送来,他确实准时送来了。接着,他陪我们去红海州考察,不但机票是他付的款,食宿他也包了。红海州是他的家乡,他的舍伙人和他弟弟等,也都非常热情,几次盛邀我们到他们家做客,因此感到格外亲切。我心想,这些阿拉伯兄弟不错啊!

返程途经埃及,又是一个阿拉伯国家。这天上午,经商处安排我们参观金字塔,司机小耿开车陪同。到了入口处,小耿告诉得买门票。因新换的埃镑在我手里,我便去买票,每人20镑,三人60镑,接着售票人告诉车也得买票,我问多少,他伸出两个手指,我理解为也是20镑,就给他了。回到车上,我说车也得20镑,小耿说不行,两镑就够了。我说那给多了,算了吧!小耿说不行,这些阿拉伯人!得找他。回去一找,这位售票的中年人楞是不承认。小耿又问我记准了没有,我说绝对准确。结果,小耿用阿拉伯语单词对他大声说:“阿拉伯、伊斯兰、哈拉兹”(意为你这样做很不像话)。此时,

来了两位年轻警察，当明白吵吵的原因后，就开始点钱“破案”。门票有存根，刚营业不久，钱数与票根一对就清楚了。我们心中直打鼓；相互用汉语说，万一他把多收的钱放在身上的口袋里，我们可就“栽”了。结果还好，多收的钱被查实了。售票人显得很沮丧，只好退给我们 18 英镑（约合 6 美元）。小耿说，不能让他白占便宜。

金字塔附近牵骆驼的人很多，骑上骆驼照张相，也挺有意思。我接受教训，跟其中一位先谈好价：四个埃镑。我让同伴老姜给我照，旁边一个阿拉伯小伙子，主动过来帮忙，照完相付了骆驼钱，小伙子捻动着手指也来要钱，我感到一阵恶心，给了他一个埃镑。

我们来到狮身人面像前，那儿有数排座椅，坐着几位阿拉伯老者，看到我们在那儿照相，其中一位老者主动热情地走过来，要同我合影，我同意了。接着又将他的长围巾围在我的脖子上，我俩又并排照了张像（见图 25）。心想，这回该不是又要钱了吧！果然，老者向我捻动着手指，我只好也给他一埃镑。我想，大概这就是金字塔下的“金钱观”吧！

其实，阿拉伯人也是分层次的，并不能一概而论。我理解哈米杜这样的阿拉伯人，喜欢卡玛尔那样的阿拉伯人，对于金字塔下这种阿拉伯人，同他们打交道，注意些就是了。

（1998 年 1 月 16 日初稿于巴黎—北京飞机上

1998 年 3 月 8 日定稿于威海）

地中海女子

法国著名艺术家马约尔制作了一座铜雕，取名为“地中海”。可他雕刻的并非大海，而是一位端庄、贤淑、健美、丰韵的女子。这铜

雕女子双腿朝一边微张，她那坐姿的骨盆，使人浮想联翩，恐比地中海还要深邃（见图 26）。

事实上，地中海女子确有她的天姿和特色。她们的美艳，她们的能干，都给笔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途中，在地中海北岸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换机时，候机室内，我们看到那西班牙女子，个个体魄健美，肤色白皙，面部白里透红，浓眉、大眼、乌发、亚高鼻梁，再加上她们那民族特色的装束，显得分外妖娆。不免会联想起西班牙《斗牛舞》中，随着那激越的舞步，摆动着宽大花裙，刚健而又妩媚的纯情少女。

到了地中海南岸的阿尔及尔，听先期到这里的同事议论说，这里男的长得一般化，女的长得确实好看。经过十天的耳濡目染，笔者认为这样的评论似乎不无道理。

阿尔及尔是一座基本欧化了的都市，把它算作非洲，是地理位置使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三国，简称“马格里布”（在阿拉伯语中，意为“西方”）地区，其人面肤色，风土人情，与欧洲更为接近。

在人海中浏览，应当承认，阿尔及尔青年女子确实秀色可餐。因其身材大多略矮于西班牙女子，就显得更加秀气。而岁数大一些的女子，除普遍发福外，多着一身阿拉伯袍服，包裹着白头巾，鼻下悬着白色遮口布，仅露两只眼睛，像是修女。当然，在岁数大一些的女子中，也可以看到相当新潮的职业女性。

在阿考察期间，笔者先后接触了三名女子。

第一位是布阿格小姐，22岁。她是阿渔业部的秘书或叫负责国际合作事务的项目官员。曾在大学攻读政治学和国际关系，1995年毕业后到渔业部供职。她法语讲得很好，办事干练，对考察组的接待和日程安排，考虑得很周到，而且热情、大方、令人信赖。我们考察组先后分三批离阿，前两批她安排得很妥当。因我们这第三批走得晚，又是去喀土穆，就想自己办票，可阿尔及尔至开罗这段航

程订不上座位，迟迟不能“OK”。航空公司建议，绕道罗马赴开罗。我们觉得这既不经济，又浪费时间。为难之际，找了布阿格，经她斡旋，座位随即解决了。是行政干预起了作用，还是布阿格的能耐？我猜想，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第二位女子是经商处赵秘书给我们介绍的贸易客户。见面后才发现是一位女商家，名叫布斯玛哈，30岁左右，身材娇小。可说起话来，娓娓动听，滔滔不绝。她向我们推销椰枣和软木塞，我们向她介绍和推荐中国商品。她提出可以双方合资经营（阿客户言必谈合资），我说先做两项看看再说。她说不合资怎么做？我反问，不合资为什么不能做，难道您以前的生意都是合资之后才做的吗？她点头同意了我的看法，表示可以先做做看。我以阿尔及尔的“女强人”恭维她，她很得意，满面桃花绽开。我说希望能在中国看到您的传真，她说一定会。这是一位久经商场的女将（回国后，果真收到她的传真，并多次来电话，洽商进口中国茶叶、陈皮等。作者注）。

第三位是经商处肖秘书介绍的。因总经理不在，该公司来了一位类似办公室主任的女士，名叫法蒂哈，大约40多岁。此人谈吐风雅，业务熟练，谈判一拍即合。我介绍了公司的业务范围和请其招揽业务的想法，她不但一一记录，而且不时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并一再表示，她要向总经理提出一个详细报告，相信以后双方会有合作的机会。不管将来怎么样，最起码她给了我们以希望（回国后，该公司总经理随即来电，愿意为我公司招揽业务，公司给他发了委托书。作者注）。

平心而论，这三位女子，都不算漂亮。可她们事情办得都很漂亮。她们的活动能力、业务素质和大家风范，真有点像烟波浩淼的地中海！

（1998年1月15日初稿于巴黎148招待所）

1998年3月8日定稿于威海）

机场通关奇遇记

赴北非考察，经停欧、非六个国家、七个机场，起落 20 余架次，可谓见识不少，感触良多。其中在非洲机场的两件事，印象特别深。

开罗：登机受阻真无奈

此次经法国赴阿尔及利亚，提前在国内办好了签证，而从阿尔及尔经埃及赴苏丹（因阿尔及尔没有直飞苏丹的航班）的签证，只能在阿尔及尔办了。经我国驻阿经商处肖秘书的协助，赴埃及的签证很快办妥。而去苏丹，则由我国驻苏丹经商处郝秘书办了个落地签证手续。他将该手续通过传真发到国内，国内公司又将其转发给我们。就这样，我们万事俱备、胸有成竹地登上了阿尔及尔赴开罗的航班。

1998 年 1 月 1 日下午 1 时许抵达开罗，进关一切顺利。在我国驻埃及经商处招待所小住七八个小时，第二天凌晨 1 点半将飞苏丹的首都喀土穆。为保险起见，我们夜里 10 点半就出发了，提前了三个小时。

在候机室里，我们从容不迫地找好座位，放好行李，去换登机牌。机场工作人员将我们的护照、去苏丹的落地签证手续反复看了几遍，退给我们说不行。我们感到奇怪：手续都齐备呀，这有什么不行的？经我们要求，他请示了负责人，也说不行，我们问为什么，他说这落地签证上面没有你们两位的名字。

本来赴苏一共四人，其中有两位改变计划，提前回国了。而落地签证是办了四人的，我们拿着这阿拉伯文的签证文书，知道其中

英文姓名是提前回国一位同事的名字，就向他们解释，这上面虽然没有我们的名字，但对方邀请的是我们四人，因此，在他的名字后面一定是“等四人”。机场工作人员说，这上面的阿拉伯文没有“等”的字样，我们坚持说一定有“等”的意思。争执不下之际，机场几位负责人前来过问，都摇摇头说，既没有你们的名字，也没有“等”的意思，所以不行。其中一位主要负责人说，这样吧，我们立即向苏丹方面发报联系。

眼看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心急火燎。这深更半夜，苏丹那边即使回复，那也晚了“五秋”，看来今天是走不成了。

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早先郝秘书给我们发过另一份传真，是经商处给苏丹财政部（我们是财政部邀请的）一个报告，那上面有我们四个人的名单。我问老姜你带来了没有？此时老姜也不约而同地想起此事，赶快翻出来，递过去。这份文件确有其名字，能说明一定问题，但毕竟不是签证文件。机场工作人员态度有点缓和，盘问我们去苏丹干什么，为什么不买返程机票，你们有买返程机票的能力吗？一听这些，老姜急了，把携带的几千美元“啪”地一下摔在桌子上，又用手“哗、哗”地捻开给他们看，这几位工作人员互相看了看，信服了，赶紧给我们办理登机手续，我们成了这个航班上最后登机的两名乘客。

到了喀土穆机场，见到接我们的郝秘书，我们说，落地签证可给我们害苦了，不好使。郝秘书说，怎么不好使，这不都在这儿吗。他拿出四份落地签证手续的文件正本，我们说，怎么四份呢，郝秘书说，可不四份嘛，一人一份呀，我都发给你们公司了。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公司收到这四份一样、只有名字不同的文书，以为是重复的，就随意发了其中一份给我们，可不是没有“等”的字样吗！我们感叹地对精通阿文的郝秘书说，看来岔子还是出在我们身上，吃的是不懂阿语的亏，要是卡住了，那才遗憾呢！

喀土穆：“翻”你没商量

我们出发前，在国内听去过苏丹的同志说，那个国家对外汇控制很严，携带外汇可要注意申报啊！因此，在喀土穆机场入关时，我们将随身带的美元，全都集中在老姜那儿，如实申报了。

在机场入关时，我们的每件行李都打开翻了一下，贴上一张红标签，就算检查过关了，虽然麻烦点，觉得还行。郝秘书告诉我们，走时可要多提前几个小时到机场通关，那时检查更严。

走那天，是上午8点的飞机，而我们凌晨3点就起床出发，4点到达机场，整整提前4个小时，可算是留有余地了。

首先去办理行李托运手续。在别的空港，只要办妥了托运手续，人和行李就可以“拜拜”了，可这里不行，还得本人进去接受机场工作人员对行李的检查。此时我们看到，检查行李处，有四条长长的矮台，每条矮台前都有二三名工作人员让旅客一一打开行李，他们翻来覆去、一一翻检。旁边，旅客在一堆堆杂乱无章的行李后面排着队。我们等啊等，等得腰发酸、腿发麻、眼发花，终于轮到我了，我一一打开，工作人员仔细检查，差不多翻个遍，连箱包夹层也摸摸、掏掏。完事后，自己将行李一件件重新归整，送上传送带，算是过关了。

此时，两名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将我领到一个开着灯的小黑屋内，让伸开双臂，从上到下搜了一遍，最后让掏出钱夹、名片夹，翻开看看，确实连一美元也没有，这引起他们的怀疑。我示意还有一位同伴，钱由他带着，这才算通过。

而老姜就更“惨”了，他除了“享受”我这些“待遇”外，还要在另一个小屋子里一张一张地点美钞呢！其间，又到我这边拿护照和申报单，折腾来折腾去，弄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才过了关。

待我们办妥一切手续，到了登机口，乘客已陆续登机了。看来，

提前 4 小时一点不冤枉啊！老姜跟我议论：这个国家，“翻”个底朝天，外商早吓跑了，谁还敢再来呀！我说，这还不错了，是当面检查，你没听说吗，那巴黎机场看似文明，可他对旅客的行李，采用特殊手段，悄悄地打开检查，连信都要撕开看看。有时留下一个表示歉意纸条，有时连个纸条也没有，那才真正是“翻”你没商量呢！

(1998 年 3 月 14 日于威海)

后 记

这本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它饱含着和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与汗水！

首先，我要将此书献给公司成立十周年，因为是公司为我提供了到非洲工作的机会。我清楚地知道，没有公司的安排，就没有我在非洲的生活经历，也就不可能有这本书。

迄今为止，公司在非洲的两个援外项目我都参加了，而且担任项目负责人或协调人，加上去年底、今年初这次对北非的考察，使我有较多的机会接触非洲社会和进行人际交流。因此，也就有了更多的写作对象和着笔视角。

其次，我要将此书献给书中的那些情节的亲历者和关心这一书稿的朋友。是他们在非洲的出色表现和血与火的经历为本书增了光添了色；也是他们不时的关切和无声的鞭策，才使我动了结集出版之心。

当然，我更应该将此书奉献给那些关心非洲、涉足非洲或希望了解非洲的所有读者，倘若这本书还值得大家闲暇时随便翻翻，那么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书中写的所有人和事都是真实的，绝没有虚构之处，因此称之为“实录”。倘若某些情节与事实不符，那一定是我观察、记忆或认识的偏差，决非有意杜撰。由于读者可以理解的原因，书中对部分人名作了技术处理，希望不会因此而影响真实感。

为了便于读者了解非洲的事物，我还编写了两篇与本书内容有关的资料性文章，分别附在塞舌尔篇和刚果篇之后作为附录，盼能起到一定的诠释作用。

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篇章，是在国外利用工作间隙，或是在一个个炎热难耐的不眠之夜与恶蚊进行搏斗中写作而成的。有的还写于战乱现场和撤退途中。每当我凝神笔下，脑海浮现的那些经历、情节、场景，常令我心绪难平，甚至不能自己、眼含泪花！还有部分篇章，是在国内期间，利用节日、“双休日”和夜间、清晨甚至公出途中飞机、火车上的时间撰写和修改的。这完全是由于“爱好”的驱使，方才乐此不疲。

写作是我的爱好，但毕竟不是专长。我个人对非洲那神奇、陌生的世界，知之不多。加上国外资料缺乏，书中的错误和疏漏在所难免，诚望专家、同行、读者，尤其是当事者不吝赐教。

我要感谢所有在非洲一起工作和同甘苦、共患难的领导、同事、朋友，包括向我提供素材、线索，帮助查阅、翻译资料以及给予其他方面帮助的人们，恕我无法将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出。同时，我也要感谢多年来刊登或连载此书部分篇章的报社、杂志社的有关领导和编辑们，这不但给我以鼓励，扩大了文章的读者。同时，也使我从编辑斧正过的文字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

我还要感谢本公司的许多同志给我以精神上的鼓励，或曾利用业余时间热情地为我打印书稿；在成书的最后阶段，家人给了许多帮助，形成写作——打印——修改的流水作业，从而加快了速度。

最后，特别要提到的是，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杨秀堂副秘书长热情地帮助联系出版社。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何连生副总编爽快地答复，无疑对我是个极大的鼓舞。尤其是他在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亲自审稿，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使我深受感动。在此一并谨致谢忱！

作 者

1998年6月10日于威海



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多次去非洲执行援外任务和考察的所见、所闻、所感。

作者以他的亲身经历和个人视角，记述非洲那片神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商旅轶事、战乱和疾病以及作为一个中国经贸人员在那儿的感受，有些篇章还有感而发地谈了自己的见解。

本书具有一定的知识性、可读性和欣赏价值。其中部分篇章曾在报刊连载，获得读者的好评。

ISBN 7-80004-666-4



9 787800 046667 > 定价:10.00 元